

正上

雨下殘荷

自序

我寫的章回體小說，在報紙雜誌上刊行的，從民國十七年以迄現在，大約總有三四十部了。其中固然有的因爲紙本身壽命的關係，而未能完卷，但是在報紙雜誌刊載完了，而另行出版的，自一弦外餘音一以次，也有八九部了。自然家中收藏，歷年的貼報本子，少說也尚有十來種。於是書店的老闆們的足跡，便常常的踏上我的門來，徵求我的同意，有心投資，希望將那些貼報本子出版。

幾年來，商量的事情，固然不少，但成功的，總不爲多。市面上，發售我的小說印本，翻來復去，老是那套，讀者們都替我着急，惟恐我有餓死的可能。然而不然，我固然仍在健全活着，而且憑着一枝筆，國內國外，寫來寫去，永無辭竭之虞。所以在報紙雜誌有指無滅的今日，祇要有的報紙雜誌需要小說，小說出不出版，則爲次要。

● 義文書局在北京經營書業，不是一年了。出版的小說，大概也有不少種。這次他們要求我供給小說版權，我便將幾年前，在北京晚報刊載的長篇小說，一雨下殘荷一全書讓與了。這部書，在我個人眼光裏大致還看得過去。趣味和技巧方面，我自己不敢說甚麼，祇待讀者諸君自己去欣賞。小說的內容，則是空空洞洞，並無根據。讀者們看了，請以一笑置之，認爲這是我窮極無聊的造謠，最好！最好！

因爲我窮，所以我對於我的小說出版，向不介意。書店來洽，三言兩語，也許決裂，三

言兩語，也許成功，完全以我感情為趨向，沒有一定。義文書局和我沒有關係，他們却要誠懇對我，三十來萬字的小說，隨便幾句話，便可出版在讀者面前，我慚愧不如我們的所謂老作家，他寧可將他的所謂作品，開上一紙清單，這部二千元，那部千八百元，貼在牆上，自己看看過癮，也不輕易出賣。因為我窮，我需要錢！同時，我喜歡交朋友！

末了，這部書版權永歸義文書局所有。如有翻版對不起，必要依法追究。如果上映或上演須徵我同意。這也算是應有的文章，必備的條件。完了。

李薰風（二十九年四月七日於北京飯店）

李 薰 風 著

雨 下 殘 荷

上 冊 目 錄

第 一 回

色相供犧牲 迥色藝術
人生是戲劇 露水因緣

一

第 二 回

客中獨居 淒涼文學界
風搔自賞 惘惘藝術學

三七

第 三 回

雨驟夜將闌 天留貴客
花飛春已逝 夢醒愚人

七六

第 四 回

波冷月無聲 啼殘歸去
曲終人已遠 開到江離

一〇四

第 五 回

且作護花人 心傾走馬
已成沾泥絮 紙上談兵

一三四

第 六 回

白髮大淒涼 瑤池飲恨
紅顏何憔悴 禁苑生愁

一七〇

雨下殘荷

李薰風

第一回 色相供犧牲麵包藝術 人生是戲劇露水因緣

(1)

且說：自從我們貴邦，改建民國以來，除了官僚乘的綠呢大轎換了嗚嗚怪叫的汽車，穿的蟒袍補褂，換了西裝禮服以外，別的方面，似乎是一仍舊貫，換湯不換藥，政治的腐化，官僚的貪污，或者還要加甚，不過有一樣，唱戲的身分，却提高了！講到唱戲的情形，三十年前，陝西巷，百順胡同的光景，大約尚有人記得，那時候的真況，並不是作者筆下留有餘地步，其實是不便提起。到了民國成立，唱戲的於是紫氣東來，洪運飛至，由戲子兩個字，一變而為超等名角，超等藝員了！當然，唱戲的，所以漸漸的給社會如此重視，是他們本身上的力謀健全，和技藝上的力謀改善，區區的門外漢，誰敢道一個不字？不過從這上面，我們又想起民國幾年的時候，曾經有人看着唱戲的大走洪運，非常眼熱，而組織的新劇團來了！這種新戲，便和舊戲大不相同，雖然多也是男角，且角方面，也都是雄而雌的，但是，它把鑼鼓等等的場面，以及合輦押韻的唱詞，完全都打倒取消，改做便衣時裝，本來面目，不需鑼鼓，不憑唱詞，祇仗了說白，動作，來傳達情感，這就叫做：「文明新戲。」若問這文明新戲的起始，追根搜原，由來以久，清末的時候，已經有的在上海演出。那時候具體而微，尚不成其形態，僅僅的是多少位留學生，愛國份子，看着當朝政治不滿，編演出來當時情況，用以喚起社會。服裝，道具，自然因陋就簡，其形就如同現在的化裝講演故爾那時候的新戲

，雖然具體而微，不敢以甚麼藝術家的心血結晶來標榜，然而意識，大概倒還正確，不敢自甚麼丟曲之譏。到了民國的幾年前，正式的文明新戲一出現，這可就算壞了！新戲固然是成了形態，可是它已變成少奶奶小姐的消遣品。當時排演的戲，無非：「李三娘，珍珠塔，玉蜻蜓，雙珠鳳，」一類南方彈詞的老調調，演戲的都是上海人，也無非撫三碼子一流，紅了些時，到底來路不正，加以這些新戲家，行為不檢，實行拆白，闖家小姐少奶奶，多因捧場身敗名裂於是為社會上唾棄。後來這些新戲家，在上海立足不穩，吃飯無從，慢慢的又學了三句半北京話，也曾來北京演過些年，打出一番新天下，當年逛過城南游藝園，和新世界的，大約還可以記得？再往後說，就為時代所淘汰，烟消火滅，寂寞無聞，成了廣陵散。當年北京文明新戲鼎盛時代，曾記得不但屢為官方注意，禁演而又禁演，並且醉青萍，夏天人幾個唱日角的雄而雌的先生，還和報紙鬧過一番「粉紅絲襪」的官司，這都是人所共知，直到文明新戲的潮流衰落了，還流傳為一時艷話。近年以年，我國留學生過剩，有幾個學書不成去學箭，學箭不成，又學萬人聽的聰明先生們，他們歸國的出路，就以提倡藝術為己任。可是繪畫，雕刻，音樂，等等的藝術，都給社會視作平常了，因而他們又轉起這文明新戲的念頭來。論到提倡新戲的機關，早先北京有的一人藝戲劇專門學校，「後來又有藝院的戲劇系，很造就了不少專門人才。不過誰都沒有大幹出甚麼驚天動地的戲劇事業，僅僅的把新戲二字，改成了「新劇」，或者「戲劇」，這就是他們的汗馬功勞。最近的這二年來，也算是否極泰來，新戲的命運，復又捲土重歸，轟動了北京市。據說這類新戲是純藝術，美其名曰：

一話劇——誰若是把它叫做文明新戲一流，誰就應當罪該萬死，打入十八層地獄。提倡這類藝術話劇最熱心的要算是華北劇社了。華北劇社的主人，也就是社長花逢春，傳聞他是一位歐洲留學生，並且是專門研究話劇的，他自從歸國，初任首都，即以提倡純藝術化的話劇爲己任，帶領一班男女子弟兵，鬼混了幾天，所演的話劇，無非「採茶神女」一類翻譯的本。無奈南京的達官貴人，上一流的，多在髮中全會看過梅蘭芳金山台演戲于別姬，再看別的，總覺得味同嚼蠟，平平常常；下一流的，也多把光陰消磨在牙子廟貼着；「請免發紙箭」的歌女唱唱的茶樓，看這個總覺得非驢非馬，搔不到癢處。這些位達官貴人，既然都有：「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之感，任憑花逢春先生的男女子弟兵，怎樣的表情深刻，風騷動人，也是沒人起勁。直到後來，花逢春雖欲再接再厲，死而後已，道園子老板却已賠累不堪，連向花逢春以頭碰地，泣血稽顙道：「請你老先生馬上停演。饒我一條狗命，另覓發財的地點好了！兄弟着實的吃不消！」花逢春無可如何，看着南京吃不開，上海一定也是走不動，沒奈何，嘆了一口氣，收拾全班人馬，拿戲院送的：「贈別金！」做了旅費，做了旅費，就跑到北京來了。花逢春在南京既是碰了壁角，觸了一鼻頭灰，他改弦更張，遷地爲良，就在他的胸懷裏，早已存了一番新打算。所以他到了北京，先把那南京紙紮店出品的佈景，以及各樣的小道具，麻絲葛的服裝，好好的，置之高閣，一律密密收藏起來。然後他帶了本班中的兩位女主角，令她們口脂面粉，着意兒的裝飾一回，把兩人的掏心窩子漂亮的上海式新裝，穿上了身，先到各大小報館裏邊，像拜碼頭一般的，拜了一拜客。花逢春

是一個乖覺的，他早知道北京報館的情形。祇肯把出名的十幾家大小報館通信社社長編輯先生敷衍好了，別的一概不成問題，順風行船，連個招呼滿可以不必打。故此他們走了十幾家，都是出名的，銷路極廣的大小報館通信社，最後，剛從一家四大張半的大報館出來。忽然身後一聲招呼道：「花先生，久違了！」花逢春吃了一驚，暗想莫不是南京上海的債主，追下來了？急回身看時，祇見一個穿着破舊大褂的半落魄少年，躬身帶笑道：「花先生，幾年來的北平？」說時，眼睛順便的，把那二位寶貝狠狠的看了一眼。花逢春一見此人，不但身上穿的衣履敝舊，就是頭髮也亂蓬蓬，多日未理，那鬍子渣，也黑慘慘的，圍滿了他的一張薄皮子嘴，瘦瘦的一張刮骨臉，竟然看不出他是誰來？他不禁遲疑着，打着生硬的北平國語，問道：「您是那位？」那人的說話，也是帶了幾分南方口音，他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不認識我？哈哈，我在上海，從你未出國前，就和你辦過影片公司，有名有姓的路瘦梅，你竟然不認識了？」花逢春啊了一聲，再仔細打量打量他，便不覺皺皺眉頭，苦着一張臉。那路瘦梅怕他不知道自己現任的地位，他連忙摸出一張名片來，躬身遞了過去道：「花先生，兄弟現在一家小報館裏，當着總編輯，又在這家大報館裏每天撰撰稿子玩，今天故人相逢異地，倒要談談，你們來到這兒，住在那兒？」花逢春一聽，他開口不離報館，自己倒肅然起敬，不覺下以貌取人了。忙接了名片，一看上邊印的：「現世報記者路瘦梅，」這一現世報，三個字不見經傳，實在眼生的很，他又皺了眉頭，說道：「貴報原來是現世報，兄弟失敬的很！此次做全人，來到北京，僅僅的，作短時間之勾留，不久就要南返的。因為做全人，在南方撰

戲，極受歡迎，日夜兩場，無不感到一種極其疲倦，靜極思動，都想得到相當的休息。這一回北京之行，就是以遊覽旅行，作為精神上的調濟，另外，還要學學北京話。」花逢春這也就是在那十幾家大小報館的客廳裏，所發表的門面式的談話，路瘦梅不管怎樣，是一位新聞記者，並且又是熟朋友，所以他又重述了一遍，以作宣傳。那路瘦梅却是心不在此，他一面唯唯否否，信口答應着，一面看着那兩位女性。把眼睛往肉皮裏下死勁釘着，不禁哧然笑道：「是了，這位瘦一點的，是你的表侄女吳如水，從前還是十二三歲的小姑娘，如今長成這樣大，難得眉目不會如何改變，還可以看得出來。這位胖一點兒的？倒不會見過，是你們全人中的新人物。」花逢春笑道：「你的眼力倒好，這位胖一點的，就是我們的新台柱，她名字叫做：何仙姑，這是演戲的署名。一路瘦梅連忙笑了一笑，都向吳如水，何仙姑點頭打了招呼，趕緊的讓道：「今天難得相逢，地主之誼，是要盡的，都請到敝報館吃飯，吃飯。」那兩位吳如水，何仙姑追隨着花逢春，出來跑了大半日，肚子也着實的餓了，一聽說吃飯，兩人不覺喜上眉梢，眼睛各都把花逢春看了一下。花逢春到底是老幹一點，他聽了聲色不動，祇問道：「一路先生，貴報館在甚麼地方？遠不遠？」一路瘦梅笑道：「不遠，不遠，一進城，六條胡同就到，我雇洋車，你們口音不成，也就是每位半毛洋。」花逢春又呆思了一下，把眉頭忽然一舒，笑道：「一路先生，貴報館一定是包辦伙食了。」路瘦梅拍一拍腰包，也笑了道：「甚麼話？伙食當然有的。而且剛剛的，領來的稿費十幾大洋，還要加添幾樣好菜。」花逢春一聽這話，他才把一顆心放平，扭頭對那吳如水，何仙姑笑道：「這位路先生，不

是外人，擾他一頓，是應該的，不要游疑，勇往直前罷！」那二位女士聽了，也各掩口一笑。路瘦梅急叫了幾輛洋車，飛馳進宣武門，一直到了六部胡同。祇見那現世報居然也是嶄嶄新的大紅漆門，門外盾形乳色燈籠，門內有儀仗、哨兵，裏面各衙門，也寫着一編輯部，營業部一小木牌。花逢春一見這局勢，更是驚駭無敵，因為這半日的經驗，覺得北京的大報，雖沒有像上海新申兩報的大漢，小報館却還看得過去，都至少有幾間房子，不致於像上海的小報館，編輯部營業部，都交代到一個小亭子間，所以也有這現世報的規模不亞大報，僅僅的短一個印刷部而已！當下大家坐在現世報的大客廳裏，路瘦梅趕緊去附設於編輯寢室床上，抓過來一身西裝就換。這時候編輯部裏的社會新聞稿子早來了。編輯先生蔣鐵成正在發稿，他聽院中高跟鞋嚮處，早看見路瘦梅帶了一男兩女進來。不由伸袖長了脖頸，側耳傾聽，引領外望，及至路瘦梅一跑來換西裝，他更明白了。便笑道：「路先生，真有你這一手，報館的客廳，難道要擺花酒？這是從那兒叫來的餛飩子！」路瘦梅忙把兩手一掩他的口道：「輕一點，這是演話劇的藝術家。」蔣鐵成也吃一驚，急問所以？路瘦梅簡單告訴他，他急抓了一打毛恭稿紙，一支鉛筆道：「這是我社會欄的材料，很好的一篇訪問記，不要輕輕放過了。」說罷，他一面出去，就跑進了客廳。路瘦梅一見，人家是出名的小白臉，走在前面了。這還了得！社會新聞當然是需要，不過他這樣的編輯出馬，多少總有點危險性的！三月八日二頁急忙穿起西裝，打起領花，同時將冷臉盆內，絞起一條毛巾，揩揩面，擦了如多的雪花膏，又把頭髮梳順，洋洋灑灑，大搖大擺的，由後出來，跑進客廳。那位蔣鐵成先生已

然坐在花逢春三人的對面，手裏記着，口裏問着：「貴劇社在北京遊歷，有幾日之勾留？準備演劇否？貴劇社在華南以何種劇本，為最擅場？此次來平，有與北方藝術界聯絡之意否？」隨問隨記，忙個不了，活動不休。路瘦梅見了，一陣皺眉。他急把手抬上去，在自己漂亮西裝上，拂了一拂，向他們三人，好像特意展覽一般。笑道：「北京的大報，那家四大張半的，盡是熟朋友，欠了我的稿費，不穿破衣服去裝窮，他們就不會給一文，其實我並不太窮。」說完了，他自己又好象聊以自嘲的，笑了一笑。不防那蔣鐵成突然又插口問道：「貴劇社同人，此次來京若十位？一路瘦梅就佛然不悅，把眼一瞪道：「蔣先生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！說這話的時候，他雙手叉着腰，怒目而視，那意思簡直的要鬪窮之見。蔣鐵成的鉛筆，在毛泰紙上，就記不下去，他笑道：「路先生，我這裏是為我們報紙的本身打算，這時候還來得及，寫它一篇訪問記，發了下去，明天社會欄上就可登出來了。」路瘦梅把手又一拂西裝，搖頭哂道：「這個倒。勞費心。花先生大小報館通信社去了不下十來家，稿件自有出名的二六社供給，恐怕另外還附帶音樂照片，連製銅版也不發愁。筆桿的那支筆，怎樣也比不上二六社的假李遠，去你的罷。」蔣鐵成碰了一個太釘子，他自生不悅筆着一支筆，好像重有千金，再也揮它不動。那花逢春是老奸巨滑，早看出路瘦梅是現世報的大拿，蔣鐵成無非一小編輯，他就隨聲附和道：「不錯。果然二六通信社給我們照了像，假李遠真正的捧場。」那蔣鐵成祇得收了鉛筆紙片，立起來道：「那麼我去發完稿子再來談，千萬諸位多坐一坐。」他說這話，那吳如冰、白袖姑正各自捧了小圓鏡，往臉上搽粉紙，那花逢春也仰着

頰子，眼睛看看頂棚，可憐一個人也沒有理他，他就出去了。路瘦梅穿着西裝，腿搭腿的，坐在沙發上，兩隻手整整領花，揪揪衣褶，哼了一哼道：「這個東西！忘了他是幹甚麼的了？不過是一個快流落成叫化子的癩三，給我上門磕頭，麻煩得我無法，賞它一碗飯吃，剛吃了幾口飽飯，索性不識相起來了。」花逢春明白他的心意，就是今天所謂吃飯之說，也並不是衝着自己，便淡淡一笑道：「現在的人，可不就是如此！」輕輕的揭過去了。然後正式向他宣傳道：「我們這位何仙姑，是第一台柱，她喜演『採茶神女』，一類喜戲的悲劇。這個吳如_水是一個風騷潑辣的角色，她喜於演『女店員』，『野薔薇』一類的喜劇。在南方這二位是我們的女主角，她們所受的歡迎，是不相伯仲的。」路瘦梅拍一拍西裝，微微的笑了笑，那眼睛就由花逢春的身上，移那二位女主角的身上。祇見那吳如水何仙姑兩個人，全都嬌羞宛轉，若不勝情，吐出他們微風振簫一般的聲音，笑着道：「路先生，您多指教。」花逢春一邊還加以烘托道：「路先生，不要看她們在台下如此靚，上了台，却是表演大胆，大胆表演，犧牲得厲害！太厲害！」路瘦梅聽了大胆犧牲，他的精神就不覺一振，趕緊向那吳如水何仙姑都點了點頭，以示欽佩。那花逢春又笑道：「這就不打緊！還有敵全人中，十個到有七八個是大學生，差不多都能拿得起筆的，尤其是這位何仙姑，她是南方有名的女才子。」那何仙姑見他誇贊，她祇是抿嘴微笑，把那腮幫上，故意的擠出兩道肉溝，好像是故意的，學那電影女明星胡蝶的酒窩，路瘦梅哈哈笑道：「這可是天緣湊巧，非同偶然，買金的遇見賣金的了！既是如此，何不幫幫敵報的忙，寫兩篇稿子？」花逢春笑道：「且等我們

休息幾日，行裝甫卸，是談不到執筆的。」路瘦梅也笑道：「以我看來，你們貴社實在固執過甚了！寫文章先不說，演戲是你們家傳武藝，到了北京一趟，何不露演一下，以飽北京人士的耳福？小子不才，謹爲請命。」花逢春含笑搖了搖頭，久之，才說了一句：「時間不允許。」路瘦梅想了一想，不由笑道：「甚麼叫時間不允許？你們忒胆子小，大約你們記得二年前，你那同門同宗的一班電影男女明星，到北平上演哭笑不得劇本，被公安局抓捕驅逐。所以你們到了北京這塊地方，不比上海租界裏，有老頭子做護身符，不敢輕易一露！其實，那是沒有關係的！哭笑不得劇本之表演，自有它的相當背景，以致於拖泥帶水，一場糊塗，你們這是純藝術，神聖不可侵犯的藝術誰敢說個不字？而且時代不同了，那時候北京如何？而今又如何？在你們未來之前，北京已有的話劇表演，名字叫草包游戲社，他們就是話劇的純粹正宗藝術！男的儘管面皮白似粉牆，女的儘管扭腰，挺胸，聳臀，把一個軟軟身軀彎成三折，又有誰干涉？故爾我說：你們到了這裏，如入寶山，若是空了手回去，太可惜了！」花逢春聽了，吃驚道：「在我們未來之前，北京還有甚麼話劇團體麼？」路瘦梅笑道：「自然啦！北平是文化城，如何能不要這宗東西？而且男女演員在醫院禮堂表演，公然當衆「開始。」因爲這事純藝術，所以無人敢干涉，不敢反對？」花逢春精神非常興奮的，拍了拍胸膛笑道：「不是我說，扭腰，挺胸聳臀，是我們吳如水的看家本領，至於「開始。」尤其是我們何仙姑的特長，我們若一出演，定能一驚宵小，不過，我們就是不出演「路瘦梅聽他說到扭腰挺胸，是吳如水的看家本領，「開始」又是何仙姑的特長，他試去看看吳如水何

仙姑，果然一個把身軀搖晃了幾下，一個就把嘴唇抿了兩張，似乎是暗示着她們的藝術。他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到底是因何不出演呢？」花逢春眉毛一揚，臉兒一板道：「還是那句話，時間上不允許！」路瘦梅哈哈笑道：「這架子也就夠瞧了！」說着，他讓着他們吃茶，北京的習俗，吃茶向來講究鹹鹹的，花逢春三個人住慣了南方本吃不惜這鹹茶，無如跑了幾處，口渴的厲害。吃了鹹茶兩杯下去，後防空虛，那肚皮裏，便囑嚕嚕一陣山響，叫起餓來！這是誰人也阻止不住的，他們任憑怎麼繫肚帶，挺胸膛。老肚不依，也是枉然！路瘦梅耳朵是尖的，他早聽見了，暗笑你們梁子儘管管着，且如老肚爲你們洩氣？你們若不聽說有飯吃，還不跟我來，我倒要餓你們一餓，和你們鬧個小玩笑！想着，他一杯一杯的，還是祇管讓着他三人吃茶！那花逢春見進門半天，聽說了一陣、開飯之說，依然不會澈底實現，他和那女主角二位餓極了，暗暗的着急！彼此六目對視，相互無言，固然以會會心，以心會意，各人都能了解各人的苦衷，無如肉爛彌裏，磨臂折了在袖裏，怎好當面明言，居然催着開飯！他們還不得不有苦心上知，兩位女主角銀牙暗咬，二位話劇社長四肚凸胸，一死的纏着場面。等到路瘦梅偶然告便出去，他們才算得了交換意見的機會，那花逢春的表姪女吳如水，先緊皺了娥眉，一百二十分不耐煩了，說道：「這個人靠不住罷！他不是叫我們來吃飯麼？一話言未了，她的肚子裏，又囑嚕嚕的，雷鳴起來了。女才子何仙姑也悠悠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也許不久的將來，客應就要變成飯應。讓我們大嚼一陣？這兩天，我們住的是客棧，吃的是客飯，簡直的難以下咽，把我們毀苦了！」花逢春見她們不加考慮，張口就說，急把手一

揮道：「靜聲，靜聲！」說完靜聲，他又把西裝褲子拉了一拉，腰帶繫了一緊，洋洋而笑道：「慢來，你們沒有聽說麼？在我們以前，已經有的話劇表演了！看光景還是很賺錢的！看看，我們的苦盡甘來，香海春轉，就在眼邊了！不是我說，北京人真正的不開竅！」說到這裏，花逢春的肚皮裏，也白嚼嚼的一響，他的一張瘦長面孔，便接連的聳了幾聳，聳得那臉皮上，盡是東一道，西一道的皺紋，倒是前幾年蝴蝶鴛鴦派的文人，批評電影的名詞，極好的：「內心表演」。那吳如水却苦笑着道：「這話真不盡然，也許是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各有不同罷了！我看北京簡直是一個大香爐，北京人鎮日在香港的灰土裏討生活，那裏可談藝術？一頓飯還到不到口，何言賺錢？」花逢春乾咳了幾口空氣，聊以充實內容，敷衍敷衍老肚。接着便送頭道：「決不會的，此所謂北京人，開竅者也！若說是我們的藝術是否成功，祇看你們二位犧牲的厚度了！譬如剛才說，那：一桂花香一中就有一幕一開始一，而：一採茶神女一中，也有一幕穿着玻璃紗的舞蹈！你們不會把一開始一做得兇一點？把玻璃紗剪短了一點？包他們看得目結舌，糊裏糊塗！滿天鈔票紛紛至，不盡洋錢滾滾來。一說到此處，他便哈哈一笑，那客廳的門忽一開，路瘦梅帶着一張空嘴皮，愁容深鎖，徐徐的踱了進來，他忙看着他臉上是否帶了飯來。一瞧他那宗樣兒，他已是由裏至外，從頭至尾，把一個小身軀涼透。他打了一個寒戰，笑道：「路先生，忙麼？」那路瘦梅穿着一身小西裝，他的頭頂得光光的，嘴唇上若有兩撮仁丹鬚，簡直就是銀幕上好萊塢的電影明星風流小生曼殊。他也聳聳着一臉的皺紋，一隻手托着下巴頰，一隻手叉着腰，歪了一顆頭，斜睨

着那吳如水何仙姑和花逢春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我問你們，天地良心，說慌話讓他下十八層地獄，你們到底想在北京上演不上演？」花逢春見他仍是這樁公案，他也還是癢癢着肚皮，硬充好漢道：「不演不演，還是不上演。」路瘦梅慘然笑道：「那就難了！那就難了！」花逢春心上又是七上八下的打吊桶，問他那何難之有？路瘦梅不厭求詳的道：「你聽我說，咱們是一條線上的，好不廝欺，俏不廝瞞。敝報雖然是四開張的小報，每月却有八百五十六元的津貼，社中的經濟，除去那小報大王不算，就可以說是我們了。敝社長是山西人，自然所有的津貼，也就因為他是山西人而來！敝人在本報擔任小小的總編輯，月薪六十大洋元。絕後空前，不折不扣，京人生活，實利賴之。因為如此：就是敝社的那位蔣鐵成先生，也是每月廿大洋元薪金，供給膳宿，白使換聽差，這種待遇，也就不為不優厚了！至於那投稿的，特約撰稿的先生小姐們呢！也是與我們編輯，同等待遇。每一千字若干若干的大洋元，月終核發，絕無吝色！這是敝報館經濟的情形。至於今天因何談到這層呢？那就是敝報希望貴同人幫幫忙，臨時出一個話劇週刊，由花先生，吳小姐，何小姐諸位執筆，稿費若干，諸位雖然是不大在乎；可是敝報却不敢輕視了男才子，女才子，定當從優致奉，決不有誤，不過這是以貴社在京出演而言，倘若不出演，那麼這週刊出之無味，自當作爲罷論了。」花逢春聽他說得神氣活現，他插手衣袋，試想了一想，忽然把頭一抬，笑道：「密斯特路，請你原諒，現在已是差不多晚飯的時間，這問題且等我們吃過飯再討論好也不好？一路瘦梅把一顆頭，搖得像車輪子似的，一路亂轉，他道：「這個辦不到，我是奉社長之諭來的，先解決了這問

題，然後才到吃飯。一花逢春聽到這話，吃飯還不是當務之急，他就急了，說不得粗脖紅筋，據理力爭道：「這就不對了！天下無如吃飯難，你怎的把吃飯看輕了？我到今天，才不過到京兩天來的，北京新聞紙的情形，一概不知，就是早先，做夢也不知有個現世報。祇因碰上你了，提將起來，這才知道你在現世報。可是這現世報到底如何，始終也沒得看見，這話如何能答覆？」那路瘦梅一聽，他毫不慌忙，急扯開大門，喊了一聲：「聽差，快去發行部的宋先生，要一份今天的報來，快快的。」轉眼已有一個上了年紀的老聽差，躬身而入，雙手戰戰兢兢的，捧着一份還未摺疊的現世報。路瘦梅忙接過來，遞給花逢春道：「這話不是誇口，敵報現在這裏，每月專送，定價二角，每份祇售一大枚，電車站，公園門首，都買得到。」一花逢春試去看看，祇見那現世報一個大報頭，就幾幾乎佔去四分之一的一版，當然，北平的小型報，千篇一律，第一版要聞，第二版文藝，第三版小說，第四版社會新聞，直彷彿是一個排字房排出來的，不過這現世報所與衆不同的。就是通體還是用舊五號字排成的，它的緊要新聞既不驚人，標題上連一個初號字也沒有，那社會新聞也不見得精采，標題是一味的迎合低級趣味，譬如關於姦情一類，總是：「狂郎任意採花心」，等等的話頭，舉一反三，其餘也就可以想見。再見那文藝一欄，撰稿的人名上，多加上：「甚麼高小一年級生」，「甚麼初中一年級生」，「明明的是一欄學生練習作文的園地，其文章無非：「遊中山公園記，與祖母同遊東安市場記，」其內容滿是孩子話，令人看了，情不自禁的就要發笑。小說也不外乎：「鄭屠戶殺妻記」，「張大娘殺子報」，「王二姐思夫日記」，倒有五

六篇，不過都是不可一讀，讀了便要作嘔，而且其中還有好多方言土話，一時看不甚懂。花逢春拜讀之餘，不由笑道：「貴報取材嚴格！滿篇珠玉，佩服佩服。」路瘦梅聽了，他的臉上皺紋頓開，也笑了一笑道：「豈敢豈敢，實不相瞞，敝報現已由日銷三百份，加到五百份，突飛孟晉，打破小報之紀錄！雖不絕後，確已空前，這都是有目共觀的。」花邊春淡淡如的，把那報紙拋開，笑了一笑。插手衣袋，側着一顆頭道：「這件事尙待從長計議，貴報固然是滿紙珠玉，美不勝收，其如敝人自愧襤線之才，實難効力，又道是鶴羣豈可容鷄，鳳林斷難棲雀，關於所謂担任週刊一事，不敢云拒絕，祇可以最誠懇的態度說：恕難如命。」

一那路瘦梅聽了這口氣，他不禁吃了一驚，因轉一轉口氣，笑道：「密斯忒花，我的花先生，那麼你要在甚麼樣報上出週刊，才可以滿足了你的希望？」花逢春側一側頭，擺出他的法國風流小生的面孔，笑道：「因為敝人不上演話劇；所以關於這一層，自然無討論之必要！」路瘦梅聽了這一篇言語，還是依然如故，他就不禁面皮一紅，祇得笑說待我回明社長，看他如何？連一張報都不肯糟踏。隨手拿起來，走出去了。那女才子何仙姑聽了編週刊，她的手已癢癢起來。見會客室內並無外人，他就問那花逢春道：「他讓我們編週刊，我們何不答應？以作一個宣傳機關？」花逢春撇着一張大薄片子嘴，極其不屑的道：「宣傳機關當然要的！不過北京不比在南方，八開的小報，都嫌我們臭，不要我們的稿件。北京我們是新來乍到，百里不通風，又何況二千來里以外？他們當然不知我們是香是臭我們也不得不從容選擇。像北京那四家四大張半的大報，約我們辦週刊，我們求之不得；似這等四開小報，分明

是拿我們去賣野人頭，我們也是答應的麼？」何仙姑聽他言之有理，當然也爲之默然，那吳如水却是別有會心，喃喃不絕的道：「辦週刊也是我們所希望的，那家大報大約我一出頭接洽也還不致不成？今天我瞧那位附刊編輯，直向我眉目送情。祇是今晚的飯，幾時可以吃呢？」花逢春這時餓上心火來了，倒不十分的着急於解決吃飯問題，他笑道：「客隨主便，他說明白了，先把這事講清楚，才好吃飯，如今我們已講清楚，大約開飯也快了。」話言未了，猛聽得遠遠的，噹噹幾聲，炒勺響，接着一陣肉香，送了進來。何仙姑開見了，不禁一笑，那吳如水也笑道：「這大約是炒蝦仁，帶着一種海味的腥氣，做出來一定沒有我們南方好。」花逢春也聳着一隻大鼻，像電影上的狗明星歪了丁一樣的，嗅了幾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這一定紅燒翅子，味道濃的很！」那何仙姑聽了他們互相猜測，滿都未必合理，她忍不住的一笑道：「你們說的又不對，北京的小報，雖不如上海一個亭子間，就可以作編輯室營業部和寢室，那樣簡陋不堪，可也不見得就每天以燒翅子，炒蝦仁做便飯，你們豈不是錯了？」花逢春噘噘嘴的，笑了一陣嘴，猛然下嘴唇一涼，低頭看那西裝的領帶上，已然濕了一片，他趕緊嘴唇邊一嘯溜，笑了一笑道：「那麼不是燒翅子，來它一個燒翅根，也是我們的運氣！你們沒有聽見現世報每月好幾百津貼？何在乎此？」他們互相猜疑着，忽然外邊脚步一響，走進那個上了年紀的聽差來，花逢春滿疑着他進來，必是携帶着杯盤碗箸，前來佈置台面，以便開餐；却不意他是空着手，祇提起茶壺，向他們每位斟了些茶，就坐到一邊，而且再也不出去了。花逢春一看，這還了得，若是一味空往下灌茶，那怎麼對得起老肚？他就

不禁問道：「路先生呢？」那老聽差的不慌不忙的，答道：「出去了。」花逢春出其不意的，大吃一驚，急問他到那裏去了？那老聽差的笑道：「他有三處飯局咧！今天因為是禮拜六，晚局的帖子最多，還有時候，多到五六處。」花逢春這一下子，真是沒了主意，不過他還有萬一之想，如果路瘦梅應酬應酬就回來呢？因而又問道：「他大約幾時可以回來？」老聽差見他問了又問，頗不耐煩！他道：「這倒沒有一定，今天的三處飯局，一處是張代委員長招待新聞界，一處是名伶小桃花收徒典禮，一處是文明中學學生會招待西餐，那一處也不能不逗留個把鐘頭，說不定回來就要十一二點鐘？」花逢春聽了這話，他有些不大相信。想了一想，他又問道：「那慶報館的稿子誰來發呢？」老聽差笑道：「那不過剪剪兩份晚報，他出去應酬，蔣先生動動剪子也就成了。」花逢春想了又想，氣得把脚一頓，說道：「你快出去請蔣先生來談話。」老聽差的去了回來道：「蔣先生吃飯呢。」花逢春一聽，他和那何仙姑吳如水二位寶貝，各都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，那老聽差的也不出去，直挺挺的往旁邊一坐，那意思還負着一點監視他們的成分。花逢春楞了好半響，他祇說了一聲：「走，豈有此理。」就和兩位女主角一齊出去。幾個人走得脚底下皮鞋，踩在地皮磚面，踏踏的響，難得編輯部營業部，居然連一個人出來打招呼都沒有，一任他們兩女一男出去了。祇有那老聽差的送他們到了二門，連連的還說着：「三位慢慢的走，有功夫來閒坐，對不起。」及至看他們一哼不哼的，負氣出去了，他就一回身，慢慢的走進了編輯部。祇見那總副二位大編輯路瘦梅蔣鐵成各都躺在各人的床上，面對着頂棚，吸着香烟，那寫字台上的兩份晚報，早已給剪刀

剪得七零八落，碎屍萬段，凌遲處決。聽見他進來了，那路瘦先生一古碌爬將起來道：「出去了麼？」老聽差的笑道：「我就照着您教的一篇話說的，他就一哼不哼的走了，光景是生了氣。」路瘦梅嘿嘿冷笑道：「滾他媽的蛋！揩油，端架子都使到無冕皇帝的頭上來了？」那蔣鐵成也從牀上坐起來，楞楞的道：「這真是大煞風景，其實，留他們飽餐一頓，慊他人之慨，又費得了甚麼？」路瘦梅咄的一聲道：「你小子野心勃勃，我早知道！副刊上的女投稿家，從來鬼鬼祟祟你不公開，如今又轉起女話劇家的念頭來！」蔣鐵成不當心他一變臉，嚇得身上一哆嗦，雪白的臉蛋，一陣發紅，很靦靦的笑道：「你曠甚麼？事情還八字沒一撇，讓你一鬧，就許壞了，打不成狐狸，弄一身騷，何苦呢！」那路瘦梅吸着一支香烟，坐近了蔣鐵成的身旁，拍一拍他的肩膀。欣賞着他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話又說回來了！女話劇家都是久經大敵了！那裏拿到我們看到眼裏？你不見我老遠的，請了他們來，那二位女主角，架子端得十足，憑我說甚麼，理也不理，看也不看，祇是由花逢春代答一切，把我快氣死了！一頓飯喂了狗，也不能讓他們白白的吃了去！你說是不是？」說完了，他徐徐的嘆了一口氣，又吸一口香烟，把烟屁股丟掉，看了蔣鐵成的臉，輕輕的笑道：「那麼你以為我們應該使甚麼手段，才能把那女投稿家，弄到這裏來談談？」蔣鐵成也把手裏的香烟屁股丟掉，他躲開路瘦梅，站起來在地上走了一走，忽然把他的長大衣穿起來，笑道：「我該到印刷局，看看要開版的大小樣去了！你等着我回來，打四圈，咱們慢慢的談。」路瘦梅詫道：「你難道也不吃飯了麼？」蔣鐵成笑道：「說謊話是兒子，我外邊倒還有個小小的應酬，要去坐

一坐，所以要早去一點，回來見。一說罷，他流波送盼，對他一笑，這才走出去了。路瘦梅也哈哈一笑，想着今天幾個老上海，讓自己騙了一個飽，這位居然也不在家吃飯。樂得馬上開飯，吃飽了一睡，比甚麼都強！便叫老聽差的開飯。一見原來一碗肉絲炒白菜，一碗豆腐湯，至於炒蝦仁，燒翅根，廚房裏也預備，那早給後院住的社長家眷開上去了。他吃着飯，還想着那花逢春一班人，可笑又可惡！就憑自己那種情詞懇切，還加以吃飯的誘惑，他們居然不爲所動，且看他們不久的將來，如果在別家報上出特刊，在戲院出演，不罵他們一個狗血噴頭，誓不爲人，想到其間，吃飯的力量，也增加了許多，飯還沒有吃完，忽然老聽差的進來，他手裏舉着的，是一封信，丟在蔣鐵成辦公的吃墨墊上，他就出去了，路瘦梅以爲這又是附刊投稿一類的函件，他也未曾注意，直到他吃完了飯，老聽差的往外收拾傢具，他才看見那是一個緋紅色的布紋紙洋信封，藍墨水的鋼筆字。其實，這也不足爲奇，儘有現在的一班女性化的投稿男人，寫起信來，學着女性的嫵媚，偏喜歡用緋紅色信封，以博編輯先生的另眼看待，至用藍墨水寫鋼筆字，更是學生所玩慣的，嚙嗒希奇！不過所奇怪的，就是這封信香氣噴鼻，折了些就聞見了。路瘦梅雖然沒有多少女朋友，不過他沒有吃過豬肉，還看見過豬跑，曉得這封信是香水淋過的女人出品，非同小可，大有蹊蹺！他就手不由己的，拿起來一見，却是沉甸甸的，瓢子很厚，封面上除去報館地址，就是：「附刊編輯部。」底下也沒有來處，自然就是：「內詳二字，猛然看，也不過一封平常投稿信。路瘦梅原想不拆了，但是閒着沒事，他樂得看看內容。隨手一拆，裏邊豁地落出一打子文章格子紙寫的小稿子

，另外呢？還有一張東洋的婦人便箋，上邊寫的是：鐵成先生：接到您的信，真是慚愧死了！我是一個小孩子，那裏稱得起文學家？和大名鼎鼎的冰心，冰瑩，還差着十八萬八千里不止呢！您說錯了！您說我沒有和您見過面；我却說偏和您見過面；日子在上星期六，時間是下午三點半，我到現世報補了兩張報，站在二門外，沒有進去，看見您在編輯部窗子裏，低頭工作，那聽差的老頭告訴我，這就是蔣先生，我偷偷的看了一回，我就走了。您約我今天下午七時半，到西單英林一談，我本想一定去，可是今早家裏來了一位天津的姑母，不能去了，沒有法子，祇得趕快寫給一封信，聲明我這次爽約了，下次再由我約請您罷！這要請您特別原諒我的，不得已！附上稿子幾篇，這是我在學校課餘寫的，請您替我刪改賜登。這裏謝謝！您的學生郭碧蓮鞠躬，路瘦梅看完了這封信，幾乎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他暗叫一聲：「慚愧！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」看了看那稿子，無非高等小學生的玩藝，無一可取，看看這封信，倒也清新流利，心想怪不得鐵成今天早就走、說有應酬，連飯也不顧吃了，却原來他到英林咖啡館赴約去了。又想，一由這封信上看來，可知蔣鐵成和她資格尚淺，并未正式會過面，因有意證實一下，特意的，把那老聽差的叫進來，問他道：「你可記得？上星期六，有一個女學生前來補報麼？」那老聽差的一想，笑道：「有的，不過記不得是星期六？」路瘦梅一聽果有其人，他就不勝之喜，趕緊的又問道：「不管是甚麼日子，那女人是甚麼樣兒，漂亮不漂亮？」老聽差見他如此盤問，倒也笑了道：「那女人很漂亮！不過不像女學生。她穿的很闊，高跟鞋長旗袍；頭髮，像一個小姐。」路瘦梅嘻

着嘴道：「那倒沒關係，現在儘有一班女學生，打扮成小姐模樣。」老聽差的見他愛聽，又想着道：「她大約還不到十七八歲，至多，是十六歲，模樣真不壞！」路瘦梅忽然心裏又動，覺得不該如此露骨，以失掉總編輯的尊嚴。趕忙叱退老聽差，馬上叫了電話到英林，硬說姓郭，找現世報的蔣鐵成有沒有？居然不大的功夫，那蔣鐵成來了，他冒冒失失的，就是一句道：「你是郭小姐麼？怎麼不來呢？」路瘦梅哈哈笑道：「我是郭小姐的爸爸！你信不信？」那邊的蔣鐵成聽了，微微的一沉，大約是吃了一驚。接着他又笑道：「別玩笑，你是那一位？快快的說出你的姓名，何必冒充郭小姐？」路瘦梅又逗了他半天，蔣鐵成實在的急了，要挂上電話不理，他才笑道：「你快去印刷局罷！郭小姐不來了。」蔣鐵成又問他何由知之！路瘦梅硬着聲音道：「你不要管，夜裏你回到我們編輯部，我自然與你證據，此刻快要九點半，你還不到印刷局看樣子？是誤了公事，開除你要緊，還是死等女朋友要緊？」那邊的蔣鐵成方知他乃當頭上司路瘦梅。嚇得他不敢不答應。挂上電話了！路瘦梅這邊想了一想，也不禁笑了。那蔣鐵成在印刷局熬半夜，約莫十二點鐘，他才拿了一張印就的現世報，跑了回來。一進門便問路瘦梅是怎麼回事？路瘦梅笑道：「這也就是我敵人，坦白無私！倘使他人，萬萬不會白白的，給你這寶貝看。」一言下，就拿出那封信和稿子，給他看了。蔣鐵成這才恍然大悟，他的私書，給人偷窺，自然不敢說甚麼，不過他看了那郭碧蓮會來偷窺過自己，就好生奇怪道：「她這是甚麼意思？有我幹麼？」路瘦梅擠眉弄眼的，做了一陣子鬼臉，又把手在他的背後一拍，笑道：「那就問你自己了！你到底是可有讓她看的地方！爲

甚麼她不前來看我呢？」蔣鐵成的一張雪花膏浸透的臉雖厚，他不禁紅了一紅，也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」路瘦梅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我且先問你，你推說小有報酬，去英林耗了一晚上，雖說未誤公事，今天報上的手民之誤，一定不在少數，你該當何罪？」蔣鐵成拉開個人私用的小抽屜，把那信和稿子，往裏一塞，隨手用一把小鎖，喀的鎖上了。隨着他微微一笑，又苦了苦臉兒道：「總編輯老爺，我在英林祇吃了一杯紅茶去印刷局一路大忙連一點水米都不曾打牙，急如奔命，就跑了回來，你還要降罪於我，你忍得心麼？」說着這話，他星眸欲流，委委屈屈，真像一個小可憐兒！路瘦梅哈哈一笑，他有的是稿費，拿出幾十枚銅元，命老聽差的去門外，買了一小碗油煮炸豆腐，五個芝蔴醬燒餅，算是有求於他的賞賜。蔣鐵成飢不擇食，祇吃得香甜滿意，感激涕零道：「姓蔣的有朝一日，弄郭小姐到手，必定公開。絕對的不會據為私人已有，耿耿此心，皇天可鑒，倘說半句虛言，讓他天殊地滅。一路瘦梅倒讓他說了個毛骨悚然，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。當下二人少不得商量一回，怎樣能夠達到目的，請那位郭碧蓮見面？商量而又商量，仍無具體辦法。想要藉口成立甚麼稿友聯歡大會，或是甚麼文豪俱樂部，公然的約請她來出席，這方法業已行過了。除去那幾位男投稿家逐臭聞膾的，源源而來，女性記得僅僅的不過一位，還給那眼明手快的男投稿家弄去，落了個不歡而散。這次決不再蹈覆轍，必須密而又密的，那就非當時能商量的了！最後只得仍由蔣鐵成出名，寫了一封信去，作為給郭碧蓮的答覆，那信上無非敘明他在英林等候一夜，未見降臨，既來館補報，何不進來坐坐，自失招待，殊覺歉然！據路瘦梅的主張，

還要問她何日再會？蔣鐵成極力主張不可！她說女人是應當不即不離的，你一遍她，她許跑了；你一放她，她就許送上門來，這是他的經驗！果然不出所料，這封信發出的第二天，那郭碧蓮人雖沒有來，却來了電話。而且這電話來的，不早不晚，偏偏在路瘦梅不在報館，正是蔣鐵成發稿子的時候，他如何不喜歡？趕緊的拿着電話耳機，連屁股都是笑道：「郭小姐，您在那兒啦？您怎麼不到報館來？」郭碧蓮人雖沒有看見，那動人的嬌笑，却一陣陣送過來。她笑着道：「我現在東城呢！您不能出來？」蔣鐵成聽了，更是喜心翻倒，連連的應道：「可以可以，但不知到那兒去？」郭碧蓮笑道：「您別忙，我今天真沒有工夫，改天就可以了。」說畢，她遲了一遲，忽又笑道：「我昨天的下午接到了您的信。」蔣鐵成吃她一轉彎，就算軟軟的，碰了一個釘子。他便又想：這是自己的不對了，誠於中，何能形於外？至少，也要擺上相當的架子。於是又笑道：「我也是真沒有工夫，稿子還沒有發完，我的信，您接到了？好極好極！您的稿子我今天登出來了。」郭碧蓮笑道：「我早看見了！謝謝！」蔣鐵成又接連說了幾個不客氣，那郭碧蓮啞了一會，似乎是感覺到沒話。她忽道：「明天再談罷！」蔣鐵成也不戀戀，隨口說了一個好罷，便挂上電話耳機了。從此郭碧蓮差不多每天下午有電話來。她來電話的時候，差不多正是路瘦梅出門的時候，所以蔣鐵成非常得趣，一個人在這編輯部，天天在電話裏，和這位郭碧蓮言笑相接。一邊還在報屁股上，三天兩頭，登些個代郵，甚麼：「郭碧蓮女士，大稿祈速賜下。大稿已付刊矣！」等等樣樣的，無非表示好感，彼此聯絡感情。忽然這一天，那路瘦梅回來的很早，他們的電話剛剛打完，蔣鐵

成正在如食橄欖，尋思着回味，倒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總編輯，你今天回來的，何以如此的早法？」那路瘦梅急得滿面紅光。他手裏拿了一捲厚厚的報紙，重重的往桌上一丟，說道：「我非大罵花逢春不可，這小子，果然不出所料。」蔣鐵成一聽是花逢春，他忙把那捲報紙打開來，只見上邊當真的，又是華北劇社遊行部的特刊，又是社會新聞的宣傳稿。那特刊上，花逢春，吳如水，何仙姑，個個都執筆出台，那宣傳的新聞稿內，更說甚麼：「花逢春，經平市愛好話劇者之力請，業已正式組織華北劇社，現在趕排女招待，不日即可與觀眾相見。」蔣鐵成也不禁失笑道：「放他娘的狗臭屁！這真是天曉得！」路瘦梅正想抓一個題目，罵華北劇社，而苦於無的可抓，聽蔣鐵成一說，他便笑道：「你以為華北劇社那一點該罵？不妨提將出來，供獻給我。」那蔣鐵成也板了一個小臉蛋，舉起一個雪白粉嫩的拳頭，輕輕的向桌上一敲，雖噙猶喜道：「他們說京市愛好話劇者之力請，才出來問世，這話算對麼？他們不是爲了掙錢，又何必跑來北平？可憐可憐，京市的一班愛好話劇者。都給他們這一句話強姦了。」路瘦梅聽了這鮮血淋漓的強姦字樣，出之於他的嘴裏，已不禁意往神馳。又想起那花逢春的架子之大，禁不住把手一拍道：「對！就照這意思，我現在就寫一篇稿子，大罵特罵，明天便發表出去。」蔣鐵成笑道：「明天不成，我的文藝稿子，早已就發出去了。」路瘦梅昂然道：「那有何妨？可以在我的第一版要聞欄發表。」蔣鐵成搖了一搖頭，笑道：「你且少安勿躁，聽着我說。他們那羣人，全是上海灘，南京市的小流氓，生來的一副挨慣了罵的賤骨。你罵他們，他們一方面倒舒服了；另一方面他員們正在要出演，恰恰的給

他們作了反宣傳，我們不要給人利用罷。一路瘦梅見他言來不無見地，他也廢然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就難辦了！不理他們，這口氣從何而出？若是罵了他們，又給他們做了反宣傳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蔣鐵成將手一捶膝蓋，二目朝着棚頂，瞬了一瞬，忽然笑道：「有啦！我們何妨這樣來來？」說罷，他的筆隨心動，如走龍蛇，霎時在一張洋毛泰的稿紙上，寫了一篇，雙手獻給路瘦梅，恭呈御覽。那路瘦梅一看，却是一段小小的社會新聞，那社會新聞無非是講到北平自驅逐新劇家出境，最近又有死灰復燃者，希望當局注意。路瘦梅笑道：「這樣太便宜他們了！新聞既未指實，而又這等的簡單，尚不足一百字之數。」蔣鐵成提起紅筆來，在那紙上一勾兩勾，笑道：「加一圈花邊，來上它一個豆腐塊，不就醒目了麼？」路瘦梅也就只好由他，聽他的便，發下去了。稿子發完了，晚報尚沒有來，談不到要聞如何？路瘦梅忽然笑道：「蔣先生，那位郭甚麼女士，那些日子進行到甚麼程度了？」蔣鐵成聽慣了，那是他每天要問的，他故作坦然，只是搖頭一笑。那路瘦梅也算是每天看見的，這一種答覆，他就廢然不嚮。蔣鐵成等晚報來了，他先提起並州大剪，橫三豎四的一剪，剪成功，都遞向路瘦梅那邊去。路瘦梅鼻子裏嚶嚶作聲道：「你瞧着辦罷！左不是晚報的材料，惹了事，還可以往晚報一推。」蔣鐵成果然又絞盡腦汁，嘔心瀝血的，寫來幾段大小標題，發了下去，這第二天的報就算出版了。他當然穿起大衣服來，還要到印刷局，路瘦梅也還要在燈底下，寫他的大報文章，兩個人各有所作，可以說一句一夜無話，一晃又是幾天。忽然蔣鐵成偶然從路瘦梅手裏，拿到了上月薪金大洋拾元

他喜欣欣的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報館裏的飯是吃膩了晚上稿子發完，在印刷局工作之先，他便縮到東單牌樓的一家飯舖的雅座裏，單人獨座，要了一菜一湯大吃特吃。吃到菜光耳熱的當兒，忽然隱隱聽隔着一層布帘的另間雅座內有女人嬌笑，和皮鞋踏在地上走的聲兒，他也未曾注意。又把一碗白飯泡着剩湯吃，忽見那飯舖的跑堂，拿了一張名片進來道：「先生貴姓是蔣麼？隔避雅座候您的眼！」鐵成吃了一驚，自己從來在飯舖裏吃飯，沒有這等的冤種，肯會自己的眼，豈不新鮮。急急看那名片上時，小小窄窄的，也不過二寸長、雙指闊，上邊的仿宋字，却是「郭霞影」。看了這名片，素不相識，不由一楞，那隔避咕咕格格却又送來一陣笑聲。他搖了搖頭，輕輕的道：「這個人我不認識，如何他候我的眼？」那跑堂的笑道：「那邊的是兩位小姐，您過去看看，自然就許認識，」蔣鐵成一聽是女性而且是小姐，他的一顆心就突突的跳動起來，心想這就奇了。倒要過去，看上一看，也好謝謝。於是他急走出雅座，跑堂早跑過去，打起白布門帘，笑道：「蔣先生過來了，」蔣鐵成腿還未往進邁，先將兩隻眼睛向裏一送，只見那裏邊的燈光下，坐的是兩個女子現在已經站起來了，匆驟中，不遑細細的品評她們的環肥燕瘦，趕緊笑道：「您二位，那是郭霞影小姐？我怎麼不認識？」那兩個女子見他冒冒失失，說不認識，她們也互相掩口，搖晃着身軀嬌笑。半嚮，那一個胖一點的女子才道：「有一位郭碧蓮女士，你認識麼？」蔣鐵成一時朦朧住了聽這問法，馬上明白。他看了一看，那兩位女士一胖一瘦，都有六七成人才，年歲都在十六七歲之間，祇是不認識，那個是自己夢想爲勞，裏墨之交的郭碧蓮小姐。於是囁然笑道：「這就是

了！您二位那一位是郭女士？我看名片上筆名字不對，所以矇住了。」那胖一點的將手一指那瘦一點的道：「蔣先生，郭碧蓮也是她的郭霞影也是她，不過碧蓮是也的別署，霞影是她的學名就能了。」蔣鐵成哦了一聲，這才閃着眼睛，將那郭碧蓮女士看了一下。只見郭碧蓮瘦瘦弱弱的，是一個林黛玉的胎子。她那裏聽着那胖一點的女士說，也不插言。只是一味的，抿了嘴唇的笑。蔣鐵成做夢也想不到偶然巧合，竟然無意中，逢到這樣的一個女投稿家，他甚是高興，連忙躬身笑道：「這位原來便是郭小姐，我們電話談得久了，今天才見面。」那郭碧蓮也就不聲不響，讓他上座，把那胖一點的也介紹了是她的同學，名字叫做黎月英。蔣鐵成龍幡虎踞的，坐在上座，一看她們所吃的，不過是些餛飩，搭饅火燒之類，沒有成品的菜，竟是擺了幾類點心，他看了很是好笑。不過他又知道一般的太太小姐們，何嘗不都是如此？寧可拚命的買洋貨，講究穿戴，對於口腹，素來不過爾爾。他便笑道：「您二位，都吃完了麼？」那黎月英笑道：「都吃完了！淨等着算賬，您若是沒有吃完，何妨叫他們移到這邊，再吃一吃？」蔣鐵成生怕那最末的一碗剩湯泡飯，給他們看了，不大雅相，所以雖未果腹，也便忍着一半空肚皮笑道：「不必，不必，我也是一樣的，吃完了。」說罷，他再沉一沉，見那郭碧蓮落落寡合，甚麼話也彷彿不知道說，他就告了一個便，又自出來。那跑堂的正在雅座外邊照料，蔣鐵成問他這賬是怎樣的會法？可是給了錢？那跑堂的笑道：「給了一塊錢，還不定夠不夠？算的時候再說罷。」蔣鐵成聽了，那餛飩火燒所費有限，自己又何妨反客為主？便交給那跑堂的五元鈔票，換回那一塊錢。接着他如若無事的，進了雅座，

笑道：「我們今天的盛會，是很難得的，倒要多談一談，你們二位，當然都是敝報的閱者，可有甚麼賜教的沒有？」郭碧蓮一言不發，只是抿了嘴唇皮微笑，那黎月英却大言不慚，將現世報老實不客氣的，批評一回。甚麼藥店廣告太多，形如一張藥方；小說太下流了，鄉屠戶殺妻記，王大娘殺子報，那都是低級而又低級的東西，着實不大高妙！蔣鐵成的雪花膏面孔上，也不禁微微的紅漲，他笑道：「謝謝，那要容我們徐徐的改善，一定能副雅意！」說完了這話，他又問那郭碧蓮道：「這位黎小姐，是您的同學？」郭碧蓮這時候才說了話，她笑道：「是我的同學，小學時代的同學，我們曾經組織過一個小霞社，在小報上，常常投稿子玩，現在我入了中學，自然這小霞社就解體了。」蔣鐵成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小霞社？不錯，有的！我還記得，那是很出過一番風頭的。」黎月英嘆味笑道：「你若問小霞社的社長，那就是郭小姐了。」郭碧蓮笑着紅了臉道：「你不要說了！現在想起來，十分慚愧，那時候甚麼也不懂！一蔣鐵成少不得又說了許多帮忙求教的言語，談了一些時候，初次見面，又是兩女一男，當然有許多顧忌。那郭碧蓮提議着走，黎月英當然贊成，等到一叫跑堂的算賬，蔣鐵成把一塊錢交回給她們，才知道蔣鐵成已把賬會了。那郭碧蓮很不願意道：「那有這種反客爲主的道理！我是決不同意的。」黎月英却是天生成的一番豪爽性子，她早格格笑道：「這樣倒好，是我們驚動蔣先生的，倒叨了蔣先生的光。」蔣鐵成道：「下一次再吃飯，絕對讓你二位，不客氣。」他們把賬會了，那黎月英郭霞影先行，蔣鐵成跑隨於後，出了這飯舖。黎月英就笑道：「蔣先生，我們是回家去，要往西了，您呢？」蔣鐵成聽了，他是

伺候慣了女人的老手，尤其是第一次，必須在女人面前，留下一番戀戀不捨的多情的神氣來。因而笑道：「我是到一趟印刷局，看看大樣，印刷局在前門外，當然也是往西了，一路一路，我送幾步。黎月英郭碧蓮只得由他，三個人不期然的在東長安街馬路上，并肩一走，就是郭碧蓮推了蔣鐵成的肩，黎月英又屈居於郭碧蓮的肩下。走到王府井大街，她們往北，互相道了再見分手。那蔣鐵成看着她們越走越遠，想着今天的奇遇，尚在出神，忽然身旁一聲：「編輯先生，看甚麼呢？」蔣鐵成吃了一驚，急轉眼一看。却見站在自己身旁的，原來是一位穿了警腳西裝的小說家。那小說家姓石，名字叫做：「石曉亭」，他在幾家小報上，擔任着撰述，專做「殺子報」，「玉碎珠沉」，「一類性史派的誨淫小說，在現世報也每月拿着八大洋，供給稿件。當下蔣鐵成一見他，就一皺眉道：「我走在這裏，看着王府井大街真熱鬧。一石曉亭抬手搔搔那亂蓬蓬的大背頭，噙着一張橘皮面孔，迷着兩隻藏在鏡子後的近視眼，微微笑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中國最熱鬧的地方，不是北京，而是上海！上海有二十多層的大樓，有拉客的淌白，有按摩的女人，北京一樣也沒有！一蔣鐵成笑道：「聽你之言，上海你一定去過的了。一石曉亭嚙着嘴道：「不才生在保陽，食於北京，上海雖然沒有去過，那也不過時間問題，終久也要去的。一蔣鐵成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再會！」說完了，他拱一拱手，想起天晚了，到印刷局要緊。那石曉亭忽然追上一歩，笑道：「蔣先生，我搬到南海住去了。一蔣鐵成隨口答應，頭也不回，跳上一輛洋車，電轉星飛的，竟自走了。石曉亭然悵若失的，掉回頭來，心想這小子又擺編輯架子，等我回家，將他插入小說之內，先罵一個

狗血淋頭。他想到其間，又無處可去。便坐上電車，一直跑回南海來。那電車上的售票員，向他張羅打票，他只仰着脖子不理，半響，才嚶嚶的。哼出一句甚麼局，售票員的手，嚇得就縮了回去。他在南海，住的是偏西北房的兩間小屋，他摸着黑，開鎖進去。擦亮了電燈，暖水壺裏的開水，倒出來，嗑了一杯，略爲休息，馬上就開始撰寫小說稿子。他有心把蔣鐵成拉入小說，痛罵一陣，筆底下才一動，忽然又一想不行，自己是在現世報也寫着稿子的，蔣鐵成是現世報的大編輯，除非是不幹了。否則的話，看在八大洋元的分上，還是不罵的好，他一想到這裏，便自心慵意懶，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，末了，只得丟開筆，早早的躺下，睡一個痛快覺。文人生活是苦的，當夜閒散了，第二天早起，仍然是要繼續前文，撰寫他昨宵未完的工作。石曉亭正在他的當窗，揮筆如飛，儘量的描寫男女之事，如同給他父母撰做哀啓訃文的那樣體貼入微。忽然窗外幾聲輕脆的皮鞋響，接着便是一陣女人嬌笑，洋洋入耳。又停了一停，忽聽一個女的說道：「石曉亭不是現世報上的嗎？」石曉亭住在這公共遊覽的場所，門外鶯聲燕語，淺笑薄嗔，自然每天有着一不少遊玩的男女鑽過，這也是司空見慣，無足爲異！不過聽見女的，在外邊談論自己，這尚是第一次，他怎不豎起了耳朵細聽！但聽又是一個女的，笑道：「是呀！石曉亭是一個小說家！他在現世報上，寫的那篇：『王二姐思夫，』我們不是每天都看的麼？」那第一個女的，笑道：「我們有機會，能夠見一見他也好，這個人的小說材料不佳，他的筆墨到底不錯！」第二個女的道：「你知道他在那兒？」第一個女的笑道：「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你沒有看見這房子上邊，貼着：『石曉亭寓』的紙

帖麼？他就是住在這裏呀……石曉亭聽到這裏，才曉得這裏兩位崇拜自己文章的女知己，因為看見自己住的房門上，貼着：「石曉亭厲」的帖子，才說這番話。他不禁凡心大動，急急的，要出去看個究竟，又聽那第二個女的，笑道：「你別胡說了……天下同名同姓的也或有之，怎見得就是一個人？」話言未了，石曉亭實在忍不住了，業已投筆而去閃開鼠目，向她們看了一眼，只見那兩個女的，非常漂亮……一個胖胖，豐若有餘，而不知道是否柔若無骨，一個呢？却是個瘦長條子，兩個人都穿了拖地旗袍正在外邊站着說笑，那胖胖的剛把話說完了，瘦長條子欲語，看見石曉亭出來了，她又止住了，只掩了嘴唇，看了胖胖的一眼，嗤嗤的作嬌笑。那胖胖的却微嗔薄怒的，斜睨了那瘦長條子一眼，兩個人神光離合，但又不曾離開脚步。石曉亭看了，好不高興！他連忙抬起兩隻手，交握在胸前，拉下一張厚臉皮，直接的，向她們灣一灣腰，笑道：「二位可是前來尋找石曉亭？在下便是。」那兩個女人聽見他說，她們口中不言，互相又着了一眼，連那瘦長條子都笑了。石曉亭見她們毫無厭意，他情知自己爹娘生的一副尊容，尚有可取，便也穩健起來，遲了一下，笑道：「二位不要客氣，外邊早起冷一點，我很歡迎賜教，何妨請進坐？」那胖的這當兒，就忍不住說了話，她嬌聲道：「您就是石先生？」石曉亭恨不得指天畫地的，以示只此一家，並無分號，他道：「在下從好多年前，就叫做石曉亭，還沒有毛病，而且在天津，上海，都以這名字撰稿，北京的現世報，無非替忙而已！那胖的招出他這一篇話來，倒非常驚奇，她說道：「石先生在上海還有的作品發表麼？」石曉亭見她為自己的煙霧彈所

惑，他越發的，大言不慚起來了。就抖抖精神傲然一笑道：「豈止發表作品而已？我在上海各大報，都當過大小編輯；而且天津的幾家大報的主辦人，總編輯，都和我有八拜之交，金蘭之好，我幹得都不愛幹了！你們二位，休要見笑才好。」這一套言語，完全是天曉得的話！若是明白一點的人，看石曉亭滿口牛皮，一身賤樣，也就知此人是一個市井流氓。無如這兩女個，涉世未深，閱歷尚淺，自不免爲他所愚，經不起石曉亭再三的奉請入室小坐。她們也就笑道：「石先生的書房在此，我們樂得看一看再走。」說罷，她們果就一腳踏了進來，石曉亭當然奔奔忙忙的，苦盡張羅，以示好感。原來這兩個女的，胖的便是讀者目中的熟人，昨天還和蔣鐵成在一個小飯鋪裏吃晚飯的黎月英，瘦的是她的同學董雅芳女士。這天一早的前來，乃是特赴南海吸收新鮮空氣的，不想無意間，看見這房門上，貼着：「石曉亭寓」的帖子。她們因爲都是現世報的讀者，所以脫口而出，說了幾句關於石曉亭的話，不防石曉亭一開門，便走了出來，於是演成了這樁公案，彼此便成了賓主。當日石曉亭自然鼓着如簧之舌，展開了交際手腕，大說大笑，若即若離，賓主盡歡而散。從此她們兩位的足跡，就常常的踏到南海來。慢慢的，那董雅芳因爲沉默寡言，不甚善於交際，她又見那石曉亭虎視眈眈，野心定然不小，芳心裏着實有些害怕，她的足跡，從此一天比一天少起來，只剩了黎月英一個人，還常常的跑到南海。講到黎月英，她本來不是一個贊成石曉亭，低級趣味作家的人，不過她和石曉亭一認識來往。不知不覺，已染上低級，而又低級的習慣，覺得一天不低級，便鬱然寡歡，彷彿少辦了一件事，最好是每天和石曉亭來一來，領略

一回低級趣味。故爾她的足跡，越來越勤，甚而每天都要跑來，和石曉亭一室相對，研究怎樣怎樣的低級。一來二去，石曉亭雖未一箭雙鵰，而有此一位良伴，給他的安慰，亦差足自豪。不過他寫稿子的幾家小報上，便漸漸發現：一續稿未到，暫停一天一的字樣。石曉亭固然覺得這樣，一點不足介意，只要報館稿費，按月核發，暫停幾天，又有何妨？不料那報館的編輯老爺，看他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續稿未到，他們漸漸的，不寫意起來。頭一個便是現世報的蔣鐵成，他已寫了信來，請石曉亭另覓高就。石曉亭接到了信，當然大吃一驚！他又因為耳聞別的報館，也有不愜意，如何不着慌？趕緊拿了這封信，逕來找上黎月英，問她這可如何是好？你我只顧一天到晚，領略低級趣味，不料麵包要發生問題，茲事體大，這便怎麼處？黎月英看了這封信，大罵蔣鐵成沒有良心，她說道：「蔣鐵成這東西，若不是我在飯館裏一手包辦，他也配和郭碧蓮認識，走到如今的程度？這東西吃水忘了淘井的，倒和我們作難起來了！」石曉亭乍驚乍喜，他聽着那郭碧蓮，十分耳熱。又想起這也是一個報上的女投稿家，常常看見現世報上的稿件。和：一碧蓮女士；大稿拜收矣！大稿祈源源賜下！一的通訊代郵，他就恍然大悟道：「郭碧蓮女士，原來是一個真正的女性，我還以為是男性的化名，如此便宜了蔣鐵成！」黎月英看他的下流態子，她不禁就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們男子，總是這等下賤，見異思遷，沒有甚麼真心，如今一聽，又是一個女的，還沒有見着面，便又想着便宜了人家，天下只有一件便宜事，可惜讓王華買去了，難道你看也眼饞？」石曉亭吐着舌頭，半響縮不回去，說道：「那還了得！王華買父，是北方的一種民間傳聞，我石曉亭自

問：尚無需要父親之處，所以暫時無須乎出價購買，且待將來再議，但願得永無此日才好。

「黎月英聽他無恥，她也只白了他一眼，不多言語。石曉亭又苦着臉兒道：「說正經的，我這碗小說飯，快吃不上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黎月英道：「只要你不見異思遷，我便有方法令你吃飯，你小子那等王大娘裹脚布的小說，又長又臭，做不做不相干，你等我給你謀求一個別的職業。」石曉亭半信半疑，免不得屈膝謝過娘子，以觀後效。不料那黎月英雖然小，走動却甚寬闊，不上十幾天，據說是：由她的一個同學，姨太太的丈夫，鑽求的，已竟給他謀到了，一個公務廳的小科員，月薪五十大元，不折不扣，如時發給。黎月英歡歡喜喜的，雙手捧了一紙委任狀，給石曉亭看。石曉亭本來不大相信，一看那委任狀上，又是公務廳廳長的名戳，又是公務廳的大印，還有大小的封套，寫着「內令一件，右給石曉亭收執」。堂之皇之的，絕對不是偽造，不由他不相信。那黎月英又告訴他道：「你可以去理髮館，先理髮光臉，收拾收拾門面，然後換上一件乾淨衣服，前去謝委，當官差使，最要緊的是派頭，不要要你名士派了。」石曉亭謹遵台命，去理髮館坐了一回，再換一件乾淨西裝，逕去公務廳謝委。那廳長一見他，問問他的履歷三代，石曉亭對於自己的三代，雖還不甚清楚，也是他的福至心靈，居然張三李四胡謔了一番；又談到履歷，少不得將一塊金子招牌抬出，硬說：「自己是一個新聞記者，曾經服務過天津，上海各大小報。」那廳長始而一聽，是新聞記者，他的眉頭便一皺，繼而忽又笑道：「也好，也好，你對於新聞紙，如此內行，可以請到第六科，專任閱覽報紙，指導新聞責任，你意如何？」石曉亭當然鞠躬稱謝，退了下來，即時走

馬上任，頭一個先打電話到了現世報。那現世報的蔣鐵成，一接了他的電話，他便把聲音變硬道：「曉亭，你的小說，三天兩天的中斷，讀者噴有煩言，笑罵備至，實在無法，請早早的寫完，容後另圖借重可也！」石曉亭見他尚不知生死，糊裏糊塗，他哩哩笑道：「老將，你少和我打官話罷！你知道我已經在公務廳第六科任事了麼？你知道我是擔任了監督新聞紙麼？廳長剛才還說過，你們現世報除了石曉亭的小說，其他大都誨淫！還有社會新聞，也太那個了，着令即日改善，以觀後效，否則請你多加小心，我幹的可是公事！」說完了，石曉亭便掛上電話不理，那邊的蔣鐵成聽了，大吃一驚，心想萬料不到，石曉亭竟會榮任公務廳的職員，而且是正管自己的上司！他想來想去，不容自己不耐耐，急忙找上幾位同業一打聽，那幾位同業聽說，一齊苦着臉兒道：「誰說不是？我們也接了同樣的電話，同樣的吩咐。」蔣鐵成再向公務廳熟人一打聽，可不是如此？他着實的慌了，和路瘦梅一商量，馬上將石曉亭的稿費，預付三個月，親自送到石曉亭住的南海，雙手奉上；一揖到地道：「石先生，多多帶忙！」石曉亭這一看見大洋錢，他的一張沒皮面孔上，很自然的，浮出一層得意微笑，他連謝也不謝的，便受之無愧的，收了起來。一面笑道：「我自從榮任公務廳的職員，有許多小報，看在我的職務上，極力拉攏我寫小說，兄弟都沒有答應。」蔣鐵成自然唯唯以應，不敢多說話，不過他看見石曉亭住的屋子裏，殘脂剩粉，猶有餘香，又看見那床下東西亂丟了兩隻高跟鞋，和衣架上的幾件花綠旗袍，他不禁遲疑道，你這裏還住着女人，嫂夫人莫非來了？我真不知道！石曉亭微微一笑，他因為腰裏麥克麥克，剛收了他的錢，也就不加

避諱，將自己這些日子的艷遇，一一的告訴他了。蔣鐵成聽得不勝艷羨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怪不得你們都喜歡在南海住，原來爲此！可是你家裏原有老婆，你將她放在那裏？」石曉亭一陣語塞，遲了一遲，他忽冷笑道：「姓蔣的，你不要和我打官話你的行爲，也瞞不了我，你和女作家郭碧蓮，是怎麼回事？你家裏難道便沒有老婆？」蔣鐵成也自面紅過耳，訝然問他何由知之？石曉亭告訴他自己的臨時夫人便是黎月英，蔣鐵成才恍然大悟：「我真不知道！看起來，我們二人還是聯襟。」石曉亭問他此話怎講？蔣鐵成道：「她們是同宿學友，還是甚麼乾姊妹，則你我豈不是聯襟？北京又叫做一担挑。」石曉亭也不由笑罵缺德，他們二人談來談去，感情特別融洽。石曉亭便開誠佈公的道：「我這人是抱定玩笑宗旨，甚麼好的壞的，無非信手拈來。看我在和黎月女士同居，不出幾個月，又不知這顆心着落在甚麼地方？這就如沙士比亞說的，世界一大舞台，社會不過一戲場，人生就是戲劇！所以我這無非游戲人間，廣結露水因緣，並不是甚麼了不得情史的一頁！……」然後可以說實話。我希望你也想開了一點，不要把儻來的東西，看做個人的私有物，至少，要拿出來，給我們大家賞識賞識，莫要一顆明珠土內藏的才是。」蔣鐵成見他另有會心，又不免唯唯答答，石曉亭忽然笑道：「你幾時可以介紹我和女作家郭碧蓮見一見也好？」蔣鐵成喉嚨裏便打了一個結巴，期期艾艾，半響，他又想起石曉亭的身分來，不禁狠着心腸道：「好，改天我作一東道，約會你們。」石曉亭大喜道：「這便才是！你要快一點，不要惹得我興發，大家不寫意。」蔣鐵成按照近君子，遠小人的原則，不敢再和他往下纏，忙告辭出來。走到這房子外邊

，忽看見那位黎月英珊瑚的，從遠處走來，看見了他們，她却一閃身，藏在一顆柳樹後了。蔣鐵成暗暗可哂，他裝作沒有看見，一個人走出南海來。他這大口頭答應了不打緊，那石曉亭更三番五次，一天一回電話，打到現世報來，催問介紹女作家郭碧蓮女士之事如何？後來慢慢的，他給總編輯路瘦梅知道了，他非常不悅道：「鐵成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！利權不可外溢。女作家我是預先掛號，有着優先權的，豈有不儘我首先得沾雨露之理？石曉亭何物，何敢奪老子心頭肉？」蔣鐵成見他非欲得之而甘心，他很是爲難，少不得說自己是虛言籠絡石曉亭，並無其事。路瘦梅把手去桌面上一擊道：「郭碧蓮的稿子，越來越多，你的報上代郵通訊，也越來越起勁，你以爲誰不曉得？不要讓我和社長說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！」蔣鐵成這可是難爲壞了，畢竟是飯碗重於那個，他只得想了一個主意，由報館出帖請客。定一個飯館，潔樽候教，籍資聯歡，預料那位郭碧蓮，既是在本報幫忙，請他一回客，當然可以如約而來，就由蔣鐵成會同路瘦梅，一起招待，有何不可。路瘦梅聽了這話，才轉怒爲喜道：「我也不管你怎樣辦，祇要你肯介紹，那就好了。蔣鐵成即便出了帖了，他又有甚麼高明的地點約定，祇不過東安市場潤明樓之類的，警脚北方飯館，他定的是本星期六日，下午六時，同時發出帖子，又給潤明樓去了一個電話，定的是樓上之座，一切都準備妥當了，祇靜待星期六日。蔣鐵成是如何聰明，他這次被逼在頭上，不得不爲一想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何不順水推舟，落一個兩面光滑，八方玲瓏，因而他偷着，在星期六當天，又給南海的石曉亭，打了電話，告訴他現世報，在本日下午請郭碧蓮小餐，問他去不去？石曉亭一聽，

業已喜出望外，他急忙答應去，蔣鐵成又好生的告訴他一番去的方式，石曉亭一一的，都記下了。大家待到當日的下午，蔣鐵成和路瘦梅，兩個人早早的發完稿子，逕到潤明樓來，欲知那位郭碧蓮是否出席，請閱下回。

第二回 客串獨居淒涼文學界 風搔自賞惆悵藝術學

且說：星期六之夕，蔣鐵成路瘦梅二人，聯袂到了潤明樓，少不得由夥計招呼，問他們幾位？蔣鐵成道：「你不用問幾位，祇說現世報定的雅座，他們就知道了。」夥計一聽現世報，他便馬上一喊：「樓上三官！」熱氣騰騰的，便將他們請上樓來。到了三官雅座，夥計泡上一壺茶，擺上兩碟瓜子，問他們：「還有幾位？預備甚麼？」路瘦梅看了蔣鐵成道：「還是等郭小姐來了要的好！」蔣鐵成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，女人出來吃飯，和那個一樣，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，讓他們要菜，不是易事。」路瘦梅就和他商量的幾樣菜，無非蝦仁魚片之類，寫了條兒，交由夥計拿去預備。兩人吃了瓜子，喝了茶，等到六點半鐘，都不耐煩起來。蔣鐵成拿一個小圓鏡，照着面孔，路瘦梅也在用一個攏子，梳攏頭上的新理的分髮，聊以破悶。忽聽夥計高喊一聲：「現世報蔣先生電話，有沒有？」蔣鐵成吃了一驚，急起身外出，問是誰來的？夥計答說一位女客，蔣鐵成連忙飛身下樓。路瘦梅自然也緊緊跟隨，到了樓下一看，蔣鐵成已站在電話旁，拿着耳機，又說又笑，十分得趣。路瘦梅一見，好生着急，他問道：「是郭小姐麼？她到底來不來？」蔣鐵成一面對着電話耳機，連說好好！一面又對了路瘦梅，連連的點頭。半響，他掛上電話，扯路瘦梅道：「好了快快的上樓，郭小姐已到了東

安市場，現在就來，我們快去恭候。一路瘦梅見如此鄭重其事，他很不謂然，回到樓上雅座道：「這位郭小姐，也去仔細了：她還怕我們拿她開心，必須打一個電話才來。」蔣鐵成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，她不曉得我們請客的義意，自然要問一問才來，女人向來是這樣瞎小心。」路瘦梅也笑了，他兩個坐了不久，門外夥計招呼一聲：「三官！」打起白布門帘，祇見郭碧蓮平平淡淡的，穿了一件黑四川縐的長夾旗袍，盈盈走了進來。蔣路二人當然雙雙起立，仍由蔣鐵成爲路瘦梅介紹道：「這位就是郭碧蓮小姐。」郭碧蓮也向他們都微微的，點了一點頭，蔣鐵成告訴她，這位是總編輯路瘦梅，他是今天的主人，特意請了郭小姐來，大家聯一聯歡。郭碧蓮見了他們兩個男子，業已粉面桃紅，現出一種扭怩之色道：「我尚是一個小孩子，路先生別笑話。」路瘦梅當然笑說不敢，大家請着郭碧蓮上座，郭碧蓮也不知道，如何的推却，她便依了實，一個人坐在上邊，蔣路二人，一左一右的相陪，夥計又續上一壺新茶。蔣鐵成當然動手，親自爲郭碧蓮，斟上一杯茶，並且還抓過一把瓜子去。那路瘦梅看郭碧蓮，年歲既然不大，衣飾也十分老實儼然就是一個初中高小的女生，坐在那裏，一絲不苟，如對師長，他反而不忍說甚麼別的。祇笑道：「郭小姐，你的文章真好。我們敝報，多蒙你幫忙，今天聯歡一席，我們很是榮幸的。」郭碧蓮這回，索性連話都不說了，她只是紅着臉，搖着頭笑了一笑。那路瘦梅一見，茶也給她倒上，瓜子也給她抓過去，真是運動都不動，非常的索然無味，他覺得極其失望的，笑向蔣鐵成道：「蔣先生。我們的菜，可以叫來？一邊吃，一邊談。」蔣鐵成又向郭碧蓮表示：沒有甚麼好菜，請郭小姐點一兩樣，我們

太不恭敬了。郭碧蓮也推謝着沒有甚麼菜可點，我隨便甚麼全可以。蔣鐵成便吩咐下去，夥計接着擺上小菜碟箸，很快的便走上菜來。他們謙讓吃着，忽然那外邊有人打了個哈哈接着夥計又喊了一聲道：「三官來客！」祇見那小說家石曉亭，滿面紅光，笑嘻嘻的，一頭鑽了進來，連連的向他們一齊點頭道：「有不速之客一人來！得勿嫌子冒昧乎？」話言未了，他已拖過一把椅子來，坐在那一席的橫頭，向他們笑了又笑。石曉亭這一出頭，座上三個人連男帶女，一齊怔了。蔣鐵成是知道他來的，而並且這主意，也是他設下的，所以他尙裝做愕然道：「曉亭，你這是從那裏來？何以你知道我們在這裏？」石曉亭笑道：「我一進門就看見了，何必瞞人？我是不在乎的。」說着話，他又拈起筷箸，東一箸，西一箸的亂夾，一面又笑道：「這是炒蝦仁，這是溜魚片，究竟北方館子，沒有南方館子做的好，同是炒蝦仁，你嚐嚐春華樓的，包管另是一個味兒，別忙，等明兒我石曉亭請客。」說完了，他笑了一笑，又問那郭碧蓮道：「這位就是密斯郭？久仰久仰。」那路瘦梅是沒有想到，平白鑽出這一個人來，他坐在那裏，祇有悶悶的生氣，不睬理他。以做消極的抵制，那郭碧蓮却也得呆了，後來聽他道出字號，方知他是石曉亭。她不由暗暗可笑，可就再也坐不住了。不料他放涎風流，於狂吃大嚼之下，竟然又直接的向自己兜搭起來。郭碧蓮越發的討厭起來，她不禁一扭身形，便自離座而起，也不答他所問，盈盈的就走出雅座。那蔣鐵成見此情況，情知不妙，石曉亭一出面，把一個郭碧蓮，竟爾逼走了。他趕緊刻不容緩，起身急追，出了雅座一看，那郭碧蓮已下了樓一看，郭碧蓮已經轉到那永德奶茶舖的一條街上去了。蔣鐵成

立即狂追，到了那烟捲攤旁一見那郭碧蓮還往前走，他便急了，叫道：「郭小姐，郭小姐，請回來。」郭碧蓮回身一看，見他追了上來，她非常想不到的，便站住了道：「蔣先生，你出來幹麼？」蔣鐵成追得一張粉面，都紅漲了，他笑道：「郭小姐，你爲何不辭而別？」郭碧蓮見他問，她幾致無言對答，呆了一呆，她才道：「我不願意和別人同席。」蔣鐵成早知她必要如此對答，他便問道：「郭小姐，你這話是對我們的路先生說？還是對石曉亭而言？」郭碧蓮道：「路先生是報館的主筆，而且又是今天的主人，我如何能不願意認識？我頂不願意，便是那石曉亭，他不是甚麼上等人。」蔣鐵成一聽，當然不出意外，早料定了，他便又笑道：「郭小姐，今天個人很是抱歉！關於石曉亭之出席，並不是我們的邀請，石先生也是來吃飯，無意間碰上的，郭小姐你是一個明白人，當然能看出今天的事實，今天要求你特別的諒解。」郭碧蓮道：「這一層誰不曉得？我又不是沒有眼睛的，如何看不出來？自然能夠很明白的諒解。」說着這話，她不禁不由的，眼睛一閃，便和蔣鐵成對了一對眼光，嘆喟的，她就一笑。蔣鐵成也感覺一刹那的沉醉，他又笑道：「其實石曉亭也很平常。」郭碧蓮道：「怎麼會平常？他寫的小說，就很不好，常言說：一言爲心聲——他寫的既然那樣，人又是這樣，絲毫不差，怎能說是平常？」蔣鐵成見她決定是不贊成石曉亭，他就極其快活，又試逗一句道：「那麼，郭小姐你今天不能再回去了麼？」郭碧蓮：「我決定不回去了！明天你聽我給你打電話，我還有話說。」蔣鐵成笑道：「不，有話今天何妨說一說？」郭碧蓮也笑道：「話是非要明天才說得，今天沒有。說罷，她星眸斜睇，漂了一漂，回身就走了。蔣鐵

成曉得這一隻小鳥，已算入籠。不祇是石曉亭何物？連那位路瘦梅，也不過是癩蛤蟆，想吃天鵝肉罷了。因就躊躇滿志的走了回來。一看那石曉亭，還在那雅座裏邊，大吃大嚼，路瘦梅坐在上座，一個在那裏鼓肚子。蔣鐵成一進來，連石曉亭都甚是注意，仰面問道：「那密斯郭呢？她往那裏去了？」蔣鐵成故意的陰惻惻笑道：「不知道，我是到廁所去了一趟她大概出去了？」石曉亭把筴箸一擲，一邊叫夥計打手巾把揩面，一邊冷笑道：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不如聞名，原來所謂女作家，不過如此！」說完了這話，他又昂一昂頭道：「蔣先生，你我不過朋友之交，今天的事，在你的肚裏，我不計較，改日我們公事上再談，莫怪我不懂情理！」說罷，他插手衣袋，急於走路。那蔣鐵成如何的乖覺，他慌忙一把扯住，笑道：「石先生，你聽我說，我說。」石曉亭紅頭漲臉道：「你說，你說。」蔣鐵成笑道：「郭小姐她不錯是走了，我追到快出市場，才追上她，她對於你的印象，不大佳妙，我不便傳言，所以我推做不知。」石曉亭道：「她究說說了甚麼？也應該告訴告訴我，何苦說謊騙人？」蔣鐵成爲的是逗起他的火氣，使他絕了念頭，故意的不說道：「我們何必追問端的，祇那一句印象不佳，就可以想見了！別的話，我也不敢出口。」石曉亭實在是急了他恨道：「小蔣，你不說，我們兩人，就是公事上見面，莫怪我不懂情理！」蔣鐵成見他真急了，他才笑道：「石先生，說了你可別惱，他說你不像寫東西的文學家，卻象一個游蕩市井的市僧，她所以不願近你，就不辭而別了。」石曉亭聽了這種批評，他幾乎閉過氣去，瞪着眼睛，自己向自己楞了半響，才發狠道：「好的她那樣的女入，我也見過千千萬萬，萬萬千千，不足爲奇

，我今天把這話記下，有朝一日，犯到我的手中，我不報仇，誓不爲人。」蔣鐵成見他氣不可止，他的計策，就已得售，說不得又故意解勸他幾句，他拱拱手，向蔣路二人告辭去了。路瘦梅拿出錢來，會了眼，他非常不快道：「你瞧，我的運氣，居然如此奇慘！到了我這裏，平空跑出一個石曉亭來，跟我們把局攪了！這以後呢？」蔣鐵成笑道：「只要郭碧蓮不對你印象不佳，那就好辦，走，我們今晚不可辜負，看一看話劇可好？」路瘦梅收了這一個大大的沒意思，他正感覺沒有甚麼消遣，以度此長夜，一聽說有話劇可看，他就不由笑道：「甚麼話劇？可是李桂雲：張笑影：的新劇，忽而椰子，忽而二簧，肉麻的很！張笑影更是城南游藝園之類。看也看不得！」蔣鐵成笑道：「你敢以李桂雲張笑影來侮辱堂堂的話劇？這是純粹的藝術正宗，華北劇社的花逢春一輩人所主演的！你難道忘了？」路瘦梅一聽花逢春，他不覺忽然道：「他出演是出演了！可是始終沒見他們送我們義務票，這劇不看也罷！」蔣鐵成不慌不忙的，從衣袋裏，掏出三張薄薄的紙頭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看不多不少，整整三張，花逢春那王八蛋，他不送我們票，我們也可以在他方面找來票，我本來要了三張票，預備今日席散，約同郭小姐三個人去看，又誰知石曉亭把局攪了。」路瘦梅看了票也不勝恨恨，他站起來道：「走啦！不提別的了！今晚先看一看花逢春一班的人狗模樣，再說別的，好久沒有唱戲的送票，這一回也過一點癮！」蔣鐵成也便和他出了潤明樓，好在華北劇社在醫院禮堂上演，離此並不甚遠。他們走不上幾步路，就算到了。祇見那禮堂門外，大書着每位一元，看戲的男男女女，還是不斷的往裏擠。裏邊的人，黑壓壓，都快坐滿了，還不見場上

開幕，想是沒有到時間。路瘦梅反笑道：「北京人不開眼！南方的一羣小流氓，居然也唱紅了。」那蔣鐵成笑道：「你不要生氣，今天還是一齣戲，主角僅僅四五位，女角就是一個吳如水，劇名叫做女店員，不上一點半鐘，就會完了，這若是連演幾個劇，怕北京人不擠破了門。」路瘦梅笑罵該死！正說着，台上一聲鈴響，居然開幕了。祇見那吳如水，穿了一件很樸素布旗袍，踏了一雙高跟鞋，却燙了頭髮，搽了一臉的脂粉。把一個高高的身軀特意扭成三截胸部向前，臀部後聳，那頭部又高高的揚着。在台上擺來擺去的，操着不甚流利的江北國語，和幾個男演員調笑。路瘦梅不看猶可，看了却幾幾乎嘔隔夜飯來，他呸一口道：「這禮堂本來是外國人作禮拜用的禮堂，如今表演這類東西，豈不太侮辱了這禮堂？」蔣鐵成笑道：「你不管了，且請你再往下邊看。」路瘦梅再一看時，祇見吳如水一場換一件衣服。她的臉上，也忽然搽上紅胭脂，忽而抹上鉛黃，淡裝濃抹的，在那裏儘量的，賣弄風流，和幾個小滑頭式的男演員，逗來逗去，打打鬧鬧。害得幾個男演員目瞪口呆，把戲詞都忘了，幕後的提詞人，大聲疾呼的，告訴他們，連台下都聽得清楚路瘦梅都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，這一笑，旁邊的人都很有意思，有的人還惡惡的，瞪他一眼認爲他是攪亂劇場的，肅靜空氣。還有前排的一個西裝男士，嬉着一張桃桃似的大瘦臉，望望他身旁一個女人，笑道：「中國的觀衆，永遠是這樣沒訓練。」那女肥肥白白，一身的肉感，她也回頭望了一望，笑道：「別說話，這兩位好像是我甚麼地方見過？他們都是新聞記者。」那男的也表示着驚異的態度，回頭又望了望，才笑道：「原來是敝同行，那更不要緊了！必要時，打打招呼，一切好辦。」

「路瘦梅聽得句句清楚，他不禁欣喜欲狂，拿臂膊碰了蔣鐵成一下。蔣鐵成正看着台上吳如水的調情手段，以作自己的參考，倒吃了一驚，因問甚麼。」路瘦梅向前一指道：「了不得，有人認識我們了！這兩個傢伙說：我們是新聞記者，不得了。蔣鐵成也自一看，他不由一笑道：「我當是誰，這兩位先生，我全認識他們，他們大概也很認識我。男的是醒鐸報副刊編輯麻燕吉，女的也是新加入華北劇社的一位名角，馳名於北京交際花，素有：「北地胭脂」雅號的香白梨小姐，你難道不知？」路瘦梅哦了一聲，又看看前邊的二位，禁不住笑道：「這也是剛才石曉亭說的好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不如聞名，所謂文學家麻燕吉，和北地胭脂，一齊都到了！麻燕吉是一個提倡文學雲裏飛化的低級趣味者，何以他能和香白梨在一處？」蔣鐵成笑道：「麻燕吉最近聽說：也要在華北劇社，客串演一齣叫甚麼花的戲劇，大概不日上演，所以他常和香白梨在一起，那意思，無非是消遣一時，他在文學界，也不很得意，他把醒鐸報副刊的天下，打出來了，現任又有免職的消息呢。」路瘦梅一聽，當然不便說甚麼，這當兒，台上的女店員已閉了終一幕，祇見前台馬上秩序亂了起來，那華北劇社的女演員何仙姑，她扭扭捏捏的，也從一旁走了出來，看見麻燕吉，和香白梨在此。忙走來招呼道：「你們兩口子，甚麼時候來的？」那香白梨看見了何仙姑，她本來也在笑嘻嘻的，起來招呼，及至一聽她說，她却笑容一斂，嬌嗔的，抬手去打了何仙姑一下，說道：「你說甚麼？討厭！該死！」何仙姑笑道「討厭甚麼？該死甚麼？你二位自從加入了敵劇社，一齣戲，未見你們上演：先看見你們每天無早無晚，纏在一起，豈不教人疑惑你們是兩口子？」那香白

梨見她越發的，說個不了，她氣了起來。將手去何仙姑的身上，捶個不了，兩個人嘻嘻笑笑的，在那邊扯做一團。還是那麻燕吉見事不祥，要鬧出別的來。他連忙扯開了香白梨，又勸住了何仙姑，向她二人輕輕笑道：「完了，你們看，觀衆都在注意你們，而且今天難免有新聞記者，坐在我們的前後，現在我們知道是軟性新聞的發揚時代，如果給他們看了去，當真的描寫出來，豈不是罪過？」何仙姑一聽有新聞記者，她的眼光，便去四面看了一看，喝！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原來那後邊的一排，便坐着將鐵成路瘦梅二人，自己是認識的，現世報的上上人物。她見他們正引領而望，連忙笑着，招呼道：「你們也來了，好久未見。」那將鐵成路瘦梅二人，正看得她們胡鬧有趣，一見她招呼，知她尚不忘舊，急忙也一陣點頭道：「何小姐，你也來了！」何仙姑這就顧不得和那香白梨胡調了，她見他們的身旁，恰恰的，有一個現成的，能夠坐下一個人的地方，她忽然春風滿面的過來。笑道：「您這邊，有沒有人？」那邊正正的，是推着路瘦梅的身子，他連忙笑道：「沒有人，沒有人。」何仙姑一腿就推了過來，她笑道：「沒有人，我這裏坐一坐。」路瘦梅見她居然要跑來做伴，他已然受寵若驚，一連向裏躲了幾躲，勻出很大的地方。笑道：「有的是地方，請坐請坐。」何仙姑一屁股就坐下了。路瘦梅在飯館子，對郭碧蓮未敢如何，在這公衆場所，自己又有身分的關係，更不敢對何仙姑如何？覺得她坐在身旁，那一陣一陣的香氣，衝鼻而來，令人心蕩，他祇好正襟危坐。那腳底下偶然一動，忽然和一件東西一碰，先還以怎是條腿，不妨那東西有反動力，也向自己的腳下還了一碰，接着便是噗嗤一笑，路瘦梅才知是碰了何仙姑的腳

，連忙往回一縮。忽然那何仙姑驚聲漉漉的，問道：「密斯忒路，您愛看話劇麼？一路瘦梅無心問，以爲是椅子腿，却不想碰上何仙姑的尊足，他方在飄飄然，不防那何仙姑又獨垂青眼，吹氣如蘭，問自己愛不愛看話劇？當時他拍拍良心，對於華北劇社遊行部的這樣胡調藝術，老實不大贊成，沒奈何，說了一聲：「愛看——」何仙姑又摸出一條手帕來，在鼻頭上微微一拂，又存手裏，輕輕的一團，笑道：「這個劇，還不算好的，好的劇，還在兩天，我主演的那齣：「桂花香」，那劇本也好演員配搭得也好，可以說是無美不備！一路瘦梅自然隨口也誇贊了幾句，說是好，好，好！忽然那何仙姑又笑問道：「密斯忒路，您看了那個劇麼？一路瘦梅一陣面紅，只得笑道：「我看見報上批評不錯，並沒有來看，今天還是第一次看見貴社的藝術。一何仙姑一陣悵然，她又問道：「我們分送各報的票子很多，何以不來看？一路瘦梅自然不便小氣，告訴她票是一張沒得送，今天的兩張票，都是特買了來看的。何仙姑信以爲實，她不勝抱歉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我下次一定由個人奉送幾張，不是我說；我們劇社太黑暗了！我真願意和新聞界的朋友交交，離開話劇。一路瘦梅起初一見她和那天到現世報的神情，絕不一樣，非常的客氣，他就極爲奇異，又聽她說甚麼想和新聞界朋友交交，離開話劇，他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！連忙笑道：「歡迎，歡迎，可以！有功夫，但請密斯何賜教，我每天晚半天都在館。」何仙姑說了一聲：「好極了！我明天不去，後天一定要去的，我現在恨極話劇，我要想不幹她了。」一路瘦梅正要接着問她，聽她又說到話劇黑暗，他便問道：「何小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？你在話劇界，從南方，紅到北方，何以見得話劇界黑暗了

？一何仙姑欲語又止，半響，她抿抿嘴唇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明後天我們再談，此處不便詳談。」說到這裏，她略略的，帶出一點悲憤的樣兒，彷彿不堪回首憶當年了。路瘦梅也不便深問，一霎時台下人聲鼎沸，台上的女店員，和一個男演員擁抱起來完場。觀衆紛紛離座，那前排的香白梨和麻燕吉，也已不知去向，路瘦梅三個人也都站了起來。何仙姑在路瘦梅的脅下，便碰了一下，路瘦梅一看，她便張開手，作出握手姿勢，路瘦梅連忙也遞過手去，兩個人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偷着在下邊握了握手。那何仙姑的手，僅僅給他一握，便縮了回去，隨着她粉面微慍，低低的說一聲：「討厭！」——接了這討厭二字，却又說了一句：「我走了，明天後天的晚上，你千萬等我。」路瘦梅給他若即若離一來，他更是飄飄然的，只有沒口子的說着好，好！何仙姑從舞台旁的小門，一逕跑到後台去了！路瘦梅方在神不守舍，忽然身旁，又有人一碰，他吃了一驚！卻見那蔣鐵成在旁邊，擠擠着眼睛，向自己微笑。路瘦梅不由笑道：「你也在旁邊，何以你一言不發？竟看着我一個人，和那何仙姑酬應？」蔣鐵成見一禮堂的男女，業已散去大半，他忙推着路瘦梅，也跟了人羣出來。一邊笑道：「你還怪我不搭言？這，你要請客了！我這是故意的給你機會！你不要以為我不曉得！那何仙姑口口聲聲的，明後天到館裏去，而且她還和你握了手。」路瘦梅讓他道破，也就拉下臉來，笑道：「你先不用說閒話，我且問你，你看出她是甚麼意思來了麼？」蔣鐵成和他走出禮堂，又笑道：「你問我？我你今天的光景，一他是何仙姑在劇社鬧了警扭，她想利用我們的董狐之筆，洩一洩忿！」路瘦梅和他雜在人叢裏，走出醫院禮堂的那條胡同，聽他說了，却又深深的，

不以爲然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太遠了，我不相信一個女人，爲了她洩一洩忿，就肯把她的任何東西出賣！你剛才只是看見了，她已和我握了手，這難道還是我說瞎話？」蔣鐵成尙白不知趣的，笑道：「不然，你沒有看見？她們幹話劇的，大都和妓女似的，拿握手，擁抱，開始，甚而那個，都不當一回事，看做了家常便飯呢！」路瘦梅大大的，不悅道：「你說錯了！她們幹話劇的上了台，自然拋下自我，任人擺弄，下台却另作一說。」蔣鐵成欲要再作駁辯，可是忽轉而一想，但願如此，可以分去他一點心思，移開他的注意力，不然的話，那郭碧蓮的身上，他又那肯丟開？因笑道：「對了！我看了她們台上的表演，拿她都當了淫娃蕩婦，也許她們下了台，都是一本正經的貞節烈女呢。」路瘦梅聽着，順了耳，他才很快活的，哈哈一笑，從次日一過午，二人起來，路瘦梅先督促着聽差，把客廳以及編輯營業二部，好生的打掃了一回，又備下一點糖果糕餅之類的點心，竭誠以待。直到天將日暮，那何仙姑真箇蓮步珊珊的來了。路瘦梅相見之下，笑逐顏開，連忙請進客廳，茶點相待，笑道：「何小姐今天大駕光臨，我們實在太簡慢了！一那何仙姑見了這等款式，她已笑了又笑道：「密司忒路，您太客氣，我以後還要常來呢！」說着這話，她陡然把脚一縮，皺了一皺眉頭，路瘦梅驚問她怎樣了？何仙姑嘆喟一笑道：「北京的車夫，既是欺負人！北京的皮鞋手工，也太拆爛污！我雇洋車雇到這裏，洋車夫拉在胡同口，他便說到了，放下車子，讓我下來給錢。我走了這幾步路，脚上皮鞋新在北京做的，不大合式，痛極了！一路瘦梅方才慌慌忙忙，沒有特別留意，這時才注意到她的裝束。祇見她穿了一件軟軟的湖縐單旗袍，和一雙紫皮的

挖花高跟鞋，那鞋子裏面的腳，竟自沒有穿着襪，腳趾甲上還抹着紅紅的蔻丹。看得那何仙姑微微瞟了一眼，又一縮腿。路瘦梅穩定了一下心神，他笑道：「誠然，我們北京的洋車夫，太可恨了！他們總是這樣的欺負人！這是我們北京人，引爲景憾的！」那何仙姑也是一笑，她拿了手裏皮夾內的化妝品，細細的抹抹粉，塗塗胭脂，又笑道：「我還恐怕路先生出去了。」路瘦梅看她舉動之間，今天誘惑的成分太大了。他連忙笑道：「這是那裏的話！太見外了！我自從和密斯何定好了，從今早就沒有出去，我預備着兩天不出門的。」何仙姑修飾完了，她把化妝品往皮包一去，兩手一扣，橫波一顧道：「那太虔誠了。」路瘦梅非常得意，他急抬手搔了搔頭髮，又搖晃了一下子頭，笑道：「何小姐，您總是客氣！我就不會那樣子虛僞，以後既要常常的光臨我們就可不必客套。」說着，他把身子往何仙姑這邊一湊，提起茶壺，借着給何仙姑倒茶，就坐在她的身旁。何仙姑也不躲閃，她還好像特意的，往這邊湊了一湊。路瘦梅得意之下，驟爾忘形，他笑着道：「何小姐今天打扮的真好，到底是藝術家，打扮出來，容易起人美感！」何仙姑仰着臉兒，一聲長笑道：「我老嫌我這臉，太偏太胖，居然有人誇我麼？」路瘦梅道：「我是說的打扮。若說面貌，您和吳如水，可算環肥燕瘦，各極其妙！我終以爲肥些的好！」何仙姑斜睨了一眼道：「我却爲我這胖，費了不少心思，有人說大烟吸了，可以減瘦。我吸了多少日子，甚至於白面都吸了，始終不見功效！」路瘦梅吃驚道：「何小姐，你居然會吸大烟？曾吸白面？」何仙姑笑了一笑道：「不敢說會吸，不過聊以利用它，打算減一減瘦，我自從到了北京，有人介紹我到安壽胡同東口路北一

家煙館吸烟，所以我常從這邊走，那安壽胡同正正的對着這裏。」說完了，她忽然又一掩嘴，笑道：「我今天就是才吸了烟來，密斯忒路，你聞不出我嘴裏的大烟味麼？」說着這話，她流波送盼的，向路瘦梅又是一笑。路瘦梅也拉着一張長方臉道：「我沒有留神，你等等，我聞一聞。」說完，會客室內沉靜一刹那。聽着路瘦梅笑道：「沒有，一點也沒有。」何仙姑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，說道：「討厭死了！有，也不能讓你發覺，我走了。」說到走了二字，她果然站起身來，又打開皮夾，拿出胭脂搵來，往嘴唇上抹了又抹。路瘦梅站在她的身後，由她化裝的小鏡內看着她。笑道：「你甚麼時候還來？」何仙姑一聲兒也不響，她收起化裝的物品，果然便走出去。路瘦梅吃了一驚，急追出去，到了大門內，他才追上，叫道：「何小姐，你怪我得罪了你麼？」何仙姑慢慢的抬頭笑了，她忽取出一封信來交給他。笑道：「路先生，你要問我怪你不怪你，那你就看一看這封信，你自然會明白。」路瘦梅又是一個不明白，他拿了那封信一看，原來淺綠色布紋紙的小信封，上邊還是鋼筆墨水字。他便笑道：「好，你等一等，我拆開看一看，這裏邊大約是稿子。」何仙姑忽然兩隻手上來，將他的手一攢，兩腳向地一頓，搖了一搖頭，嬌嗔着道：「不准你當面看，我走了，才准你看，否則我就怪你了。」路瘦梅祇好拿着那信不拆，笑道：「何小姐說的話我都聽，可是你今天的談話，祇到這兒爲止了麼？」何仙姑鬆了他的手擺着她的頭道：「沒有說的，全在信上寫着，我明天這時候還來，那時候再說話，怎見得是說到這兒爲止？」路瘦梅聽她沒有惱，尚訂後會，忙爲她雇了洋車，看她去了。一方面等不及進去，就在門外拆信一看，

原來這樣：

瘦梅先生：

茲因華北劇社經濟困難，薪水未能如時發給，手內拮据，擬向 先生告貸大洋五元，以應急需，一俟薪水領到，即爲奉趙，可否 允諾，明日下午再談。

何仙姑

路瘦梅看了，大出意外，他拿着信紙信封，馬上木立現在世報門首，一動不動。心想這就是她明天約會自己，要談的話了！怪不得他不好面談，原來是借貸之事。那麼她所謂華北劇社的黑暗，也許就是爲了不發薪水？他掖起了信紙信封。還是來找那編輯部的蔣鐵成來，祇見那蔣鐵成手執並州大剪，正瞪着兩隻眼，向那晚報上搜尋材料。看見路瘦梅進來，他便把剪子一擲，抬手抹抹額邊的鹹汗。裂裂嘴，滋滋牙道：「路先生，這兩天晚報上無的可剪商量定一份中國社稿可好？」路瘦梅皺了眉頭，也拿過晚報來，看看道：「說也可氣，晚報上現在特別注重軟性材料一味興趣化！我們難道還剪一段廣播無線電緊要新聞第一條？」蔣鐵成又拿起剪子，敲擊作聲道：「人家本不是專爲我們這類小報而出版的呀！」路瘦梅隨手一丟晚報道：「一定兩份晚報每月大洋八毛，一份最普通的中國社稿，也要十幾元，兩者孰輕孰重？並且印刷局到了九點就上版，也等不到第二三遍稿子！說完，他取出那何仙姑的信，向他一擲道：「小蔣，你看這個好不好？」蔣鐵成尚以爲是救命的要聞稿子，急忙一手提起紅筆，在墨水瓶內，沾了又沾，一手打開一看，大失所望。他又笑道：「怪不得你和何仙姑在那邊客廳，鴉雀無聲，却原來她任所欲爲，打算要借你的錢使喚！嘖嘖！這自然是她臨去留下

的了！」路瘦梅道：「這也就是給你看，若是給別人看，人家焉能相信？你看那何仙姑渾身上下，真是比我一個月的薪水還值錢，並且聲明在案，一雙鞋子還是新置的！何以她爲了五塊錢，要向不生不熟的朋友借貸？這種女人豈不是太以神祕了？」蔣鐵成笑道：「你到底是外行！一個女人，吃甚麼先不說，出去穿衣裳，坐洋車，那是面子，不能失掉！譬如她今天穿的那樣闊綽，真許身上一文不名。而你的五塊錢，若是借給她呢？她也就買買胭脂粉就花了，決不會用於正途的，你信麼？」路瘦梅道：「難道她們華北劇社上座踴躍，每位要賣一大洋元，就連五元錢也不給她？」蔣鐵成道：「你知何曉得？演劇賣多少錢，完全掖在花逢春的腰包，別人休想染指，她們除了演戲，吃一頓好飯，平常都是吃窩窩頭，說上海話是一羣小癩三！」路瘦梅笑了道：「你又不是華北劇社的箇中人？何以說得如此詳盡？真算罷了！」蔣鐵成也哈哈的笑道：「誰不知道？當初的城南遊藝園，新世界一班的新劇家，那一個不如此？」路瘦梅笑道：「你太挖苦人了！且說我這五塊錢借她好，不借她好？」蔣鐵成道：「自然是借她的好！你看她，既肯和你在客廳裏，鬼鬼祟祟，及至五元到手，焉知她和你更進一步？據某家有：弄一個話劇家交朋友，終比女投稿家有意思！投稿家無論男女，不免掉窮酸，女話劇家修飾得體體面面，準夠得上姨字號中人！」路瘦梅讓他說得眉飛色舞，抬手向寫字台上一拍，說道：「一對！就是如此！明天備下大洋五元，祇當我開了一個帶果盤的大盤子！」蔣鐵成也自一笑。兩個人說說笑笑，那蔣鐵成一經談到女人，他已文思若湧，提筆也胡謔了幾段新聞。這些話不必細表，眼看第二天下午到了，那何仙姑仍在原時，珊

邇來臨，路瘦梅越發的，竭誠的歡迎。言語之間，那何仙姑未便遲提昨天留信之事，祇是對那華北劇社表示不滿意道：「我們本是在南京吃不上飯，又跑到北京來的！誰知道？到了北京，居然一唱就紅了！可恨那花逢春，所有演劇賺的現大洋，一古腦兒收入他的腰包。我們每月的薪金，既沒有規定數目，又不能如時發給，弄得大家怨聲載道！他的侄女兒吳如水，可今天一件，明天一件的添衣裳，腰裏永遠幾十幾十的帶着！請想想這不是太不平等？太說不下去了麼？」路瘦梅一聽，這和昨天將鐵成所料的，大致不差，他就問道：「何小姐在華北劇社，每月可以拿到多少薪金？大致的？」何仙姑眼圈兒紅了又紅的，咳了一聲道：「不必問了！我一個月本沒有規定，說起來傷心！他們從帶我到了北京，總總共共的才了給我六元大洋。一何仙姑說到了六字，她的手，還伸了出來，比了一比，表示那數目的肯定，路瘦梅聽了這話，有些不盡情理，他不由笑道：「這話我不可不信，試問他們若僅僅的，給了何小姐大洋六元，那麼何小姐每月的一切，所費也不資。賠的錢，從那兒來呢？」何仙姑見他問得甚惡，她抬手便輕輕敲了他身上一拳，說道：「你管我呢！各有三千年道行。一路瘦梅身上，也就一笑解嘲。他兩個談了些時，當然，路瘦梅如了她的意願。所謂如了何仙姑的意願，便是路瘦梅履行了昨日和蔣鐵成的預定方針：取了一張花花綠綠的法幣，掖到何仙姑的衣袋去了。何仙姑特意的，將臉搽得紅了又紅，半靠半倚的若不勝情。說道：「我真是太過意不去了！平白的向您張這一回口。到彷彿我們話劇家太不尊重自己，其實，這是沒有辦法的。一路瘦梅佈施了這一筆盤子費，他馬上便如同那關地方的大客人，一絲不苟，步步登高

的，向她實行其權利義務起來。笑着道：「對不起，並不是我太不尊重話劇家，實在也是沒得辦法！」何仙姑支撐着他，笑了又笑的，忽然便打了一個呵欠，接着眼睛裏好像閃閃灼灼，鑲上了兩粒金鋼石。路瘦梅調笑道：「密新何你可是還沒有吸過那個？」說完了。他舉起一隻手，那大指小指伸直，其餘三指一齊曲着。向口上比了一比。何仙姑這一回是真的臉紅了，她拿手拍擋了一擋眼睛，容顏忽一嚴肅道：「路先生，你以為我要了朋友錢的，全是幹那個去？那就不對了！我在這裏，並不是隻身一人，還有我的母親，妹妹！我也要為他們着想！至於那個，我已決定把它戒掉！」路瘦梅見她忽又鄭重起來，知道自己拿她一取笑，她的臉上挂不住了。連忙笑道：「我說的是笑話！請何小姐萬勿介意。」何仙姑也笑了笑道：「這話並不是話說！路先生不說，我也是要戒的，因為我還要脫離了話劇界，另幹一番事業呢！」路瘦梅也就隨便的，和她談着，問她脫離了話劇界，要幹些甚麼？那何仙姑正色道：「我的雅片烟，每日吸不到二錢，那倒是小事，咬咬牙就戒了！我在華北劇社，不能受他們的苛刻待遇，當然祇有脫離之一途。至於我的將來，對於新聞界，極有興趣。」路瘦梅喜道：「那我們要一起做同業了！請問你的目的，有沒有決定？同道方面，是不是已然有所接洽？」何仙姑黯然道：「我在北京是睜開眼睛的瞎子，貴同業其他一位也沒交情，若說是有所接洽，更是談不到，我到這裏來，便可算是接洽了。」路瘦梅手托腮幫，想了一想，他點點頭，陰惻惻笑道：「何小姐，你這一接洽，就算沒有白接洽，我極想成你之志！請你等等看，我一兩天之內，必有辦法。」何仙姑不料他輕於一諾，居然成了，也不勝之喜。兩個人

坐談的很久，她也便告辭了。路瘦梅臨走，還諄諄的囑咐，告訴她三二日內，再來留館，一定可以得到聘書。等到她去後，他一個人再來編輯部瞧，那蔣鐵成還在兢兢業業的，替他剪發要聞。看他進來，他才擲下剪子，吸着香烟道：「我還以為你走了！你怎麼沒有出去？」路瘦梅見他勤於職務的一番努力，他若是實行起剛才的計畫，也是居心不忍，沒奈何，咬牙狠了心，說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要出去？」蔣鐵成笑道：「錢都給了人家，說好聽是借，若是指望她還，那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！你還不和她出去玩玩？」路瘦梅進來這半天，他就沒有笑一笑，聽了這話，反而皺起眉毛來道：「這些笑話不要說了！我剛剛在門外，看見了社長。一蔣鐵成看他神色非常，又聽說看見社長，他不禁一驚忙問：「社長說了甚麼？」路瘦梅搖搖頭道：「不必說了！倒霉！」蔣鐵成忙問是雜倒霉？路瘦梅嘆口氣道：「他說讀者的要求，讓他把編要聞的換一換，把編社會新聞和文藝的編輯，也換一換。」蔣鐵成大驚道：「這話萬無此理！讀者的要求，當然寫到編輯部，何以直接寫到社長那邊？況且讀者也不能干涉內政？」路瘦梅摸出一隻香煙，擦火柴燃着了，慢慢的吸着，徐徐的笑道：「這話固然，讀者已經把信寫到了，讓我們有何辦法？他的意思，是將編輯部加以改組，要聞他也知道，這幾天都由你代我包辦，他的意思，讓我仍接過來，社會新聞和文藝換換人。」蔣鐵成大驚失色道：「那麼你的飯碗保住了；我的飯碗呢？」一說時，他苦着一張臉兒，直眉瞪眼，已差不多要潸然淚下，路瘦梅笑道：「你且莫慌張！決不如此。我已替你設了法，石頭報前幾天要請一位編輯，還沒有找到人。我介紹你到那邊如何？」蔣鐵成聽了，一喜一憂，他

楞的道：「石頭報經費困難，任人皆知，他們如何能雇得起我們？」路瘦梅當然竭力保證，表示決無問題，一切可由自己担保。並且令他可以拜倒那石頭報的總編輯好好居士的門下，作一弟子，以增進彼此間的關係。蔣鐵成祇要自己不流離失所，就已是萬千大幸！聽了感激涕零，十分的滿意。路瘦梅把他這方安排好了，急去社長那邊，報告道：「文藝兼社會新聞編輯蔣鐵成，另有高就，請求辭職，情詞懇切，應即照准。我們另外聘請一位女編輯，以補其缺，可好？」那現世報的社長，本是一位十足的門外漢，他一聽路瘦梅的主張，毫無意見，不過他聽到換一位女編輯，不由把眼一看路瘦梅道：「那辦得到麼？報館的事情，女人能夠插足麼？」路瘦梅笑道：「那有甚麼不可以？這件事情，平常極了！試觀上海各大報紙，那一家沒有女職員？我們將一位女編輯，用到編輯部，其中還有兩番用意。」社長問他甚麼用意？路瘦梅笑道：「我早就看出來了！這社會的未來，完全是女性的中心！女人幹甚麼，是無往而不利的。報館裏，有了女編輯員；偶然也出去跑跑外勤，得來的消息，一定豐富，此後我們報上，一本報特訊——一定可以多一點，此其一；還有編報屁股利用女人，又可以拉來不少熱心投稿家，我們的報屁股，向來任人消遣，從無稿費，此後隨意消遣的，必然日增多，此其二。有此二端，我們還不早早的採取？遲了，又被他人襲取去了。」那社長聽了，他也砰然心動，不禁舒眉展眼，笑逐顏開，祇不過他主張開銷，不宜多添，否則又費周折。路瘦梅全無意見，答應他去前途商議，急辭出來，又打了一回電話，到石頭報。將那邊好好居士請來，告訴他，人已物色妥當，請他放心，明日即能到差不誤。各方面都接

洽好了，路瘦梅第二天一早，便同着蔣鐵成，拉着行李，到了石頭報那邊，拜見石頭報的社長，和總輯好好的居士，說明仍支現世報原薪，一切都已停妥，路瘦梅自去幹他的不談；這裏蔣鐵成休息了一下，好好的居士由客廳引他到西院，一見是一座破敗的園林，花木俱枯朽，幾間南房，分隔出來，便是編輯部和宿舍了。好好居士先請他安排好了宿舍的行李，然後他吩咐聽差倒茶，有語開言道：「敝報得蔣先生幫忙，格外的榮幸！一說到這裏，他將手去燃了燃兩縷仁丹鬚，兩隻小眼睛，也微微的一睜。正色又道：「敝報是一家純粹營業化的小報，盡人皆知，素日不受外界一文津貼，孤高自賞，與現世報彼宣傳機關者截然不同。此點最關重要。」說畢，又指示了一番編輯的方針，如何如何的，都是蔣鐵成聽慣了的，不必細表。晚半天了，蔣鐵成開始發稿，這才想起糟糕！自己忽然搬到石頭報，不但外人不知，尤其是女投稿家郭碧蓮，她從何能知道？這時少不得還往現世報打電話呢？他一想到這裏，便覺得心神不安，一百二十分不安，深怕郭碧蓮再打電話，到現世報，給路瘦梅接到了，於自己不利。正在發愁，忽聽那電話桌機的鈴一響，他心下方在一驚；那電話耳機，已給對面坐的好好居士抓去，和那邊說上話了。蔣鐵成連忙收回心神，靜靜的聽着，忽然那好好居士噙着一張鬚子嘴，將那電話耳機向他這邊一遞笑道：「有一位女客，說是姓郭，找你說話。」蔣鐵成一聽，這還有別位？自然是那女作家郭碧蓮了。他接過耳機一問果然，不禁喜心翻倒。但聽那郭碧蓮笑道：「你怎麼搬了家？我還往現世報打電話！幸虧路先生告訴我。你爲甚麼不先通知我一聲？」蔣鐵成聽了，這才知道路瘦梅真是一個好人，不但不會於自己不利，

并且還特別的，將自己的去處，告訴了人家。他就將自己出來的倉卒，以及到這邊才半天，不及通知，深為歉仄的話，說了一番。那郭碧蓮祇說是有好多話要說，請他工作畢，赴英林咖啡館一談。蔣鐵成當然答應，便放下了耳機，長長的，吁了一口氣。才看見那好好居士在對面噙着嘴，正殷殷注視着他，向他微笑。蔣鐵成覺得不好意思，他沉了一沉氣，姑作掩飾的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您瞧！這是一位女投稿家，姓郭名碧蓮，她是和我在現世報認識的，現在聽說我到石頭報這邊來，她也打算投稿子到這邊來幫忙，您說好不好？」好好居士果然名符其實的，連說好好！底下的話，他並沒有說別的，也許是不好意思的往下說了。蔣鐵成趕快的工作完了，急馳至英林一看，郭碧蓮已在一間小小的雅座裏，等得不耐煩。他見了面，自有一番歉意表示，說明自己的立場，並且請求她投稿石頭報，多多的幫忙。從此郭碧蓮鼎鼎大名，也跟着蔣鐵成，由現世報移到石頭報，一篇一篇的文章，繼續不斷的發表起來。那好好居士本來是慈善心腸，又上了幾歲年紀，拿年輕的男女，當做親生的兒女一般，瞧着好玩，所以他有時也拈着鬍鬚，跟着湊趣道：「你們今天英林，明天英林，我聽着都膩了！以後有話談，都是一家人，可以請到報館內坐，比外邊約來約去不好？我是一個老頭子，你當然沒有甚麼可怕。」蔣鐵成把這話聽得半信半疑的，不大了然，又抬眼去瞧一瞧那校對大員石先生。那校對大員石先生是社長的內侄，二十來歲，生得不疤不麻，一副可人的臉子。他見蔣鐵成看他，不由暗笑，口中說道：「總編輯說的是極！不但總編輯年高有德，萬無此理，就是我也不是外人，大家不必存甚麼顧忌，隨便請進來沒關係。」蔣鐵成當不起他們的盛

意隆情，欲想不允，勢所未能，其實他就是隨那郭碧蓮今天英林，明天英林，他也是不在乎，也用不着他花錢，於已無干，可是這話不能實說，他祇得答應了。從此郭碧蓮三番五次的，又打電話，蔣鐵成便請她到報館來。郭碧蓮在先不肯，後來吃不住他幾次相邀，他便冒了膽子，來了兩三趟。那位好好居士果然一本正經，不苟言笑，那位校對石先生也奔前跑後的，替聽差張羅他們的茶水。郭碧蓮和蔣鐵成倒不好意思，他們祇得放下心，來來往往，相安無事。這一天那好好居士忽然對那蔣鐵成笑道：「這些日子，你得到現世報的消息沒有？」蔣鐵成聽了茫然，他道：「我自出來，這差不多一週，並沒有再見路先生，從何得知？」那好好先生笑道：「他們新添的女記者兼女編輯，營業興旺起來了。」蔣鐵成聽得不明白，問道：「何以報館添了女編輯，營業反見興旺？他們所添的女編輯，是那裏來的？」好好居士手拈鬚鬚，微微的一笑道：「若說你在現世報的情形，比我熟悉的多，何以尚不如我消息之快？我這也是一兩天，才聽人講的。他們自你去後，當日，即請了一位女編輯入館，那女編輯是誰？你萬萬的想不到，猜不着，原來却是華北劇社游行部的一位女戲子，芳名叫做何仙姑！」蔣鐵成一聽，大大的不是意料，原來那路瘦梅揀了自己走路，却又引進一位何仙姑來！他再往下聽，那好好居士又道：「自從何仙姑一加入，南國佳人，總比北京才子有號召力，名字在報上一露，先拉進一班文字消遣，自賞風流的男投稿家來！情願白盡義務，附驥於女編輯之門，以是報屁股上之熱鬧，已非復以前之門庭冷落。并且那何仙姑還特別的賣力，三番五次的，出去跑特訊，撰特欄，大做其：「呀！嗎！哪！一滿篇女孩子口氣的文

章，居然號招一時。現在他們的銷路，業已打破一千五百份，至於何仙的報酬，聽說是每月三十元，并且還外贈跑新聞的包月車一輛！蔣鐵成聽着，祇有啞嘴吮舌，嘆爲觀止道：「罷了！我在現世報，也拿不了這多的大洋，尤其沒有包月車坐，現在這種待遇，都用在女人身上，我們男人真是死不瞑目！」好好居士又道：「你不曉得！現世報是一家機關報，他們是不專恃營業維持的。聽說此一次的花費，不都出在社長身上，也有的是路瘦梅掏的腰包，反正他袖來袖去，一個月也外賺不少廣告費，因此何仙姑的待遇，才如此優厚！」蔣鐵成擲筆三嘆道：「可惜便宜了女人，甚麼也賺不回來。若是男人多給一文錢，便多做一文錢的事。——好好居士拈鬚微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畢竟女人處處佔便宜的，不過也有吃虧的時候，單單吃在那個上面罷了！現在現世報銷路大增，路瘦梅和那位何仙姑業已出出入入，比翼並肩，儼如夫婦！我們也要想一個方法，抵制他們一下子，才是辦法。」蔣鐵成變色道：「聽居士的言語，莫非有爭奪那女編輯之心？那麼蔣某敬謹讓位。」那好好居士連忙擺手，勸他少安勿燥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那何仙姑不過一女戲子，她在外的行動，別人也都對我說了，大烟，白面，都是她的好朋友！極其拆爛污！我們銷路，雖不如現世報，可是我們的價值，自命還比他那純粹機關報的差勝一着！故爾我們不能夠，招惹那黑白籍一班人，蔣先生你說：此話可對？」好好居士說着這話，他的眼睛，就向那石先生一漂，微微一笑。那石先生聽了，這話雖未對他說，却已面紅過耳。蔣鐵成知道那位石先生，就是一位白籍中人，好好居士的話，是有感而發的。他便又問道：「那麼你的意思，打算怎樣？」好好居士想了一想道：「

我們這邊，不是也有一位女投稿家，名叫郭碧蓮的麼？我看她的文字，也還過得去。若是編編稿子，也還來得。現在我打算把你的責任，輕減一點，讓出文藝一欄來，給她出名主編，以資號招。一方面社會新聞仍由你來主編，同時賤軀多病，要開方面，也希望你用用餘下來的力量，多多幫忙，這樣子足可並美於現世報了！」蔣鐵成一聽這主意，自然是無不同意。但想一想，太妙了！郭碧蓮若是來報館，和自己一起發發稿子，那不是更多一層接近？以免現在的隔靴搔癢？他便笑道她：可以，當然！不過那郭小姐尚在求學時代，可不可以幫忙咧，一問她取得同意咧。」好好居士道：「那是自然我們也就用是還要這一點，酌給車馬費。不敢云薪金，更不敢和現世報的何仙姑的待遇比較，這不過是給她一個練習的機會，在我們，也祇是聊勝於無罷了！」蔣鐵成自然要問他肯出薪金若干？好好居士道：「薪金免議，不過酌送車馬費，月在五六元之間，後半天她來發稿，我們可以供給晚膳。」蔣鐵成本來很高興，一聽他說這報酬，不由又冷了半截，當時呆了一呆道：「那太少了！我真不好意思去開口，試問一個女人，講究點的，連搽胭脂抹粉的都不夠呢！」好好居士正色道：「我們送的車馬費，誰管甚麼胭脂粉？況且一個投稿家，也很難得進到報館的。」蔣鐵成不敢再說，恐怕他不願意，連自己蒙了影響，祇可答應去前途商議。果然這天的傍晚，郭碧蓮又珊珊而來，蔣鐵成特意的，令聽差添了一雙筷箸，留他在此晚餐。郭碧蓮常來常往的，也慣了，拿吃飯不當一回事。蔣鐵成和她茶餘飯後，試提一提。郭碧蓮却是出乎意外，一口的就答應了，她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！報酬多少，在所不計，我也跟着練習練習，幾時練到蔣先生這樣，

我便也是大編輯了！」蔣鐵成一聽，這倒是概不計利，一拍即合；他又驚又喜的，前來報告好好居上，好好居士連忙送敬郭碧蓮一匣名片。那匣名片小巧好玩，女人使着極其合宜，上邊印着：「北京石頭報記者」的官銜，從此郭碧蓮也無須另擇黃道吉日，她便正式的，加入石頭報工作起來了。好在現在的小型報紙的編輯，人人可以幹，尤其是文藝，祇要會提筆，寫寫畫畫，滿可以敷衍一氣。所以郭碧蓮幹着並不外行，又有蔣鐵成跟着指指點點，左不是有一班隨意消遣的投稿家投來的稿子，刪刪改改，居然煥然一新，爲石頭報放一異彩。並且每天還由郭碧蓮親自主撰一篇小品，敘述女孩子的感想，署名自然是：「碧蓮」兩個大字。那些投稿家看了，石頭報換了一位女編輯，大家紛紛起勁，那投稿的函件，恰似雪片一般的飛來，每天弄得郭碧蓮頭昏腦漲，又有那登徒子之流，還小心翼翼，肉麻當有趣的，工工楷楷，寫了極其熱烈的情書，來求愛，弄得郭碧蓮拆看後，啼笑皆非。這些閒言，都是一表即過。眼看天氣一天比一天熱，春去夏來，榴紅似火，荷花將放，已是四五月的時光。石頭報的破敗園林裏，也有幾樣閒花野草，各都陸續開放。這一天的午後，郭碧蓮穿了一件花印度綢的旗袍，撐了一柄小花紙洋傘，笑盈盈的前來。那時候的蔣鐵成，還是剛剛的起床不久，他的頭髮，滋亂起來，猶似一團亂草，披了一件小褂，正在當院樹陰的一盆金魚缸旁，呆呆的發楞。郭碧蓮因爲和他厮熟，已到了極點，她便未介意，祇是隨便的一點頭，即走進編輯，幹她工作去了。拆了幾封投稿的信，發了幾篇稿子，忽然那蔣鐵成慢慢的又踱了進來，見她工作已畢，他又不禁嘆了一口氣，隨隨便便的，又坐在她的對面。郭碧蓮也還未加注意，

直到了晚飯開上來，兩個人同桌吃飯，那蔣鐵成却是僅僅的，吃了一碗，便不吃了。郭碧蓮才看出奇怪來，她不由問道：「蔣先生，你每天都是吃三大碗飯的，爲何今天吃了一碗，便不吃了？」蔣鐵成喪魂游魂的，嚥了一聲，就去一隻小鏡子旁，拿一隻小櫥子去梳他的頭髮。郭碧蓮實在的，耐不下去了，她也推開飯碗，過來一連的，問他怎麼了？蔣鐵成待她問了又問的，始才笑一笑道：「你還看不出來？我今天有一點不要緊的心事，所以老是不痛快，你不要管了。」郭碧蓮本來也是一個半大的人，當然還有一點小孩子氣，所以越聽他不說，偏越要問。那蔣鐵成糊了好久，才靦靦的笑道：「我母親病了。」郭碧蓮本來也常常的，和他談起彼此的家庭景況，在他家中，父親是在南京，當着大差使的，母親和他住在北京，此外甚麼人也沒有。故她一聽說，他母親病了，不由吃驚道：「甚麼病呀！厲害不厲害？」蔣鐵成不孝順，而要裝出很孝順的模樣道：「她得的是一種瘟疫，臥床不起，業經好幾天了！醫生已經請過好幾位看了！」郭碧蓮又問道：「那麼看得怎樣？見好不見好？吃了多少藥呢？」蔣鐵成道：「看得起初不甚見好，昨天新換的醫生，開了第一個方子，商量要用一些羚羊，吃了果然好些，那葯貴極了！」郭碧蓮道：「我也聽說過，羚羊是一種貴重的涼葯，非同小可，那劑藥要幾塊錢罷？」蔣鐵成道：「那是自然！還有幾種，也非用上等的不可，一共是四五味貴藥，算起來要十塊錢，還挂着一點零。昨天吃了一劑見好，今天非抓第二劑不可，又要十來塊錢，送給藥舖主人。」郭碧蓮道：「那是省不了的，還救的是病人的命呢！蔣鐵成忽然又笑道：「救命當然要緊，同時救俄也要緊。像我家裏，實不相瞞，每月父

親匯來的錢不少，也祇於將將夠用。這一回月底，錢過了日子，還不會匯來，又請醫生抓藥的一用錢，現在第二劑也抓不起了。」郭碧蓮一聽，這是極其正常的耗費，沒有錢，那如何能行？」當時她便嘆口氣道：「這就難了！依我看，你今天就爲的是這筆藥錢發愁！那你不找朋友，通融一回也好。」蔣鐵成笑了一笑道：「這話對別人不便說，焉能都像和郭小姐這等說話隨便。」郭碧蓮聽這話太有意思，她如何不懂？又一想：「蔣鐵成並不是沒有錢，這次定是做難一時，自己何不替他想法子？也是朋友間，應盡責任。想罷，她就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你這是一時窘迫，大約用多少錢？有十塊錢左右，可以夠用？」蔣鐵成見她已是入彀，心下暗喜，當然應說可以道：「我們說沒有錢，湊起來兩三塊錢還有的，再有十塊錢，定然過去今天這一關，不是難事。」郭碧蓮口心帶他，故意的，面上不露形色，和她談到這裏，假意的中止，及至事情完了，她急急的收拾起來，站起便要走路。蔣鐵成見她不像每天的從容，自然要問她：「爲何走的這等早？」郭碧蓮也不告訴他，出去是爲他籌畫錢文，祇是說：「出去一會，馬上回轉，請你少候。」蔣鐵成尚不知她那等熱心，以爲她要買甚麼東西？又不好相問。郭碧蓮出了石報頭，她又一想，心上忽然一涼。你道怎樣？原來她出來，是一時的勇氣，一時的仗義，要出來設法，爲蔣鐵成帶忙，可是，她出來，一想，這就不對了！自己素日，向蔣鐵成吹牛皮，怎樣怎樣，家中有錢，怎麼怎樣，自己在中學校讀書，那都是撐面子的，假話！其實，自己祇自己知道。一出小學校，家中已無力供給上進，還談什麼，上中學，做夢也不會進過中學校的門。還有自己的爸爸，本來是王府的一個大管事聽

差，無非仗着那王府開房，租了一家外國人住，那外國人是辦洋行和窩廠的，看着自己父親能辦事，幫了一點小忙，在永定門外窩廠做一做事。每月的所入，也不過僅夠養自己一個老母親，和一個姨太太名義的二夫人，和自己的吃穿供給。那麼自己家庭並不豐足，出來的容易，倘若這十塊錢，不給將鐵成籌出來，可怎麼回去？若想回去，那麼這十塊大洋，又要從何而出？自己措詞容易，可是其如家裏拿不出來者何？郭碧蓮想到這裏，她爲愛戀將鐵成所致，情急無法，不得不挺而走險，出了一樁惡念！於是雇，洋車，回到家中，一看，母親躺在炕上，正在對着雅片燈，吸她那，吸了又挖了挖了又吸的來複式的，大煙灰。二夫人坐在一旁。抱着一隻叭狗，和母親談着家常的，瑣碎事務。看見女兒郭碧蓮歸來，那隻小叭狗，先從二夫人的懷裏跳下來，向着她一路搖頭擺尾，表示歡迎，那郭碧蓮看見了小叭狗，倒不介意，惟有看見那炕頭上擺設的雅片烟具，她就禁不住打了一個好大的呵欠，幾致涕淚橫流。原來郭碧蓮的父親，雖然祇是王府內的大管事聽差，賺的錢，來之下善，去之亦易差不多快成了大破落戶，可是他們的家人，却是染上了極深極深的，府門的習氣。郭大奶奶從一進門，便是帶着雅片煙癮來的，那郭碧蓮呢？自然也會吸幾口。這就是從小熬夜熬的，郭大奶奶抱雅片煙鎗，一耗就是大天亮，郭碧蓮陪着在一旁玩，偶然困倦。郭大奶奶便噴她幾口，日子一多，自然就成了癮。這一天她剛一進門，便打了個呵欠，那郭大奶奶閃着兩隻眼睛，伸手一超笑道：「小丫，你上那兒去了？這一口給你。」小丫是郭碧蓮的乳名，郭大奶奶叫着，她的手一遞，那煙鎗就送過來了。郭碧蓮一看母親的喜笑顏開，她就知道母親這兩天，

一定又買了一點煙土，故爾大方了。從前自己學着吸那是力量尚夠，如今她吸這尙在心疼，何況自己？也就依實躺下，先吸了這一口。果然，一口雅片烟吸下，立刻精神增長，甚麼都可以拋開不管了。那郭大奶奶又挖着烟灰向她笑道：「小丫，我這裏，正和你的二媽說你呢！出這晚，不回來，晚飯一連多少日子不在家裏吃，你天天幹的，都是甚麼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郭碧蓮撇着嘴道：『媽你真囉囉，我不是說了好幾回，到石頭報當大編輯去了麼？那邊管我一頓晚飯，一個月送我六塊錢的車馬費咧！』郭奶奶把烟灰挖完了，她的手一閒着，便去捏了一點瓜子吃着一邊笑道：『這都是胡說八道，我就不信。一個女人，終是依賴丈夫生活的，沒有丈夫，她便不能生活，也許，除非她有遺下的產業。我就不贊成，一個女人，不好的安分守己，在家過日子，偏要拋頭露面，出去做甚麼事！』說到這裏，那二夫人在旁，輕悄悄的，搭言道：『我們的小丫，還沒有人家，讓她在家跟誰過日子呢？』郭大奶奶撇了一撇嘴唇，笑了一笑道：『就是做事，甚麼事不許作，何必每天胡寫胡畫，往報館投稿子？又何必當甚麼編輯？報館的工作，好人不喜幹，壞人幹不了，除非好不好，壞不壞的兩面人才能幹！你幹甚麼也胡巴結。』郭碧蓮聽得含了眼淚道：『我倒願意當一個高尚的教員。可是我的資格，連小學教的教員，都夠不上！那有剛在小學畢業，便教授小學生的？這就怨我爸爸沒能耐，不能又巴結我，上師範學校，我祇得在石頭報，當當女編輯。這也很不容易呢！每天要去，發完了稿子，我的頭都暈忽忽的。』郭奶奶呢將手裏的幾枚瓜子一丟，氣起來道：『你這小丫頭片子，真沒有良心！說出這樣，滅了天理的話！女子無才便是德，我當出在

娘家，又上了幾天的學校？也祇於跟着兄弟無多言少，認識幾個字而已；沒聽說一個女人，也要天天鬧着上學的。」郭碧蓮見母親發怒，她嚇得不敢再說，那二夫人假充好人，勸着郭大奶奶息怒，又扯着郭碧蓮出來。說道：「你這丫頭，怎麼和你媽這樣吵架，好容易你媽今天早起，賣了一隻大瓶，古玩舖送來十五元大洋，她喜歡歡的，買了一兩烟土煮了，捨不得吸，慢慢的挖着烟灰吸。你回來，她給你一口吸，不用提多們心疼！你怎麼反和她打架？」郭碧蓮無意間，聽到母親，又賣了一隻大瓶，有了十元以上的現款，他禁不住，也是一喜。她不喜別的，乃是喜歡自己今天沒有空回，蔣鐵成需要的現款，有了着落。原來她回來就不會安着好意，她想入非非。打算在這破家值萬貫的家庭內，想一想主意，不管是甚麼，先拿來出去，通融通融錢再說，現在聽說有了現款，自然更好了。她便笑着謝了解勸厚意，隨後她們又進來，和郭大奶奶言笑如常，不提方才的事，耗到夜裏兩三點，郭大奶奶睡覺了。郭碧蓮忍耐到母親熟睡，她又素知母親的錢，完全放在炕裏邊的小錢櫃內，所以并不費力，一下子便偷出來十元，還好，剩下兩塊來的零錢，給母親零用。她喜歡的也不睡了，天光一亮，她就跑了出來，到那石頭報，面見蔣鐵成，其時蔣道成尚未起床。原來蔣鐵成也沒有想到，她出去一夜不回來，今天還有辦到了的可能性？所以他等到快天亮，心上一煩，便睡了。到了聽差一叫，他方知郭碧蓮大早的跑來，必然有事，因而急忙爬起來，到編輯部見她。祇見郭碧蓮滿面春風，一頭高興的問道：「我老早跑來，你不覺奇怪麼？」蔣鐵成自然說是奇怪，又告訴她真害人，自己等了她一夜。郭碧蓮豁啣啣的，拿出十元現大洋。向他笑道：

「蔣先生，你看，我給你籌來了十塊錢的現款！不過你要原諒，我辦的稍微慢了一點因爲家有萬貫，還有一時不便咧！」蔣鐵成聽了洋錢嚮，他已困眼大開，一臉是笑。看着那十塊錢，又看看郭碧蓮，他便說道：「這太不好意思了！我不過無意之間，和郭小姐說一說，誰知道郭小姐以爲我是故意的，向郭小姐張口，這倒誤會了。」郭碧蓮見他這等客氣，她反而紅了臉道：「蔣先生收起來好了，這又不是你花。」蔣鐵成自然又若離若即的，故意推謝了半天。他才收下了。郭碧蓮又催着他道：「你還不去看看老太太？快快的抓藥去吃？不要再耽誤了！」蔣鐵成給她一催，心上本來有病，不由臉上也一陣發紅，笑道：「你說的好，我去去就來，你可千萬別走了。」說罷，又告訴聽差，去稟明社長，爲郭碧蓮特別預備早餐一客，他才走了出來。這一出來，先不到別處，一直的，便跑到米麵莊來。那米麵莊的山東掌櫃，一瞧見是蔣鐵成來了，他便高揚起一張臉，理也不理的，端起了架子。蔣鐵成笑道：「給我送一塊錢的米，一袋砲車麵去。」那山東掌櫃陡的一瞪眼道：「送甚麼？白米？白麵？上回十來斤小米麵，五六斤雜合麵的欠賬，還沒有還一文，要賬還找不到你，你又來要米要麵？沒有！」蔣鐵成不敢讓他看見衣袋內許多洋錢，連忙背轉身去，偷偷摸出四塊大洋錢來，托在手裏，轉身笑道：「掌櫃，這回咱們現錢交易了！」那掌櫃萬也不料到他一出手，便是亮白亮的四隻大洋，他看得不禁堆下一臉笑來道：「蔣先生，原來你的錢下來了！你現在大約不在報館恭喜啦罷？」說時候，他的另一隻手，便來伸出長長的接那四元大洋。蔣鐵成却是把手一攢，攢住了道：「慢着，請問你這白米白麵，還有沒有？」掌櫃的連連笑道：「有，

有！現在給你送去就是。一說着，他已吩咐那夥計，決快的給英子胡同蔣宅，送去一塊錢的白米，一口袋砲車麵。蔣鐵成故意的，又問道：「那麼以前的欠賬如何呢？」掌櫃的又一疊連聲的笑道：「沒有錯，攔着罷，小意思，幾時有錢，幾時再還。」蔣鐵成這才交給他四元，並且和他馬上算清，找回了零頭，大搖大擺的出來。掌櫃的直送到門外，鞠了一個深深的躬，又說了馬上送去，他才進去了。蔣鐵成兜裏有了幾塊錢，他一出來麵莊，急急忙忙的，又回到了住家。祇見他的老婆，縮在一間半破房子裏，正在蓬頭垢面，坐在床前，兩手抱着那出世才一年來的小蔣鐵成把尿。另外他的母親站在一旁，面有菜色，手裏理着幾條尿布，弄得一屋子的臊氣，中人欲嘔。蔣鐵成若不是家裏尚有一位母親，簡直真不願意回這愁雲慘霧籠罩着的家。他雖然身上帶着洋錢，滿頭的高興，一進家門，也便弄到瓜哇國去，低減到零度以下。那蔣老太太和老婆看見他來，兩個人却是連理不理的，仍然各自幹各自的工作，像是沒有這回事一般。蔣鐵成自己去炕邊坐了一坐，覺得沒有意思。他便搭訕着道：「我剛叫了一塊錢的米，一口袋砲車麵來，這就要到了。」那蔣氏婆媳聽他談到米麵，才各自精神一振。老婆先嗤溜溜的，從鼻孔裏，笑出來一聲道：「甚麼？米麵？欠的雜合麵，小米麵的賬，還沒有還，人家每天不依不饒的，跑來家裏催討。你是躲開了，昨天正午給你打電話，你到今天早起才回來，回來幹麼又來拿吐沫沾人？你有錢，先還了米麵莊的賬，省得山東老竟來麻煩，幹麻又弄甚麼白米白麵，來嘔心我們娘倆？我們生來，就沒有帶來吃白米機器麵的腦袋，自己照照鏡子看，從頭至腳，一點也不配！」蔣鐵成看老婆不信，妄自菲薄，這就

成了：「有寶現寶，沒有寶，要現他娘的現世寶了。」忙伸手一掏，先摸出一隻洋錢，說道：「這塊錢，今天買菜買肉，我在家裏吃午飯，米鹽一會就送來。至於那欠賬，因為今天米麵，是現錢交易，他們且先不要，我這就是剛從米舖莊來的。」那蔣太太和他的老婆，冷不防看見洋錢，到底是洋錢白的，眼珠黑的，黑白二色，最容易往一起湊合，攪混。她們眼光呆然，審視了好久，蔣太太這才笑了道：「噫噫！還是我的兒子，這回不往家拿銅元，居然洋錢露了面，報館不是老發銅元麼？」蔣鐵成將那隻洋錢向桌上重重一丟，讓他噙哪哪一嚮，以示不是贗鼎。一面道：「報館裏老發銅子，那是因為發行部的收入，竟是銅元，他們貪圖便利，直接的拆合銅元，以免掉換的損失。這是我向好朋友借來的，昨天聽說家裏用錢，好容易才借來。」那蔣太太聽了，還要說時，忽然門鈴一響，接着一個山東的聲音道：「姓蔣的送米麵來了！」蔣鐵成一聽，喜上眉頭，急急的躬身，降階以迎道：「是這裏，來熟了，還不認識？」一面讓着那小山東抗了進屋，一面又看見那同院鄰人，無男或女的眼睛，各往這邊注視，他好生的得意。等到那小山東出去，他還跟在後邊，連連的大聲說道：「錢全給了！」以示那些鄰人，這回不是賒欠了。那老婆看見丈夫真正有好朋友，這回不是說謊，立竿見影，明晃晃的米麵送來了。她再不說閒話，抖起精神的，張羅完了孩子，便開始合麵，蔣太太也上街去買菜來。北京人的吃飯，還吃得出甚麼新鮮的，左不是炸醬麵之類的，便是上饌了，蔣鐵成腰中還有五大洋元，吃了飯一看，家裏老婆，小孩老太太，一個個面有菜色，還起甚麼勁？天色尚早，少不得另覓樂窩，我上一個消遣的所在，玩上一玩。他溜出了

門，坐電車一下便駛出前門，大柵欄下車，串行到觀音寺，由惠豐堂對過的小李紗帽胡同，一直的進去點卯。這時候的花街柳巷，不論是三等二等，差不多姑娘還沒有起床，有的就起了床，也祇是正在洗臉，吃飯，不能夠出來見客。蔣鐵成點子半天卯，所得無幾，每家裏未必見一兩位出來見客，他甚是掃興覺得真是冤哉枉也！自己有了錢，想花一花，他們又不是時候了。祇得仍舊尋覓自己的舊日相識，不必另闢新天地，急急的走入一家白牌子黑字的妓院來，那妓院的夥計，一看是他來了。大家無不皺眉，鴉雀無聲，也不給他喊那一聲瞧，有一個彪形大漢，橫欄緊遮的擋在他的面前了。說道：「嘿！別楞往裏走啦！破車四屋裏有住客，住客剛走。又來了一個趕早集的，你進去幹麼？少爺一蔣鐵成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給我找一間屋子，我先坐一坐，不忙。」那大漢毫不費事的，將那一進門的灶火屋子一開，說道：「先生，這邊暖合，聽你坐到幾時，也都隨便。」蔣鐵成一看，不用進去，裏邊的熱氣，撲了出來，已出了一頭的酸汗。他祇得脫了光膀子，抱定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的宗旨，走了進去。直等到他的一身風流汗出透了，懶洋洋的回來，那郭碧蓮却已把報屁股上的文章發完，一個人進去，天已到了掌燈。他不覺後悔了，暗想：人家替了自己的忙，自己還不早早回來，給人一個回信？如此祇顧高樂，不管其他，未免良心上，對不過自己。他坐在編輯的位子上，剛一動手發稿，那校對先生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喝！那位郭小姐等得你好苦，等到她鼻涕眼淚直流，連打呵欠！鬧了半天，你猜怎麼樣？還是我明白，她是犯了雅片烟癮！」蔣鐵成吃了一驚，連忙問他，這話是怎樣講？何以見得？那校對先生笑道：「我是個

中人，看得出事來。我常見郭小姐眼眶子發青，臉上若不是有一層粉托着，就要露出一臉的大烟灰，我就疑惑她有毛病。今天我一看她，到了後半天的神情，我更知道所猜不虛，她是一位癡君子。是我有意無意的，說郭小姐的精神不大好。大約是夜來失眠，少睡的緣故罷？她聽了，果然點頭承認，說不錯，的確是夜來不曾睡好，精神疲乏了。我一聽這話，就已升堂入室，當下我決不客氣的，笑說郭小姐，可惜不大喜歡，一定，倘若到那邊，吸上一口鴉片煙，你可就不會疲乏了。她聽了這話，彷彿提了他的醒頭，笑了一笑，那呵欠更打得厲害了！說那邊還有鴉片烟傢伙麼？我可沒有吸過，如果有烟膏子的話，我可以試着吸一口，試試你先生的話靠得住不？我一聽曉得她的馬脚已露，趕緊領了她去宿舍，點起烟燈來，她連用我動手都不需用，祇一拿起手來，便將烟籤烟牌，運用得飛熟，一連的吸了兩口，她才能休。不但精神陡長，並且她的話也多了，在我屋裏，聊了半天，我才放她走了。一蔣鐵成見她說得不大像話，自己心裏酸溜溜的，祇覺難過，又聽那郭碧蓮吸大烟，他便似信不信。祇看了那校對員道，「如此說來，你父損失了一點烟膏子！真看不出，一個投稿家，還是女的會吸大烟？」校對員笑道：「那怕甚麼？吸完了，再向我們社長屋裏去偷，我這裏還有二兩沒有煮的咧！等明天，她再來了，你看我，和她躺在一張床上，對玩把戲，好玩的很呢！」蔣鐵成聽他說的滿不像話，他兀自不知真假，祇揮手道：「你快去一邊，我這裏要發稿子了。」校對員笑嘻嘻的樂着，一個人縮到外邊去了。那蔣鐵成發完了稿子，他想了剛才的話，祇有納着稀罕，難道郭碧蓮真是一個，黑籍癮士，夜裏臨睡覺了，那校對員躺在一張大

床上，還不住，點起烟燈，捧着雅片烟鎗，一口一口，一邊吸煙，一邊學着白天的姿式，給蔣鐵成去看，嘴裏說着，郭碧蓮怎樣的。在自己的對面，怎樣她吸煙，自己爲她用烟籤，在烟斗上挑撥的一套話。蔣鐵成悶悶不樂的，躺在那一張小床上，自去睡了。郭碧蓮自此一去，誰知道到了第二天快黑了，她還不會再來。不但那印刷局催了一連的兩三回電話要稿子，就是那校對員，也急得熱鍋上的螞蟻，走頭無路的道：「郭小姐還不來？我的兩口烟，全給她燒好了。」蔣鐵成見事不祥，郭碧蓮一定有事，不能來了。他怕誤了事，急取出幾篇稿子，勾勾抹抹，算是替郭碧蓮發下去了。不料郭碧蓮第二天又沒有來，也還是蔣鐵成替她發的稿子，這可真是奇怪！到了晚間，這郭碧蓮忽然來了電話，問他可能出去？到外邊有話彼此商量。蔣鐵成正因爲她兩天不來着急，連忙問她有何見教？郭碧蓮道：「事情非常重要，我在英林等你，你快來。」蔣鐵成幸而是完了事，他急急忙忙的，跑出來，到了英林。祇見郭碧蓮佔了一間雅座，一個人甚麼也沒有要，祇是楞楞的，在等候着。蔣鐵成忙問是何緣故？爲何兩天不到社？那郭碧蓮的眼淚，在眼圈裏一轉，便掉了下來。說道：「蔣先生，我家裏因爲城裏住着太費錢，他們都定在明天，搬到永定門外磚窰住去了！」蔣鐵成吃了一驚道：「怪不得你兩天不到社，原來是忙着搬家！你呢？」郭碧蓮道：「我自然是不去的，可是他們非讓我我去不可？我一死的不去，他們就在這城裏的一家酒舖的房子，爲我留下了，用度他們一月，祇給我十元錢零花，吃飯住房子！你說：「我夠幹甚麼的？」蔣鐵成聽了，這真是個難題。他不禁沉吟道：「拿你的家庭，何以如此刻薄？」郭碧蓮怕的露了馬脚，連忙補充

道：「他們也不過限制我，讓我回城外住，可是我寧可過苦生活，要這一個月十元錢，也不願出城到鄉下住。現在我都已決定，祇於房子是問題，我打算在報館內，找一間閑房住一住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」蔣鐵成一聽，這才是送上門來的一隻大肥鴨子。他一想，這太妙了！如果她能住到報社，那還不是自己掌中之物！校對員又能如何。於是表示歡迎道：「那太好了！郭小姐這正是求自由，苦奮鬥的機會到了！我如何不帮你的忙？請你容我先和總編輯談談，再向社長轉商，明天聽我回信。」郭碧蓮大喜，她連忙謝過，兩個人談談話，她就拉了一些點心，和蔣鐵成分別。蔣鐵成自回報社進行，郭碧蓮却是第二天一過午，她就拉了一車的行李包裹來石頭報。使得蔣鐵成大吃一驚，他暗暗叫我的娘！這邊我已碰了釘子，你怎麼貿然而來？原來那郭碧蓮那裏是甚麼家裏在城裏住着費錢，要搬住鄉下去？她本來那天給了蔣鐵成十元錢，返回家去，馬上東窗事發，那郭大奶奶正和二夫人鬧得一團糟。她回來適逢其會，郭大奶奶責問她，爲何私取自己的錢文？那郭老先生恰巧也回來了，他眼見此種情形。便將郭碧蓮勸開，向她們三人宣佈：身下住的一所小房已經有了主顧，當日付過了三百元定洋，過兩三天大家遷到永定門外住，又省開銷，又比較清靜，說時，他拿出那洋錢來，果是白亮亮的現洋，花綠色的紙票。那郭大奶奶祇要看見錢，她的氣就會一天雲霧都散了。馬上吵着鬧着，要和郭先生見面分一半，那二夫人也食指大動，意圖分潤。郭先生都且勸住，祇向郭碧蓮道：「你也和我們去鄉間住一住，城裏澆裏，實在無法應付，城外可就節省的多了一。」郭碧蓮道：「我不能出城呀！我還要每天到石頭報呢！」那郭大奶奶跳起來罵道

：「你不去城外住正好，我不能養着關在家裏的賊，你倒想出城住去，我還不能夠答應呢？」那郭先生急忙勸了又勸的，最後決定令她寄身報館。因為郭碧蓮說實在無處居住，尚有報館可以棲身，郭先生也想那報館是好地方。郭大奶奶和郭先生都是黑籍中人，讓大烟纏住身子，祇圖烟癮一足，餘非所顧。二夫人是一個姨字號的朋友，她也不管小姐的閒事，樂得還說幾句贊成的言語，順水推舟，做一個風流人情，大家那管她一個人在城內的厲害？祇有郭大奶奶咬定牙關，每月僅僅給她六元錢。郭碧蓮欲待爭時，郭大奶奶把臉一放道：「就是這些，再想多要，你就跟我們出城。」郭先生也將她喚到一邊，低低囑道：「我再私下津貼你二元，一共每月給你八元生活費，還有你報館內，也有六元收入，一個月十四元，還不夠用？」郭碧蓮這時候正戀戀着石頭報的神聖職業。她又牽挂着蔣鐵成，但願得不到鄉下。過那冷清生活，餘非所計。所以她答應了，家中忙了兩天，就來尋覓那蔣鐵成，要求他在報館內，為自己闢一席之地，以作棲遲。她的打算很好，一在報館內居住，勢不得不吃報館兩頓飯，先省了食住開銷。然後那十來元錢，又可以吸吸鴉片，又可以和蔣鐵成逛公園吃吃茶點，又可以自己穿穿衣服，搽搽胭脂粉，真是甚麼都夠了。因是她在蔣鐵成答應去商議的第二天，已迅雷不及掩耳的，逕自拉了行李包裹來，這怎不使蔣鐵成，大而又大的吃了一驚？他頭天剛在總編輯那裏，吃了一隻硬釘子，總編輯好好居士一聽他說，馬上將一張假道學的面孔，扳了起來。說道：「你不要以為我人稱好好居士，太好說話了！我也有時候不好說話呢！並不是我又來假道學。報館是北京人講話；「光棍堂」的所在，怎能讓女編輯住下來？

「那蔣鐵成不敢再說，他祇等今天郭碧蓮來了，請她另覓住址。焉知那郭碧蓮猝不及防，已將行李拉了來？他連忙告她：這裏已經是不成了，請她另投門路，自己爲保存飯碗起見，不敢強求。那郭碧蓮聽了，她祇得將行李拉了回去，另覓住所。欲知她投宿何方？請閱下回。」

第二回 兩驟夜將闌天留貴客 花飛春已逝夢醒愚人

且說：蔣鐵成碰了好好居士的釘子，他一想：自己的飯碗，比女人自然要緊，當時雖屬宛轉，已是拒絕，請求那郭碧蓮另投門路。可是郭碧蓮廢然的去了，蔣鐵成一霎時，想過滋味來，他又後悔了，乃是一種當然的內心表現！他想：人家不辭勞苦，遠遠的來了，抱定諾大希望，自己拒人於千里之外，未免過於讓人家傷心。而並且她是一個女的，自己即或不能作有力的援助，讓她住在本館，還可以另外去投門路，領她去他處尋找住所，以盡照拂的責任，也不該如此決絕。他不怕別的，生怕那郭碧蓮從此不來了，豈不是報館失去一位女編輯，個人失去一個愛寵？故爾他非常的後悔。不料那郭碧蓮正要借重那石頭報的幾塊錢，一頓便飯，她焉得不來？過了不到兩個小時，她空空的兩隻手，把行李等等，一概丟下的，又回來了。蔣鐵成喜出望外，連忙向她表示歉意，告訴她事非得已，實在是碰了總編輯的一個大釘子，故爾如此，請她多多原諒！郭碧蓮道：「沒有甚麼要緊呀！我們在這裏找不到房子住，外邊也還找得出來。」蔣鐵成問她住在那裏？她說道：「住在東城的一位女同學家，非常方便。」蔣鐵成聽了一喜，跟着又問她：「是否吃過飯？那東城女同學家，是在那？告訴告訴，

以便日後有暇，前去探望。一郭碧蓮道：「我飯是沒有吃，女同學家因為地方窄隘，不便接待賓客，所以不必說了。說了，你們男人也是不便去的，聽見了麼？」一蔣鐵成祇得唯唯，說：「聽見了。」接着那聽差的擺上飯來，一看祇是一份匙箸。蔣鐵成不願意道：「你的眼睛瞎了！這裏的郭小姐，她剛剛的來，你爲何拿一份匙箸？」聽差的道：「社長常常嫌米費了！不准無故添人吃早飯。無論甚麼人吃，必須他吩咐下來。」一蔣鐵成又吃了一隻軟釘子，他氣極了，急拿出體己的銅元，令聽差出去添買了六七個燒餅，這才算罷了。郭碧蓮見石頭報大勢如此，她倒五中不安，覺得自己要想前來，居住就食，本來是一舉兩得，如此看來，真箇是多此一舉！她想了又想，因之這頓飯，祇吃了半飽。飯後，郭碧蓮出去，到了一趟女廁所，忽就不回來了！蔣鐵成大疑，他想了好久，試一舉足到宿舍看。却看那郭碧蓮原來和校對先生對面，躺在大床上，正在吸雅片。那校對先生看見的蔣鐵成，他將手招一招道：「喂！你不該管了郭小姐的白飯，不管他的黑飯，她的黑飯還沒有吃呢。」一蔣鐵成一見，郭碧蓮如此低級，果然和校對員先生對面吸煙，他沒的話說，祇嘆口氣，抬步便縮回來了。想了些時，那郭碧蓮精神百倍，笑盈盈的回來。理理桌上的文藝稿件，圈發了幾條。笑道：「蔣先生，謝謝您，這兩天都是您替我發稿。」一蔣鐵成道：「這倒沒有甚麼，不過我想不到郭小姐能夠吸雅片烟的！」一郭碧蓮洋洋的笑道：「這有甚麼？我從幾歲上便會吸，由來已久，父母的遺傳，又有甚麼法子？」一說時，將自己染受雅片癮之經過，詳詳細細不惜說給他聽，蔣鐵成祇得陪說罷了。他兩個當日公事辦完，郭碧蓮要回去了。蔣鐵成忽然取了一包稿件，交

她道：「郭小姐回去，看看這本書，內容如何，指教指教。」郭碧蓮也沒有留心，祇收起來走了。第二天她再回來，才笑道：「蔣先生你昨天給我的，原來是一本您的大作，那是一本愛情小說，和張資平作的差不多。」說着，她的眼波，溜了一溜蔣鐵成，又笑道：「真好玩極了！你爲何不將它出版？或是登載在石頭報？」蔣鐵成道：「我正愁無處出版。至於登載出來，像我們石頭報，又出得幾個錢？」郭碧蓮笑了一笑，她甚麼也沒有說，祇談到看了祇有一半，那一半今晚看完，明日即好完璧歸趙。蔣鐵成看她冷冷落落，視如平常，他也非常的慚愧！不過他是另有用意的，不能因她不搭理，而息了他的念頭，等到一起吃晚飯的時候，他忽然問道：「我那天聽見郭小姐說過，你在東城，有一家印刷局，很是熟識？這話是真的麼？」那郭碧蓮若不是他問，還真是想不起來，她前些日子，不錯！是偶然的說起來的，因爲自己在小學，曾經辦過週刊，在那裏印刷過。她便笑道：「是呀！不錯，我們以前，在小學辦週刊，曾認識一家印刷局，現在可老沒有甚麼來往，你問這個做甚麼？」蔣鐵成紙紅着臉道：「如果有郭小姐介紹，將我那本小說，放在那裏印刷，可以不可以？」郭碧蓮笑道：「他們朝賣上門，如何不可以？做買賣的，萬沒有將主顧向外推的道理。」蔣鐵成道：「那麼就請郭小姐將那書放在那裏印刷罷！舊五號字，三十二開本，先來一千部。」郭碧蓮道：「也要問問他們，價錢多少，打打算盤，便宜才能夠付印不是一蔣鐵成道：「價錢任聽你去做主，不過要請他們等一等，我的書印出來，售出去，收回來書價，才能夠還了他們的印刷紙張費。」郭碧蓮聽了了這條條件，不禁遲疑起來。蔣鐵成又道：「若不然的話，由您代墊一步

也好。我這本書的印刷費，一時籌措不及，一俟出版後，收得書價，定行加倍奉還。」郭碧蓮是他公然的向自己請求代墊，自己那裏是什麼闊人，如何能墊這宗巨款？因笑道：「蔣先生，你這話說晚了！若是我家，在城內時候，尚可以墊辦幾個錢。如今我家，業已遷出城外，我每月生活費有限，還要仰仗着在報館幾個錢輔助，那裏有錢來墊辦？」蔣鐵成聽她駁得有理，他也爲之慚愧，祇好笑道：是我說晚了！那麼請郭小姐看完，將原稿退給我好了。」郭碧蓮忽然又覺得不大好意思。她將手向蔣鐵成身上一搭，笑道：「如果蔣先生可以等待一二日，容我有功夫，到那印刷局問問也可以，可不知道人家肯記賬不肯？」蔣鐵成順勢牽着她的一隻手，和她推近了些。笑着搖頭道：「不必了！我又不是急於出版，忙着甚麼？」郭碧蓮終覺不大好過，她又沒有法子，幸而那蔣鐵成言笑如初，並沒有一點不願意的樣兒，過了一天，原稿交回給他，事情已經是過去了。天氣是一天比一天熱，陰雨無常，忽然這一天，郭碧蓮一進門，她便叫着道：「不好，天陰上來了恐怕一會要下雨，我快快發完稿子，要回去？」校對員和蔣鐵成一看，果然那外邊雲生西北，霧漲東南，眼看着將整個的天空都遮起來半邊，並且涼風已起，隱的送來幾聲遠處霹靂。是要下雨的模樣。那校對員看完，笑道：「忙甚麼？抽大烟的，向來喜歡過陰天，一會吸足了，讓蔣先生破費破費，拿錢廚房添兩樣菜。我們索性破例吃兩杯酒，彷彿才夠陰天的味兒！倒不應該太忙着回去。」那郭碧蓮聽如不聞的，坐下來祇是兩手忙亂，圈圈點點的，用紅筆寫畫，發起稿子來。蔣鐵成也笑道：「郭小姐忙也無用，你看外邊的雨星兒，都飛下來了。郭碧蓮看了看。那外邊豈但是雲

密佈雨星亂飛，還嗖嗖的，刮起滿天的狂風，吹入紗窗，將人們的暑氣，一滌無存，好不涼爽！她看看手裏稿子，發了祇有一半，並且有一篇小品，還要自己親手去做，斷斷不是一兩刻鐘內，所能竣事。她不禁擲筆笑道：「今天是故意的，和我開玩笑，我也不忙了。」校對員和蔣鐵成二位，自然安慰着她，不要緊，下起雨來，報館裏無不方便，還怕甚麼？說着話，那外邊傾盆大雨，業已隨迅雷疾風，倒灌下來。郭碧蓮眼是走不脫，而且他們也未肯讓自已走，她便爽的耐下心，慢慢的將稿子發完，飯也吃了，校對員先讓她到了宿舍那邊。在那張大床上，彼此坐下，蔣鐵成也知道他們是要吸煙，自己管也管不得，祇為聽着他們去胡鬧。不過看那床上沒有陳列煙具，他不由問道：「煙傢伙那裏去了？莫非你們今天要吞煙泡，嗆煙灰？」校對員擺了一擺手，伸手衣襟內一掏。祇見他掏出幾隻小小扁扁道蠟油紙三角包，笑道：「煙傢伙昨天讓社長看見，給我收沒充公咧！其實，只要有錢，沒有煙傢伙，也能過癮，你們看看，這是甚麼？」說完了，他一打開，只見那小紙包內所包的，原來是一小撮白裏透黃的樂麵子，珍貴的了不得。蔣鐵成這回可是沒有吃過豬肉，還沒有見過豬走，他哼了一聲，笑道：「這倒好哇！由鴉片煙改成了白面！我看你活不久久了！」那郭碧蓮看見她也喜道：「這就是白面？我還沒有見過！我媽也有人勸着改換過，她都沒有答應，今天我還是第一回看見咧！」那校對員微微的笑一笑。他抬手弄一支香烟，一頭裹了白硬紙，在茶杯內濕了濕，用小姆指指甲刮進一些白面仰面朝天，銜在口內，擦火柴燃着一吸，怡然自得。郭碧蓮不禁便打起呵欠來，她擦擦眼淚，笑道：「先生，今天我們的黑飯不吃，也改成

了白飯了。」說時候，她的一隻手好像不由自家做主。逕去桌上，自動的取來一隻香烟，也照校對員的辦法，點了一些吸，不覺神清氣爽，唾着嘴唇，笑起一臉來道：「喝！這勁兒可比鴉片烟來得猛！大約吸鴉片兩口，吸這個半口，就可以頂住了，」說畢，她閉目瞑神，狀如入睡，在那裏啞摹着滋味。那校對員見她不用人讓，已自動的上了賊船，他好生的得意。趁着她閉目瞑神，便望了蔣鐵成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那意思惡極了。蔣鐵成看了。也只得默默無語。那校對員更會湊趣，他將那份傢伙，也裝上一些，還讓着蔣鐵成吸，蔣鐵成連理也不理。郭碧蓮却是吸了一口，還要第二口，吸了兩口，那外邊的雨，還是傾盆而下，一些兒不住。校對員却穿起了一件破雨衣，笑道：「我這是沒有法子，不能不到印刷局去校對，所幸有社長的自用車給我坐來回，去的快，回來的，自然也快。郭小姐就住在這兒，回來我們一直聊到天亮！」郭碧蓮尚說着道：「不，我也要走了。」蔣鐵成還是連他理也沒理的，一任他嘻笑而去。宿舍裏剩了他二人，那郭碧蓮看出蔣鐵成今天不大願意，她便而帶慚愧的，對他幽幽的道：「蔣先生，我明白了！一校對先生，他是在害我呢！」蔣鐵成冷然一笑道：「哼！你知道，這就算你不致於胡塗死！一那郭碧蓮給他幾句冷諷熱嘲，她也難以爲情，自己果然道：「我也是太沒有出息，看見了便宜，永遠不知道害處。我現在不怨別的，我只怨我父母，從我一小，便噴我雅片，弄成了大烟癮。」說完了，她又偷眼看一看蔣鐵成，見他落落無言。她又過來，一手推着他的肩，一手按着他的心口，說話都顫索索的，好像要哭了起來道：「蔣先生，我實在的覺悟了！我從明天是，便要戒了我的雅片烟，我不只不貪便宜吸

白面，我連雅片煙，也戒了。一蔣鐵成本也未嘗不是假正經，他不過抓此爲題。不令她和那校對員多親多近，以免一隻養熟的鴨子要飛罷了！所以一經郭碧蓮宛轉陳說，表示覺悟，他便也破顏爲笑道：「並不是我比你大幾歲，要說老大哥的話，實在是人生在社會，無一處不是險惡的陷阱，須要當心，方免墮落，我希望你從今以後，須要遠小人，近君子。因爲你已是一個人在北京了，不應當不謹慎交友，須知與君子交，如入芝蘭之室，與小人交，如入鮑魚之肆，日子一久，自然與之同化，香臭不辨了。」郭碧蓮自是感謝他的指教。她笑道：「對了，我從今天起，就拿你做一個大哥看待，我叫你兩聲哥哥，你肯化除成見，答應我麼？」蔣鐵成見她這等討好，他也是高興，笑道：「那麼我也就看看你做一個妹妹，但得你聽我的話，而不嫌棄的話，」郭碧蓮果真的，叫了他兩聲，蔣鐵成一一的答應，同時也還叫了她兩聲妹妹，那郭碧蓮手弄着衣襟，眼皮斜溜，輕輕的答應了。校對員在印刷局，這時候正忙得目迷心亂，做夢也不知道他們因爲自己，反而益形接近。所以他一回來，先又拆了白面包，讓着郭碧蓮吸。郭碧蓮是抱定了宗旨的，任憑你怎麼樣的讓，她這回決不再吸。校對員很沒意思的，自己又吸了一回。他見他們的意思，并沒有一點疏遠的表現，郭碧蓮好像聽了蔣鐵成的話，他就不再相強，吸足了，躺在那張小床上，昏昏沉沉的，便睡去了。這一睡，可不得了！直到第二天，天光大亮，他才醒了過來。夏天夜短，四點多鐘天就亮，他醒了一看，紅日滿窗，萬里無雲，天居然晴了！可怪的是那張大床上，被褥疊得齊整，蔣郭二位無影無踪，並不在屋裏，他打了一個呵欠，慢慢的起來，越想自己越無聊，使自己笑了一笑。那

聽差聽見他在屋裏，有了動靜，業已自動的進來，爲他打臉水，張羅一切，校對員問道：「蔣先生，郭小姐呢？」聽差答道：「出去了。」校對員一聽是出去了，他楞了一楞，問道：「甚麼時候出去的？怎麼一些兒不曉得？」那聽差的笑道：「您睡的太沉了！豈祇他們甚麼時候出去的，您不曉得：就是甚麼時候住的風，甚麼時候住的雨，您都不曉得。真難爲您跟他們在一間屋。」校對員也沒的可說，祇是笑道：「大約天一亮，他們就出去了！」說時候，又一看，那大床上的被褥，摺得整整齊齊，乾乾淨淨。不由又疑惑道：「我那邊床上的被褥，從來亂七八糟，不會收拾過，爲什麼如此整齊？莫不是他們，夜來睡覺蓋過了？」聽差的也答覆不出甚麼來，他笑道：「也許這二位談到後半夜看見您睡香了，他們也困了，躺了一躺，您若是嫌女人睡過的被褥不乾淨，那麼何妨給掃掃？」說罷，他倒是一番好意，口到手到，將那床上被褥，收拾一收拾，全抖了開來，及到一找那笤帚却是沒有了。校對員笑道：「在褥子下呢？笤帚是不是？」那聽差的聽了道：「這床大約有一個多月，不會大掃除了！今天索性好生收拾一下罷。」說到這裏，他將被褥徹底一翻，露出了床板，不料那下邊還壓着一條短短的小花褲岔，他隨手一扯，丟在地上，說道：「這等洗衣裳房拿去洗洗罷！」校對員一瞧那條小花褲岔，他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你等等，這是誰的東西？你就敢做主意，拿到洗衣裳房去洗？你幾時看見我和蔣先生穿過小花褲岔？這是那裏來的？」聽差的一聽，他也楞了，拿手去拾起來又一看，那褲岔原來還濕陰陰的。並且上邊，好像在編輯部灑上了發稿子的紅墨水，一點一滴的，紅白相襯，愈覺鮮艷！那校對員也看見了，他急搶過去，抖

開了一看，小小的褲腰，短短褲腿，不是那蔣鐵成的，也不是自己用的，大約是那郭碧蓮的東西！他念頭一轉，不覺生了惡念！他冷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！我明白了！我今天非要了你的飯碗不可。我的蔣先生，省得你一天到晚的，爲了郭碧蓮，給我臉子看！這一下子，讓你知道厲害！」說完這話，他別無他語，一個人拿了這褲岔冷笑着走了。聽差的也不知道這禍事，要有多大？他打掃完了，嚇得躲開去了。那校對員回來，他藏起了褲岔，却另外帶回來一紙便條，貼在編輯部的玻璃窗上。那便條上歪歪斜斜的，寫了幾行字乃是：「本報編輯部擬即改組，由總編輯負責，改組一切。其舊有編輯蔣鐵成，郭碧蓮二君，即自今日起，正式解職。此諭。石頭報社長諭。」這張條子一貼出去，頭一個看見的，便是那聽差，他訝然道：「怎麼了？蔣先生郭小姐的事情，都算完了？」校對員囑令他安心任事，不可聲張，一面自己也佯裝裝樣，提着一隻筆，不知寫些甚麼？天快正午了，蔣鐵成惦記着一頓午飯，翩然歸來。那校對員也不理他，故意的若無其事，那張便條貼的地方太醒目了，不由人不注意。蔣鐵成一眼就望見了，他大驚失色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甚麼時候貼上的？」校對員這才慢吞吞的笑道：「社長一早給我，我就貼上了！我不知是甚麼意思？」蔣鐵成忙道：「社長在不在家裏？」校對員笑道：「社長當然在家裏，他今天爲了這個，還起了一個大早，一蔣鐵成掉頭出去道：「待我找他去問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說完他已幾步跨進二門，跑到內院上房外，祇是一個丫頭，正往外端着一隻油盞，向外撒搬盤碗，原來已經開飯。他問社長在屋裏麼？那丫頭點了點頭，她就走了。蔣鐵成看見如此冷淡，他也莫知所以。幸爾他尚有主惡，連忙

敲敲那們框，叫了一聲道：「社長在不在屋？」那裏邊早圍着竹籬子看清楚了，撲哧一聲，社長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，他手托水烟袋，四方臉，八字鬍鬚，舉止安詳的出來。蔣鐵成一見，社長不容自己進去，他先走出來了。連忙站立門前，脫帽鞠躬，笑着叫了一聲社長道：「社長先生起床甚早，已經吃過飯了？」社長的一張扳板六十四的面孔，永遠不容易看見一點笑容，今天更是平佈上一層陰惻惻的怨氣。他應道：「你有甚麼話來說？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？一早到那裏去了？」蔣鐵成笑道：「我是一早和那位郭小姐出去的，她昨天因為下雨不能走，和我及校對員談了一夜天，今早起來，我陪她到公園轉了一轉。」社長手拈鬍鬚，嘿嘿，好一陣冷笑。半晌，他才說了一聲：「好！」蔣鐵成看他神情若此，他不得不問一問了。連忙笑道：「社長先生，剛才玻璃窗上，貼了一紙便條，那是不是社長寫的？」社長答應道：「哦！是我寫的，怎麼樣？」那蔣鐵成傷傷促促的問道：「社長突如其來，改組編輯部，那是甚麼意思？爲何單單的將我和郭小姐辭退？」社長望了望他，又呼嚕嚕的吹了一陣水烟，他才嘿嘿又冷笑道：「我們這裏是報館，不是甚麼下等男女鬼混的地方！你要明白這一節。因爲甚麼將你和姓郭的辭退？你明白，你明白！一就完了，他將水烟袋鍋子一拔，呼嚕嚕的吸了一陣，然後又噤的放入烟鍋，轉身便進去了。蔣鐵成吃了一頓驚，他再想辯白，勢所未能，祇得轉身回來。念頭一轉，幸是他尚有主意，偷偷的抖了那聽差來，私下一盤問，才知是如此如此的一段事。他嚇不敢再見那好好居士老頭兒的面，一個人收拾了衣物，悄悄的，別覓枝棲去了。一方面自然有那社長的招呼，好好居士老早的跑來，一問原

來如此。他只得暫時的派了那校對，代理蔣鐵成郭碧蓮的職務，一方面他自己編發要聞。佈置既已安定，那郭碧蓮那知就裏，她按照每天法定時間，尙自興興頭頭的，來石頭報當她的編輯。不料一進門，蔣鐵成不見踪跡，僅僅的，有一個校對員，在那裏低着頭亂畫，玻璃上，貼了一紙便條，她看了，也不大吃一驚，忙問所以？校對員含着一臉的鬼笑。說道：「密斯郭」你難道不知道麼？」郭碧蓮莫名其妙，一再相問，那校對員，才拋下筆，拖她到那宿舍內，躺下吸口白面，笑一笑道：「郭小姐你今天早起，走的太匆忙了！落下一條小花褲岔。這條子，就是由那小花褲岔上犯的案哪！聽差的若不拿給社長看，誰又曉得？」郭碧蓮一聽，羞得一張臉像一塊大紅布一塊，她甚麼話也沒有，白面也吸不下去。校對員又自己笑道：「這就是你的不明白了！」郭碧蓮這句話聽不明白，她遲了一下，才問道：「我真是聽不明白，你怎麼說我不明白？」校對員微笑道：「可不是不明白？蔣鐵成家裏，除去一位母親，還有的妻和子，你不知道，事先也不和我打聽打聽，豈不是你的不明白？」說完，又笑了一聲。那郭碧蓮聽罷，這一驚，真正不是小，她當時面若死灰，沉默的，一語皆無。良久，她始問道：「你這話是真的麼？可不要騙我！」說着，她的眼睛裏，業已滴溜溜的，轉着眼淚，只差一點，沒有掉了下來。校對員道：「我騙你幹麼？你不信，可到他家參觀。」郭碧蓮一聽這話，自然是對的，就是自己和蔣鐵成不在這石頭報了，也要繼續着辦自己和他的交涉，難道他一得去便宜，就算罷了！因說道：「蔣先生還回不回來呢？」校對員啞了一聲道：「他回來幹麼？行李等一概都拉着走了！薪水也給他算清，他回來可幹什麼呢？」

郭碧蓮這才知道蔣鐵成已經回來過了，她忙又問道：「那麼蔣先生住在甚麼地方？你可不可以告訴告訴，我去找他。」校對員笑道：「自然啦！我爲的讓你去參觀，怎不告訴你？不過你容我吸完再講，你也別忙，先來上一口。」說時他已一拖郭碧蓮，和他又對面躺下了。郭碧蓮無如之何，只得和她吃了片響，又連連催問，校對員始才告訴了她，又給她向會計先生支了截日的款項，她才含淚告別了，校對員回來，又繼續發他的稿子，那好好居士探頭探腦的，已經來編輯部出席，見了校對員一笑道：「郭碧蓮去了麼？」校對員答說去了，好好居士道：「嘿！她不去，我真不好意思出來，連我見了她，還拉不下臉來，我這張老臉，比大姑娘的臉還薄呢！她可曾說了甚麼？」校對員告訴，「郭碧蓮已經去找那位蔣先生去了一。好好居士微微一笑道：「那就算有了把握啦？人家蔣鐵成不管怎樣，是男子漢，大丈夫，和女人發生關係，也算佔了便宜，說的講的談的論的，那郭碧蓮依我看，一個女人家，吃了啞叭虧，就算完了，也省得現在的女人東奔西闖，處處和男人爭飯碗，看看我們男人的厲害，這就算嘗着了。她還想和蔣鐵成鬧一鬧！人家蔣鐵成早沒了踪影咧！讓她找着，那還算好漢麼？」校對員一聽好好居士談鋒犀利，幽默之至！他也笑了，果不期然，郭那碧蓮第二天晚半天，就來了電話，電話是好好居士接的，他一聽是郭碧蓮就問道：「怎麼樣？那蔣先生找着了麼？」郭碧蓮原是要找校對員，一聽是好好居士接電話，她倒不好答應了，好好居士偏不識趣的，問了又問，那郭碧蓮才笑道：「沒有找到呢！他沒了！我到他家才知他家窮的不成樣子，他也沒有在家，他騙了我，我決定和他打官司，拚一拚命。」好好居士笑道：「

算啦！這是你的一回教訓，何必沒完沒了，」說完了，他不等郭碧蓮回言，那電話就挂上了。校對員在他對面坐着，也不敢說甚麼，只有乾乾的着急，以後那郭碧蓮再來電話，好好居士一概都是這等話語，好容易，這天趕上他不在。是校對員接的電話，他才忙道：「郭小姐，誠然對不起，你打電話，都不是我接的，以致不能傳達我的意思，非常抱歉！今天請你在英林咖啡館等我，我馬上就去；」打完了這電話，他即跑到英林一看，那郭碧蓮早已在雅座恭候。見了他，滿面含羞的，起立，招呼一聲：「鐵先生！」鐵先生就是那校對員的尊姓，他連忙道歉，陳說自己不能接電話的苦衷，又問她作何打算？郭碧蓮道：「我現在不想別的，只向你要一件東西！一校對員聽她冒猛子，說要甚麼東西，一時悶住了。他問道：「郭小姐，你要甚麼東西？這樣打電話的問我。」郭碧蓮的一張臉，紅了又紅，掙了好半天，她才說出來道：「我要和你將鐵成，給報館開除的紀念品！」說完了這話，她已流淚哭了。校對員聽她這一說，明白過來，所謂紀念品，便是那樣禪岔。他又看了遠碧蓮的可憐的神情，禁不住道：「郭小姐要那條禪岔幹麼？你敢莫是和蔣先生還要幹一幹官司！」郭碧蓮帶着眼淚的，點了點頭，校對員道：「你不是已經到了他的家了麼？」郭碧蓮道：「是呀！」校對員笑道：「他家本不是甚麼富有的你當然看見了，打官司，又打得甚麼來？」郭碧蓮道：「我不是打出甚麼來，我是要他受法律的裁判，給我出口怨氣。」校對員本來不想擴大此事，不過他一想自己來意，也就答應了郭碧蓮。郭碧蓮非常感謝，她即請校對員要了茶點，兩個人吃了一回，訂定後會。那校對員回到石頭報，再一找那禪岔時，却已不見，他記得那天社

長看罷，自己是拿回來的便問到聽差，聽差道：「那東西是好好居士拿去了！」校對員一想不對好好居士偌大年紀一本正經。他要那骯髒骯髒的東西，又有何用？自己又不便去問，沒有緣由，也不好開口。只得待到編發稿子的時候，他和好好居士又對面坐下了。笑着道：「總編輯我今見到那位郭碧蓮小姐了！」好好居士聽了，兩隻小眼睛，便睜開翻了他一翻。說道：「哦！你見到他了，好的很！」說完了他底下却又沒有話，低頭仍去幹他的工作。校對員忍不住又笑道：「她向我們懇求着，祈禱着，要我們給她那一件紀念品，她好和蔣鐵成幹一幹官司，我聽說那件東西，是你老先生拿去了，可以給她麼？」好好居士冷不防將桌子一拍，說道：「你想熱鬧熱鬧麼？東西不錯，我拿起來了。不過你想；他們一打官司，豈不連我們也攙雜起來了？你願意我們編輯社長的身分，全和他們公堂對質，報紙也爲了一個女人犧牲了它的名譽地位麼？這真是一天吃八頓飯，你撐得昏君了。」校對員一見居士發怒，他不敢滋聲，從此不再多談。幹他的正事去了，一見他和郭碧蓮的約會又到了，他兩個見面一談，郭碧蓮好不失望，說道：「這可如何是好？我那邊律師等等都有了，萬事俱備，祇欠東風，如今證據不能拿出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校對員自然還不說是絕望。他恐怕一說絕望，經比連和她見面的機會，都沒有了，便笑道：「郭小姐何必着急；鐵打房樑磨繡針，工夫到了自然成，就是這一件小事！他不給，等我有機會偷他的，祇是請你等上幾日，不是一天的工夫罷了。」郭碧蓮見有轉機，她才笑了。又好生託咐校對員一回，令他多多出力，必有報章，校對員笑道：「報章是小事，我帶你一個地方過過癮，你能夠去麼！」說着，他將手伸上去，

大指伸在口裏，中指向上，其餘三指奉曲着，比了比，郭碧蓮明白了，她也打了一呵欠，眼淚婆娑的笑道：「有；我住的地方，就可以弄到，你帶我到甚麼地方去？」校對員道：「你不必管，祇跟我去走好了，包你必有別一天地。」郭碧蓮過癮的心盛，那校對員是一個甚麼人物？她聽了，當然答應，全無異議。及至校對員帶到了她一看，才知道是崇文門內迤東，胡同內的白面房子。郭碧蓮一看，這裏邊的設備，比石頭報又完全了，可躺可坐，又可睡覺，男女聯座，極爲便利。她大有樂不思蜀的意思，和他過完了癮又叫一些飯吃了，這才雙雙的出來，經此郭碧蓮時常和校對員見面，見了面便催詢他那話兒，校對員總是支吾以應，郭碧蓮實在吃不住了。這一天，又問到那校對員，校對員皺了眉頭道，「我也不知道呢！那只好居十藏在甚麼地方，至今尚未探明，如何談到得功德圓滿？請你在待時日，可不？」郭碧蓮聽了，仍舊毫無指望，她悲道：「再待時日，我住的地方房飯費更要拖欠了。」校對員聽了奇怪，說道：「你不是住在同學家裏麼？有何房飯費可言？」郭碧蓮聽問，她也覺自己失言，又想到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事已至此，瞞人何用？她便告訴他：說是自己經家庭一遷出城去，就已住到西四公廬去了，同學家，那不過是一句謊言。因爲那時候不容自己到報館住，有家難奔，祇得以公廬歸宿了，校對員一聽，她竟然住在常稱神秘的公廬，說不上的驚異！他笑道：「原來郭小姐是住在公廬的，那裏我們這真可算是多此一舉了！何必每回見面，以這咖啡館爲借座？直接到你公廬去，不也是省錢之一道麼？」郭碧蓮也自粲然，校對員便借此爲由，當時纏着郭碧蓮，到她的公廬看一看，郭碧蓮經不起他的歪纏，同時又因爲自己對

他，尚有一線希望，所以她也就依了。不過校對員三番五次的，到了幾趟公廨，就忽然不照面了。打電話，他不接，定約會，他也不再前來。郭碧蓮到了這時候，才知道天下的男人，對於女人，沒有一個不是抱着欺騙態度的。自己實指望由他手裏，取出那件證據。又誰知他也是如此？騙得自己胡裏胡塗的，他依然是不照面了。氣得她欲哭無淚，欲訴無門，然而這尚不是常務之急。目前所最成問題，就是這公廨的欠帳，欠的雖然不多，可是夥計一天代表掌櫃，來催一二次不止，不還他們一點，可也不是道理。郭碧蓮想到這節，她祇得忍氣吞聲的想了一條下策，自己帶出來的衣物，尚有幾件，送進了長生庫，以渡難關。這問題姑且解決了，郭碧蓮還不死心，又三番五次的，給校對員通了幾回電話，電話是打不通的，再去找上門，尋求了蔣鐵成，那蔣鐵成也是仍然不在家，僅僅的由他的母親，或者太太出來，回說一句：「不在家，有甚麼話留下，他許多日子，不回家來了。」郭碧蓮看了蔣鐵成家裏的窘態，又看了他母親妻兒的苦況，她不用說拉不下臉皮來說，就是拉得下臉皮來說，她也不忍出口，沒奈何祇好有眼淚往肚裏嚥，回說一聲沒有事，她又回來，從此她漸漸絕望了，益發放浪形骸，每天足跡踏到崇文門內東邊的小胡同。那崇文門內，東邊的一帶小胡同，有的固然是正經住戶，有的却難免是害羣之馬，在那裏經營着非正當的事業，郭碧蓮常去的一家，就是那校對員曾經帶過自己去去的。起初她尚存着一星半點的希望，盼着在其中，尋到那校對員。後來她尋不見那校對員，和人家打聽，也說不出所以然，她可是離不開這裏了。原來她吸鴉片，一天起碼也要三四口，可是一改了吸白面，可以比上鴉片烟，省了一半，這時正因

爲她在經濟困苦的時候，真是再相宜也沒有了。所以她常常的到這裏來。因爲白面固然是任其他方面，也可以弄到，可是不及這裏的方便，并且沒有錢了還可以用東西去抵押，郭碧蓮這樣常來常往的，沒有幾多時日，她的雅片烟癮雖去，白面癮又來。這宗癮並且大非雅片可比，一犯上來，鼻涕眼淚流個不止，一時也耐它不得。郭碧蓮這簡直是英雄無了用武之地，她的白面癮，越來越大，錢東西，是越來越少，眼見得剩了渾身的衣服，肚內的乾糧，就要潦倒窮途，淪爲乞丐。每月固然有她的生活費，可是尚不夠她十天的白面，而且她的父親又恰於此病故時，這正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勉勉強強的，將他父親發送了，不料她的母親，又病倒了。就這樣的，經過兩番波折，郭碧蓮已經變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哀女，她家裏的姑娘，又那裏容得下她？早一個人席捲家私，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享清福。担是郭碧蓮的苦頭可來了。她爲了吸白面不能不進城來住，爲了吸白面，不能不每天出入東城的小胡同，由於每天出入那小胡同的白面房子，於是乎也認識了幾位白籍的男同志。在那白面房子裏，本是男女打破界限的，郭碧蓮正在窮極無聊，自然容易情投意合。其中最和她說得來的，要算是那位名字叫黎煥章的了，黎煥章是一位政治會議的錄事每月可以有四十元進款，家裏又是小康，祇是個人有了這宗不良的嗜好，所以才天天到這白面房子裏來。他和郭碧蓮之認識，是由於郭碧蓮白面癮發，想吸沒有錢。而那黎煥章，却是想和她接近，沒有機緣，因是兩個人起初是郭碧蓮揩黎煥章一點油，借他幾口白面吸，後來屢借無還，黎煥章不但不從嚴催索，反而情甘樂意，時常叫來酒菜，和她大吃大喝。慢慢的也升堂入室，到她的公廨裏走走，郭

碧蓮這回總算學得乖覺了。她爲了避免並蹈覆轍，下了決心，不肯輕輕的，將這身軀獻給他。直到黎煥章爲她顛倒夢寐，追求她，到了最後一階段，她才不慌不忙的，提出一個鄭重其事，條件，就是：「請出證婚人，主婚人，介紹人，約會親友，正式的舉行我們的結婚典禮。一黎煥章在他的家庭裏，本來也不是一塊好貨，所幸還有政治會議裏的錄事進款，不算是全無收入，其實他的父母親，早將他看做棄材，隨他如何如何，絲毫不加理會，就是郭碧蓮。也主張隨從新式潮流，倘然是結了婚，當然談不到大家同居。於是黎煥章在允許了郭碧蓮結婚之後，他們沒有一兩個星期的光景，居然在大興公寓裏，借了一個房間，他們結婚了。當日的白晝，少不得有那黎煥章的狐朋狗友，大家捧場架弄的，前來熱鬧一回，到了夜晚，黎煥章不知如何，竟然發現了她和蔣鐵成從前的秘密。那郭碧蓮少不得泣涕陳詞深自懺悔，央求黎煥章，不咎既往，此後有生之日，俱是戴德之年，決定和他，一心一意，永無他想，黎煥章縱然大有作爲，到此時際，他也是祇有嘆了一口氣，算做目不識人：上當一次：話雖如此，郭碧蓮畢竟是兢兢業業，一改作風，克守婦道。從此羅敷有夫，不再做其他的思想了，可是天下的事，平地尚起風波，那有十全十美的道理。在她和黎煥章結婚，不到半年多，那黎煥章便因爲當局禁止吸白面的法令一通行，他是一個公務員，首當其衝，因爲避免要調驗，而不得不辭職。丈夫失業了，他們的命運，漸漸的，走上了絕途。每天的白飯問題，尚屬第二，白面的問題，却不能不首先解決。錢花完了，漸漸的就以典當出之。這時候他們夫妻的足跡，常常因爲尋朋友借貸，或吸食白面，而踏到東北城的一條油豆胡同的德行里。德

行里內第十一號門牌，是一個大雜院，其中的神秘，不言而喻。他們來的目標，便是十一號北房裏住的一家姓趙的，是一個開煙館白而房子的商人，到他們這裏所爲過癮。日子多了，那姓趙的不敢如何讀待了照顧主，同院的一家，姓朱的隣居，却由他二人身上起了歹意。姓朱的一位胖太太，看了郭碧蓮的模樣，雖然憔悴一點，畢竟是可以擦胭脂抹粉補救的，一天她手托着鴉片烟槍，向她的兒子笑道：「孩子，不用着急！米飯過幾天，不是都沒有了麼？媽媽的黑飯，也祇夠吸四五天的了，這都不肯發愁，眼前有個金元寶，我們祇要伸手，就可拾起來。」她的兒子，也是窮極無聊，極盡潦倒之能事的一個混混，聽了當真的，將兩隻迎風流淚的砂眼，霎了一霎，眼前那裏有甚麼元寶？僅僅的是一領破炕席，和一隻紙罩的洋燭，一隻毛竹桿洋瓷瓶子的烟鎗，以及零零碎碎的一份鴉片烟具。他看明白了，不由笑道：「媽，你又窮開心了！這是一條平空起造的新弄堂，又不是甚麼王爺府的大房屋，難道還能從地下牆裏，刨出甚麼金銀元寶，金條，銀條？這真是一相情願的夢想。」他媽媽朱太太見他

不信，她只微微的，笑了一笑。把手裏的鐵烟籤，一翻一轉的，燒着鴉片烟，一面笑道：「你不信？是真的呀！——她兒子朱大爺一聽，這真是說夢話，還不承認是假。便道：「媽，你說說，這金元寶到底在甚麼地方？只要有其事，我又何樂而不爲？先有了你的棺材本。」那朱太太吸了一口鴉片烟，喘喘氣才笑道：「你沒有看見對面趙家常來的那一夫一妻麼？那男的不說，女的若是運到綏遠，少說也要值上千八百，那不是一個金元寶？」說着，她的手旋下烟斗，用一個斗挖，一下一下的去挖。那朱大爺聽了，這才曉得母親又把那隣居常來的女

記者郭碧蓮，看做一口飯，生要拿來糊口。他聽了，頗頗的，不以為然。苦着臉兒，向朱太太道：「媽：我一個人的媽！你老人家別竟幹這傷天害理的營生了！你只管你吸雅片烟，有了本錢，全不爲兒女前途設想，俗語說：遠在兒孫，近在自身，你不爲我和你本身打算，還不想：你的幾個孫女。」朱太太一來就怕兒子阻撓自己的事業，今天剛才興興頭頭的，告訴他這番情由，方以爲大利可圖，全在手腕之運用，她的希望這回母子至少可以合作了，焉知道兒子又來談甚麼因果報應？便氣不從一處來，將煙斗和斗挖，一把丟下去了。變臉罵道：「你這東西，太渾蛋了！我傷天害理的，賺到了錢，那一回不曾分潤過你們夫妻，又不是我一個人獨吞，你倒罵起我這媽媽來了！你好小子不用沾我的光，帶着你的老婆孩，滾出去自掙自吃，不認我這傷天害理的媽媽，算你小子有種。」這話說完了，她已爬起身來。戟指相向，一疊連聲的，趕他出去。朱大爺究竟是怕母親的，他母親發怒，不敢再惹氣，慢慢的起身，縮去他的屋裏。這邊的朱太太氣不能出，她一個人對着雅片烟燈，自言自語，喃喃的，還是漫罵不已。那朱大爺的妻，朱大奶奶忽然笑微微的，從他們屋裏，走了過來。看見朱太太橫臥烟榻，怒態可掬，她便一歪身，也坐在煙榻的邊上。笑道：「媽，您吸完了麼？我給您收拾煙傢伙。」朱太太生平祇是不滿意自己的兒子，對於這個克盡婦職的孝順兒婦，尚不肯拉下臉來斥責。她祇嘆了口氣道：「氣死我了。」朱大奶奶連忙道：「又是您兒子氣了您麼？剛才我還聽見這邊，又說又笑，忽然他氣囊囊的過去，一頭躺下，不言不語起來，我就知必有緣故；原來他又氣了您。來，我給您捶捶腿，揉揉胸口。您和他，倒是因爲甚麼呢？」

一說時候，她的手上去，便替她揉着胸口。朱太太看了這樣賢慧的兒媳，她還有甚麼可說？少不得將自己所懷抱，向她說了。朱大奶奶笑道：「這就是了！那小子沒有良心他吃水忘了淘井的，當初若不是傷天害理的錢，養得他這樣大，他也配有今日！得了，他沒有良心，我是個聽話的，您把這副千金担任，交代給我。」朱太太聽了，兒媳不但派她丈夫一身的不是，又來挺身而出，情願担起責任，她已笑了。說道：「好孩子，我以後祇當沒有兒子，拿你就當我的一個女兒。說着，她又教導了她一番，朱大奶奶意領心會，腹有原則。眼看又到了一天，那朱太太忽從外走來，悄悄的道：「郭碧蓮來了。」那朱大奶奶本不是一個好貨，她情願助桀爲虐，幫同婆母發財，又管得甚麼時除功德行？所以她聽了趕緊的，略一修飾，問明白朱太太，是在那賣白面姓趙的房子裏，她連忙裝做有意無意，台步工穩，舉止安詳的，上腳踏進那北房裏來。則見那郭碧蓮一個人，在那姓趙的屋裏，和姓趙的正在說甚麼難解決的話，糾纏得不可開交，看見朱大奶奶一進來，他們二人的口，同時閉住了，再也不說，朱大奶奶見此情形，莫名其妙，她祇得向那姓趙的招呼了，又向郭碧蓮也笑道：「您來啦！」郭碧蓮正巴不得有一個熟人，前來解圍，她和朱大奶奶又素常見過面，看她進來，連忙也笑道：「大奶奶您早吃過了？您瞧，我也不瞞您了！您大兄弟他病了，出不來，沒有那東西，他癱得難受，我來給他除一點，回去好過癱，誰知道趙先生偏不除，這不是要我們夫妻的命？」說到完了，郭碧蓮再也笑不上來，她已掩面飲泣起來了。北京女人對於朋友，稱呼自己的丈夫，總是說您大兄弟，這自然說的是那黎煥章了。朱大奶奶一聽，妙的很這正是個好機會

，她剛要問那姓趙的，那姓趙的已自說道：「大奶奶沒有您不聖明的，我們幹這犯法的勾當。成大頭上頂着雷，担着諾大的罪過。究竟了，小本經營，又賺得了幾何錢？黎先生他欠了我們，零零碎碎，已經五六塊錢了，今天又要除一塊錢的。我們祇顧了交朋友，難道把嗓子眼紮起來，不吃不噓？一朱大奶奶聽罷他們兩面之詞，她明白了。這時候義不容辭，她急令他們少安勿躁，然後她走回她們的房裏，如此長短，向朱太太一說。朱太太也決無思索，便摸出一隻洋錢來，朱大奶奶托在手裏，又走到姓趙的屋中。笑道：「你們兩方面的苦衷，我們聽着都很對。不過病人比甚麼都要緊！我們多了不能幫忙，湊巧。大兄弟的薪水下來了，一塊錢還拿得出來。先拿這個去治病要緊，幾時富裕了，再還我們不遲。」朱大奶奶說着，她的一塊大洋，業已交給姓趙的，讓他去包一塊錢的白貨，給郭碧蓮。姓趙的鬧得很不好意思，說道：「這倒叫大嫂跟着麻煩了！」郭碧蓮尤其的不得勁，說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？」朱大奶奶催着姓趙的打點好了白貨，和郭碧蓮又到她的屋裏小坐，一面笑道：「這沒有甚麼？小意思！大家都是朋友。」又問她的丈夫是甚麼病可曾請了醫生看過？」郭碧蓮的丈夫，其實何曾有病？他不過是得的「見不得人」的病！欠這白面房子的錢太多了，還是一時還不起，癮又犯了，夫妻二人癮極無聊，這才想出一條裝病計，其實，那黎煥章正是和硃砂痣戲上的病鬼一樣，那病鬼是見了銀子，病就好了，黎煥章也是一見白面，他的病，就會痊愈何用醫生多勞？故此郭碧蓮見朱大奶奶一問，她觸動情懷，十分惶愧的，說道：「好大奶奶的話，他窮到這地步，癮不能過，飯不能吃，還請甚麼醫生看病，大奶奶，你倒把我們看重了。」

「說至此際，她淚珠兒點點，又濕透了胸前，朱大奶奶肚裏得意，她乘機的入步道：「你們二位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呀！他是沒有事情做了，你也可以找找事情做。也不能坐着，等着餓餅往下掉是不是？」郭碧蓮聽道做事，她由不得勾起自己在石頭報所遭的打擊，禁不住愈增傷感。她痴思着，嘆氣流淚道：「做事？我可嚐過做事的滋味了。女人那能做事呢？」朱大奶奶笑道：「不能做事，也要想辦法才是。我以為像你這年輕輕的女人，一朵花還沒有開透，甚麼法子不能想，偏偏的跟着一個窮鬼，受這樣的苦，這未免太傻了。」朱大奶奶這話單刀直入，說得太冒昧了，她一面直視着郭碧蓮，怕她要惱。焉知那郭碧蓮嘆了一口氣。她的臉上，隱隱的，泛出兩朵紅雲，低下了頭，此外就無他表示了。那朱大奶奶情知事有可成，這小妮子芳心已動，她有心在住下說，又一想：這不是甚麼小事，不可太急進了，她便拍着她的肩頭道：「好，你快回去，給病人過癮要緊，別聽我胡說了。」郭碧蓮謝了朱大奶奶的資助，她懶洋洋的，走出門來，偷偷的，自己揩了一把眼淚。回到公廨一看，那位黎煥章蜷伏在被堆裏，縮成一團，流了一臉的鼻涕眼淚，好像是一息奄奄的死人一樣。郭碧蓮叫了他一聲：煥章！他才睜着眼睛苦笑。有氣無力的問道：「寶貝來了麼？」郭碧蓮急將那包白貨拿出，爲他製造好了吸用的套筒式的香烟，遞上前去，笑道：「寶貝來了，你快過癮罷。」黎煥章一看見那白面，還不會吸，他業已精神陡長，爬了起來，揉揉眼睛，笑道：「我們今天的裝病計，果仍成功，你怎麼使他發了善心？」郭碧蓮伺候他吸了幾口，自己也吸了兩口，她這才詳細細細的，告訴他經過。她道：「若不是朱大奶奶見義勇爲，那狼猴那

裏又肯賒給我們？」黎煥章聽了，也祇有嘆息不已。郭碧蓮想起那朱大奶奶和自己說話來，他禁不住半取笑道：「真的，像你這樣窮，差一點的女人早變了心。這話真不能怪她說，這是一班普通的女人心理！」那黎煥章見她有所感觸，他倒有機會，發表他的意見了，因笑道：「我以爲與其你和我這等受窮，何如你另覓生路？她能說這話，何嘗不是你的好朋友！」

「郭碧蓮聽了這話，她的兩頰又紅了。看了黎煥章，莊重神色道：「你的話錯了，我這女人可是上過當的，還曉得從一而終，做女人的大道理！我不能學一般沒有出息的女人，有了吃了沒了散，你說這話，簡直是在罵我。」說至此，她的眼圈一紅，險一些就哭了。黎煥章有了這一個風塵知己。他聽罷自然也甚贊嘆，便瞎的一聲道：「是我的不對了！但是我還是無可如何的，一句良心話，我覺得我連累你受窮，實在對不起你。」郭碧蓮吸着口白面，呆呆的，望着屋中頂棚道：「大丈夫何患無錢？誰也有走運，誰也有倒霉的時候！我現在不盼別的，祇盼着你快快的運轉時來。黎煥章探探頭道：「談何容易，談何容易！」郭碧蓮放下眼來，看一看他，說道：「不這樣盼着如何？難道讓我們出去行搶行劫去？你要曉得，那是槍斃的罪名咧。」黎煥章道：「並不是要去明伙，我們如果心眼一活動，馬上便有一個救急的方法。」郭碧蓮急問他計將安出？黎煥章笑道：「我說出來，你可不要着惱，我完全是實心實意，並無二念。我思那朱大奶奶言中有物，決非無意而發，否則她絕對非親非故，不肯給我墊出一塊錢，我們何不來一個計就計？」那郭碧蓮見他說得太遠了，她不由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心髒了。人家完全是好心好意，怎說是轉別的念頭？像你這樣人，真是狗眼看人

低。」黎煥章嗤嗤作驚笑道：「不信？你明天再去試試看。告訴你。這年頭，誰能夠白給誰幫忙？」郭碧蓮疑信參半。當日的一塊錢白貨，夫妻二人少不得大吸特吸，第二天又沒有了。郭碧蓮和黎煥章一商量，黎煥章教給她一套言語，令她仍去那德行里，藉此試驗那朱大奶奶一下。郭碧蓮無可如何，她祇得拉長了面皮，又跑來這大雜院。如計而行，這回不到姓趙的屋裏，先到那朱大奶奶屋，謝了她昨天的幫助。又說道：「大奶奶，我們真是沒有法子了！我跟那窮鬼，過得夠了。昨天過了，還有今天，今天過了，還有明天。這過到幾時是一站呢？」朱大奶奶曉得那話兒大有希望。她笑了笑道：「我昨天沒有說麼？像你這就是太傻了！」郭碧蓮道：「大奶奶，你說；我怎樣就算不傻了？」朱大奶奶陰惻惻的笑道：「這年頭，不能講從一而終了。凡事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萬勿拘泥成見才是。總之，你現在不管如何，也是和姓黎的夫妻一場，難不成因此還顧了自己，忍心拋開他不管？現在只要有一個兩全辦法，你們不難雙方都可樂意。」郭碧蓮自然進一步：向她討教，是何兩全辦法？朱大奶奶笑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必存着客氣了，彼此姊妹要好，何用存着二心？這話不是我看戲流眼淚，替古人擔憂，像你們如此鬼混下去，真不是辦法。不如早早的，見機而作，但得有一個小財主，肯花些彩禮，娶你過去，你們雙方都如魚得水了。」郭碧蓮一聽朱大奶奶的願望，原來如此，她的粉面，也羞紅了半邊，祇是笑道：「大奶奶，您真會拿窮人開心！我又不是甚麼黃花女兒，紅子紅瓢，可以有人轉我的念頭，我現在早成了殘花敗柳，不值一文文，還有誰來問過，真難為你替我打算，要使其麼彩禮，誰肯光顧呢？」朱大奶奶笑道：

「一啣！這話可外行了！你說殘花敗柳不值錢，天下可專門有娶改嫁女人的。他們還說：改嫁女人知道深淺，能夠疼人，不像小丫頭們孩子的氣，動不動就鬧脾氣呢。」郭碧蓮見她說得澈底，她也笑道：「大奶奶真是研究到家，這我可不敢做主，讓我去和他商量商量罷。」朱大奶奶也笑了道：「不是我說，幹別的外行，說個媒，拉個絳，我還可以來得。祇怕你們不願意罷了，如果願意的話，有豬頭不愁我找不出廟門來。不過，這不是冷手抓熱饅頭的事，須要慢慢物色，有合適的才行咧。」郭碧蓮聽了，她的臉都紅了。兩個人談了一會，郭碧蓮此來，目的是爲了除白貨，探聽她的口氣，僅僅的是一個附帶着職務，她仍然是要提出先決問題的，於是笑道：「大奶奶，我就依你，這方面全無問題，祇聽他那邊的意思了，大奶奶，我們昨天的難關已過，今天又來了。」說時，她已不像方才那樣害羞，臉上新紅盡褪，祇有微笑。朱大奶奶忙不迭應道：「有，有，祇怕你不活動；你心眼一活動，比這個多的，全是你的，也就享受不盡了。」說畢，她果然又拿出一塊現洋來，親手放在郭碧蓮的掌心，又將手拍拍她的手，笑道：「兩塊了！我們也記着點好，不要忘了！你將來闊了，我們沾你光的日子，還在後頭，日子長着咧，郭碧蓮讓她說得一夥心，也自蠢蠢發活，她現在除了感激朱大奶奶，祇有等着回去和黎煥章商量了，當日她回來了，那黎煥章一問果然，朱大奶奶安心不善，他恨道：「好一個干婆子，自看我這回，讓你們來個人亡財散。」郭碧蓮問他怎樣讓那朱大奶奶人亡財散？黎煥章吸了一口白面，眼望着她，又自笑了道：「這話，又說回來了。這一回的事情，問題全在你一個人的身上。你若沒有打準定驚星，我在你後面，把勁

頭使到甚麼程度，也是枉然。所以全看你的了。」郭碧蓮正色道：「你難道還不相信我？我說過不是一次了。」黎煥章見郭碧蓮再三聲說，乃告訴她道：「碧蓮，你不要以為朱大奶奶的話，說說完了。她的處心積慮，決不是一天，不過今天給她一個機會，所以她便提起來了。如此我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不妨來它一個將計就計，給她一個苦頭嘗嘗，人財兩空，」郭碧蓮道：「她轉我的念頭，自然非是一天了。可是我們計將安出呢？」黎煥章也正色道：「祇要你能夠從一而終，那就好辦。你不會進一進她，聽她若有合適的，馬上答應她，騙她一筆錢來，遠走高飛，所謂弄她一個人亡財散？我們兩人跑去一邊，也夠花些日子了。」郭碧蓮猶豫道：「沒有這們容易的罷？」黎煥章道：「你不信，且去看她明天的呀！明天你再去問她，恐怕她便要說正經的了。」郭碧蓮無奈，第二天又照例的前去。那朱大奶奶果然，就在談話不久，提出問詢道：「你們的事，商量了沒有？」郭碧蓮混到這步天地，她尚有何說？祇可拉長了面皮，笑道：「大奶奶真會說：就算是我們商量好了，那裏又能這樣湊巧？」朱大奶奶見她的話風鬆動了，她也笑道：「甚麼就算商量好了呢？簡直的已經商量好了？告訴你天下男人都沒有良心。誰聽見有幾百塊錢使，誰也就不管甚麼結髮之情，糟糠之義了！又何況一個白面鬼？」郭碧蓮饒是不害羞，她的暈紅又已上頰，笑道：「大奶奶，您真是將我們吸白面的罵苦了！」朱大奶奶也笑一笑，又端莊神色，對她道：「你聽我說：這話不是騙你。昨天我們這兒，由綏遠來的人說：那邊正好有一個白面老販子，現在積有三四萬家私，打算洗手不幹了，討一個老婆，養老送終，過他下半世的好日子。這位先生也很特別，非娶北

京的老婆不可。因為甚麼呢？他說北京的女人，能吃苦耐勞，並且做得一手好菜。你聽聽好麼？」郭碧蓮笑道：「我可做不得菜呀！——朱大奶奶道：「費話！連我也祇會蒸個饅頭，烙幾張餅，誰會做甚麼菜？你過去，他還不雇人伺候你？」郭碧蓮道：「那麼他打算多少錢的彩禮呢？」朱大奶奶笑道：「傻子，人家也要看看你本人是不是？你同意了，我們到一趁綏遠，給他一看，沒有不成的。」郭碧蓮聽說要到綏遠，她覺得也甚詫怪。說道：「這就難了！成不成事情是八字沒有一撇，九字沒有一勾，我們先老遠的，跑到綏遠去？」朱大奶奶笑道：「你不明白？這也就好比買賣貨物一般：人家不見東西，那有就成交的道理？你想想是不是？」郭碧蓮沉了一下，她又道：「那麼人家看了我，若是不成呢？」朱大奶奶咳了一聲道：「你這人，可也就太胆小了！既是提到這裏，拿我的眼力，沒有看到八九成，如何敢說？這話提也說到這裏，如果不成，路費由我担負，不讓你受損失，你祇當逛了一趟還不成？」郭碧蓮慚愧笑道：「這話可也就不足為外人道了！我們誰若是有到綏遠的路費，誰也就不再改嫁人了！」朱大奶奶拍着胸膛道：「這也交代我們的身上，我們既要去，路費自然由我們墊付，等你的錢到手，再為還債不遲，」郭碧蓮聽到這裏，她也沒有甚麼不可，祇是好笑！當時她免不得又向朱大奶奶借貸一元，買了白貨，惹回公寓，向那黎煥章一提，黎煥章聽說是綏遠，他也自沉吟，可是一想自己的窮態，又不禁潸然淚下道：「碧蓮！我是很抱歉的，你和我好一場，受了若干的委屈，才有今天，既是如此，你不如索性改嫁了，倒也乾淨。」郭碧蓮本是一個喪失了處女寶的女人，得到這一個丈夫，有甚麼不心滿意足？自己祇有敬奉

維謹，以贖自己過去之罪過。她聽了這話，心如刀絞，說不出的難過。叫對煥章道：「你太看不透我了！我是已經上了當的，此後都是我改悔的時光。我不能因你困窘一時，而忘了你待我的恩情，落一個忘恩負義，我要做一個全始全終的女人，煥章！你如不放心我，就打消此議，做爲罷論，有何不可？」那黎煥章見她吃心，他不敢再說，連忙破涕爲笑了。說道：「這是一句戲言，你可不要認真，講正經的罷。」郭碧蓮少不得和他秘密計議一回，怎樣的到了綏遠，得了彩禮，先全數匯給他。怎樣的但得空閒，先抗那老頭子一頭，非弄成他家產盡絕，好作他們下半世的消耗，一切俱已有了相當的規模，黎煥章又灑淚囑咐，說了若干的閒話，郭碧蓮次早，又跑到德行里來。那朱大奶奶一聽他們完全停妥，這正是大功告成了！她當日敷衍她先回去聽信，即來婆母面前報功，那朱太太一聽，她哈哈道：「果然我的媳婦，也是拉馬的能手，也正好同院的湯太太，給我說活動，答應帶她到綏遠謀生計，祇是這筆路費呢！」欲知路費何出？請閱下回。

第四回 波冷月無聲啼殘歸去 曲終人已遠開到江離

且說；朱太太又說：有一位湯太太，可以同路前去西北，不過路費方面，煞費周章，這就好比萬事俱備，祇欠東風一般，少不得提出，做一個先決問題。那朱大奶奶到底是她的一個好媳婦，錦心繡口，慧質天生，她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媽你何必發愁？這不是好辦而又好辦的事麼？每次我們去東北，西北，是怎樣去的呢？這回來它一個照方吃炒肉，不就結了麼？」朱太太笑道：「我何嘗沒有這打算，又道是重車熟路，一遭生，兩遭熟，何況這路，已不知

走了多少遭？不過這一回，比較每一回都費錢呢！」朱大奶奶道：「這一回用多少錢？」朱太太屈指一算，說道：「怎樣算，也要四五十元，三個人的路費，不能少帶了，致啓她們的疑竇。你想這一下四五十元，我們同院的鄰居，焉能湊得來？每回我們用上二十元，十五元，他們還搬山似的，着了大難；這回要多出一二倍，這辦得到麼？」朱大奶奶笑道：「每回你我借他們路費二十元，回她可永遠變成三十元，四十元，加倍奉還的。這次何不前去說一說，他們存我們的利息，就可觀了，一朱太太讓兒婦一說，她也就前去碰碰釘子看。那些隣居一聽，她這次是又去西北催租子，收紅利去，他們各自明白。明人又何須細講？所以他們各自爲了有厚利可圖，也就不管她借的，是多是少，拚命的加緊籌措，不上半日的功夫，就已籌出四十三元，不零不正，和朱太太所需要的，上下差不了多少，這真算連他們掏心窩子，一枚刮砂子的錢都搜尋到了。朱太太得到如是的结果，她非常歡喜，少不得連夜的籌備，第二天便已諸事停當，郭碧蓮再來，她們便向她提出啓程的問題，告她馬上便得上路，不要錯過了機會，讓別人捷足先登，下午六時便有一趟車呢。郭碧蓮也料不到此事之成，如此急促她急忙又弄了一點白面回去，告訴黎煥章道：「親愛的丈夫！我自己要出去奮鬥去了，請你不要以我爲念，等我成功了，自然有信件到來，你不要不放心呀！」黎煥章聽說她要走，他也料不到如是急促，立刻又落了幾滴眼淚說道：「你走了，我也不管了，看你對我的，愛情如何罷？」郭碧蓮安慰了他一回，夫妻二人，相對悽然，寡歡半響，她又告他路費等等，都是姓朱的湊齊的，人家可算仁至義盡，自己爲了夫婦的關係，將來事情做出來，也就管

不得對得起她，或對不起她了。黎煥章又盡量的鼓勵她一回，夫妻酒淚而別，郭碧蓮回去，那朱太太已整裝待發。見她回來，便問她道：「怎麼樣？你和你爺們辦好了？」郭碧蓮應了一聲，朱太太便又介紹她那湯太太，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徐娘，年雖半老稱得起風韻猶存，穿一件駝絨袍，十分漂亮，據說她是一路前去綏遠謀事情去的，大家搭一個伴，即時啓程。郭碧蓮知道這位湯太太，是在本院的住鄰，自己常來常往，也會過她，不過以爲她是一個放蕩無羈的寡婦，這一去未免可疑，末後想到謀職業的一層，也就過去了。三個人，和朱大奶奶作別，出門僱好洋車，逕奔西直門車站。朱太太先去，買了車票。車上，種種樣樣，全是素所未見，她覺得甚有興趣！那湯太太光景，也像沒有出過門，她不住問郭碧蓮，此去綏遠，可有甚麼事？家中都有甚麼人？郭碧蓮不好意思答她實情，她祇笑道：「您問朱太太，朱太太都知道。」朱太太聽了，趕緊的替郭碧蓮答覆！說她也是到綏遠謀求職業，人家可有資格，是中學二年的學生呢。湯太太笑道：「噢！原來是同志。」郭碧蓮却有些赧然，自己去綏遠等於賣身，何言職業？朱太太要如此說，又有何辦法？火車轉眼已開，車中人物，爲之一靜。那朱太太閉目養神。她不大理會火車中的情景。那郭碧蓮湯太太二位，皆不曾出過遠門的，她們坐在火車上，或許尙是第一遭，所以看了那火車一開，老大的古城，隨着火車向後慢慢的退下去，她們不禁都起了留戀惜別的念頭，各人心中，有各人難言之隱。那朱太太過了一會，眼睛微微的一睜，看見她們二人的眼圈，各都紅暈暈的，面面相覷着，不做聲。她不由驚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因爲甚麼哭了？」郭碧蓮和那湯太太給她一言道破，各都不

好意思，她們互相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我們沒有哭呀！沒有！」朱太太如何不明白這是人情之常？她笑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！當我第一回出門，離開北京的時候，我也是心難過至極了的！可是後來，來來回回的，跑慣了，可也就視以爲常，無足傷感了！你們二位還嫩着呢，幾時練到我這樣老練，就算成了！」郭碧蓮聽了，不由問道：「您常去綏遠麼？」朱太太毫不遲疑的，應道：「常去」，那湯太太也笑道：「朱太太是一個財主，在東北西北，有若干房租，商業，每年不定跑幾回去收租咧！」郭碧蓮也笑了，他們隨便談看，火車到了小站，隨便買點吃食，吃完了，又嗑茶，那朱太太是以火車爲家的，她呼呼已然入睡，郭湯二人如何睡得？她們睜開兩隻眼睛，祇是看看別人睡，自己却一個盹也不能打，那時候的平綏鐵路，是糟到極點的，車輛破舊，時間不准，並不如今日之修整，所以火車在半途中，不知零零碎碎，停了若干次，耽誤了若干時間，直到天朦朧亮，忽又停住了。那車上下一陣大亂，有人說：「張家口到了」。朱太太睡夢中，也給這幾聲，驚得醒了，她慌忙睜眼道：「到了，下去，下去，那湯郭二人不由疑惑道：「到了麼？剛到了張家口呢，」朱太太收拾收拾手下物事，拉着她二人便走道「到了，這裏下了，還要倒一回車呢」。湯郭二人也自由她，走下車去一看，站台上黑壓壓的一片，盡是腳夫，和旅店的招待員，在那裏山嚷怪叫。朱太太將手中的東西，交給一個旅店的招待員，一手拉這湯太太，一手拉着郭碧蓮，向外便走。郭碧蓮見狀忙問道：「還要住店麼？」朱太太並不答話，祇點點頭。轉瞬她們已跟招待員出了站台，所幸走不甚遠，那旅店就到了。祇見旅店小小窄窄的門戶，一派破舊的房子，裏邊的夥

計，都和朱太太熟識。他們招呼道：「朱太太，您來了！」一片聲歡迎，領了她們進一間小房間坐下。郭碧蓮一看這房間，還不如自己住的小公廬，骯髒極了。她看了，祇有莫明其妙。那湯太太也不甚明白，他們二也便隨鄉入鄉，聽着人家的擺佈。朱太太是一個慣家，她進了門，又令夥泐菜，打臉水，買點心，忙亂了一陣。隨後她不謙不讓，一個人就臉盆裏，拿一塊豬油膩子，洗起臉來。臉洗完了，她也沒別的說的，先拿着那買來的點心，燒餅油炸鬼，自己吃着，又讓着那郭湯二人吃，笑道：「不要客氣，隨便吃一點，喝茶。」郭碧蓮也吃了一些，呷了口茶，不由問道：「朱太太，我們在這裏有多久耽擱？幾時就再上火車，往綏遠去？」朱太太把燒餅油炸鬼吃了一套，又吃一套的，說道：「不然，我們去綏遠不去，不相干！一會就有人來，我已通知了，他們是派了人來這裏看的，成的話，你們二位跟他們去綏遠，路費等等有他們担任，我的責任，就算卸脫，也省掉我跑老遠的一趟。」說完了，她聳着眉頭，微微一笑。郭碧蓮聽了此話，與他一下火車的話，又自不同，她便老大疑惑起來。那湯太太也莫知所以，她秋波一閃一閃的，祇顧看着她二人，停了一停，郭碧蓮忽然一站起來，將手一拖湯太太笑道：「我們都是叫一回來張家口，來，我們逛一逛去也好。」一話言未了，朱太太劈頭一攔道：「你們幹麼？」郭碧蓮看他這時候咄咄逼人，并不似在北京時候的和靄，她也有些害怕，便道：「我們乍來張家口，外邊風風光光，全沒有看過，我們出去逛一逛，行麼？朱太太推推搡搡的。將她二人請回原座坐了。笑道：「這還有不行的？」不過，聽我告訴你，人家一會若是來了，可怎麼辦？就是逛，也沒有一早起逛的要到午後，才可以行。下

午我帶你們去這裏也有熱鬧的地方，電影院，戲園子，比北京也差不多呢。一郭碧蓮見她這話，極有道理，而且是笑着說的，她便也笑着作罷。那湯太太原來就沒有打算出去，她見郭碧蓮不去，當然也以她為依歸，兩個人都不出去了。那朱太太攔下了她，卻又特別的和氣起來，她連忙的令夥計拿香烟給她們吸，又吩咐好生預備一頓早餐，大家一會吃，不到一盞茶的時光，那邊夥計忽喊聲：有人找，引了一男一女進來。這一男郭碧蓮不大認識，三十來歲，穿了一件黑呢大衣，刮骨臉，頭戴瓜皮小帽，流氓氣十足，那女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白髮老太太，郭碧蓮却在北京看見過，原來是朱太太的母親，朱大奶奶的姥姥郭碧蓮看了，心說：怪呀！這老太太跑到這遠作甚？男的又是何人？她正在不明白，那朱太太已笑道：「你們來啦！請坐請坐。」說着，她又給郭碧蓮湯太太二人介紹，那老太太是她的母親，是無疑義，男的却稱呼為王當家的。郭湯二人自是躬身見過，那王當家的先將一雙賊光流動的眼睛，閃到他二人身上。看了看，不覺點了一點頭，對朱太太一笑道：「您早起剛到，火車又誤了點？」朱太太含糊答應，她隨向王當家的霎一霎眼，兩個人忽然走出去了，那老太太正在和湯太太一兜一答的說話，湯太太也疑她何以也跑出老遠？問她此來有何貴幹？那老太太攢着一張沒有牙的嘴，笑道：「我也是常到外邊來的，這邊的朋友頂多，我是無意中，和那位王當家的碰上了！」湯太太尚自不知深淺，問她那王當家的，究是何許人？郭碧蓮她早看出勢頭不對，這時候不必究情，先去外邊看看要緊，她一個人懶洋洋的到外邊。一看那所謂王當家的，原來和朱太太，正在房門後，密密計議。她連忙側耳一聽，但聽那王當家的聲音，輕

輕笑道：「姓郭的還不錯，可以照上次的例子。姓湯的太老了，祇值頭一百五，二百就算頂了天。我都看清楚了。」那朱太太也笑道：「得！王當家的，有您一句話，就好辦了。」接着那王當家的，又低下聲音，至於不可復聞，向那朱太太不知啾咕些甚麼？那朱太太又模模糊糊的，說道：「這樣得了，事情是決定的了，睡多了夢長，這兩個不比別人，實在的扎手，一會，把錢帶來，我們財物兩交，下午我和老太太可就回北京了。」郭碧蓮聽到這裏，她不明白，可也就明白大半，這那裏是甚麼兒戲的？分明是要將自己和湯太太當貨物似的，論價出售了，她這一嚇，吃驚不小，趕緊的抽回身來。看那湯太太仍然睡在夢裏，和那位老太太家常禮短，談個不休，她便也暫不聲張。退到原座上坐了。那湯太太也是個知事的，她和老太太談道，已看出郭碧蓮出去又進來，面色大變神氣異常。她忙問道：「黎太太，你到那裏去了？」郭碧蓮強自忍耐着，笑道：「我出去看了一看，又回來了。」話言未了，那朱太太已笑容滿面的，走了進來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這可好了。」郭碧蓮心裏明白，故意問道：「怎麼好了？」朱太太將手一招郭碧蓮，又向後一退，那意思是要她出去，方好對她去說。郭碧蓮這時可不管甚麼？她要說話了。便將臉一放道：「朱太太，您有甚麼話？當面說；又有甚麼？應當怎樣？還是財物兩交，快一點的好。我們扎手。睡多了夢長。」朱太太猛的一聽這話，都是自已在外邊，和那王當家的說的，她不由一驚道：「黎太太，你這話是怎麼說呢？我聽不明白。」郭碧蓮道：「我怎麼說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還不錯，可以照上次的例子：姓湯的太老了，只值個一百五，二百就算頂了天。」朱太太越聽越詫異，她已料出

有蹄類與
靈長類

高等哺乳類。除上所述外。尚有二目。曰有蹄類 (Ungulata)。曰靈長類 (Primates)。前者包含最有用之家畜。後者則人類亦列其中。今當分別言之。

有蹄類

[庚] 有蹄類。其哺乳類中之最有益於人者乎。所謂蹄者。蓋即爪之變形也。本類動物之棲處與生活。各要目俱不相同。有棲於熱帶之森林者。有馳驟於溫帶之平原者。有來往於寒世界之沙漠者。有上下於險峻之山谷者。有豢養於吾人之家園者。要皆以草為食。四肢有蹄。便於行動。腕骨掌骨皆延長。行時不著地。共分三要目如下。

長鼻類

(1) 長鼻類 (Proboscidea) 之生於現世者惟象 (Elephant)。非洲及印度皆有之。大。凡陸地動物。莫能與比。居於深箐密林。有堅厚之皮。重大之足。不足以免荆棘觸。故象雖無毛。而全體被有厚皮。且